國學基本叢書

# 劇說



國學基本叢書

# 劇說

焦循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引用書目

樂府雜錄『唐段安節』
輟耕錄『元陶宗儀』
猥談『明祝允明』
莊嶽委談『明胡應麟』
穀塵山房筆塵『明于愼行』
雲麓漫鈔『宋趙彥衛』
暖姝由筆『明徐光』
紫桃軒雜綴『明李日華』
塵史『宋王得臣』
四朝聞見錄『宋葉紹翁』
癸辛雜誌『宋周密』
都城紀勝『宋耐得翁』
水東日記『明葉盛』
教坊記『唐崔令欽』

名義考『明周祈』
道聽錄
復齋漫談『明許浩』
近峯聞略『明皇甫錄』
應庵隨錄『明羅鶴』
國初事跡『明劉辰』
宋史新編『明柯維騏』
霏雪錄『明劉績』
說圃識餘『王元徵』
齊東野語『宋周密』
樂郊私語『元姚桐壽』
谿山餘話『明陸深』
彙苑詳註『明王世貞』
客座贅語『明顧起元』

警心錄
武林舊事『宋周密』
碧雞漫志『宋王灼』
嘉祐雜志『宋江休復』
懷鉛錄
聞見近錄『宋王鞏』
金樓子『梁孝元皇帝』
委巷叢談『明田汝成』
明史紀事本末『谷應泰』
河上楮談『明朱孟震』
筆談『明張元長』
曠園雜志『吳陳琰』
蝸亭雜訂『徐又陵』
眞珠船『明胡侍』
西河詞話『毛奇齡』
錄鬼簿『元鍾嗣成』

鐵圍山叢談『宋蔡絛』
知新錄『王棠』
古杭夢游錄『宋耐得翁』
唐闕史『唐高彥休』
清波雜誌『宋周煇』
閒燕常談『宋董弅』
宙載『明張合』
錢塘遺事『宋劉一清』
書影『周亮工』
詩辨坻
曲藻『明王世貞』
留青日札『明田藝衡』
乁細錄
雕邱雜錄『梁清遠』
靜志居詩話『朱彝尊』
甌江逸志『勞大與』

冬夜牋記『王崇簡』
南窗閒筆
洛陽伽藍記『後魏楊衒之』
山居新話『元楊瑀』
春浮園偶錄『明蕭士瑋』
黎瀟雲語
邵氏聞見錄『宋邵伯溫』
隨事諷諫
南濠詩話『明都穆』
大園索隱
閒中今古錄『明黃溥言』
在園雜志『劉廷璣』
茶餘客話『阮葵生』
聽雨筆記
天祿識餘『高士奇』
譚輅『明張鳳翼』

天香樓偶得『虞兆漋』
睽車志『宋郭彖』
近事叢殘『明沈瓚』
芳畬詩話
堯山堂外紀『明蔣一葵』
香祖筆記『王士禎』
湧幢小品『明朱國楨』
歸潛志『元劉祁』
金陵瑣事『周暉』
古今女史『趙世杰』
玉壺清話『宋釋文瑩』
南園漫錄『明張志淳』
歸元鏡
詞苑叢談『徐釚』
酒邊瓚語『王鐘玿』
古夫于亭雜錄『王士禎』

隻麈談『胡承譜』
智囊『明馮夢龍』
鮚埼亭續集『全祖望』
池北偶談『王士禎』
說楛『明焦周』
鶴林玉露『宋羅大經』
臺閣名言『明張合』
虎薈『明陳繼儒』
菽園雜記『明陸容』
綿繡萬花谷
詞旨『明梅鼎祚』
宣和遺事
江湖紀聞『郭霄鳳』
湖壖雜志『陸次雲』
雨村詩話『李調元』
流寇長編

筠廊偶筆『宋犖』
菊莊新話『史承謙』
蓴鄉贅筆『董含』
板橋雜記『余懷』
西橋野記『明侯甸』
嫏嬛記『元伊世珍』
丹鉛錄『明楊愼』
徐文長集『明徐渭』
巳瘧編『明劉玉』
露書『明姚旅』
玉劍尊聞『梁維樞』
耳聞『明鄭仲夔』
此木軒雜著『焦袁熹』
磵房蛾述堂閒筆
西陂類稿『宋犖』
極齋雜錄

## 引用書目

宦游紀聞『明張誼』

今世說『王晫』

邊州聞見錄『陳鼎恆』

見聞錄『徐岳』

閒居筆記

葦航紀談『宋蔣津』

操觚十六觀『陳鑑』

諧史『明徐渭』

談芬『明徐渭』

夢蕉詩話『游潛』

# 劇說卷一

江都焦[illegible]

乾隆壬子冬月。於書肆破書中得一帙。雜錄前人論曲論劇之語。引輯詳博。而無次序。家居經史苦不能讀。因取前帙。參以舊聞。凡論宮調音律者不錄。名之以劇說云。穀雨日記

樂記云。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注云。獶、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獶或爲優。疏云。漢書擅長卿爲獼猴舞。是狀如獼猴。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正義云。優者戲名也。史游急就篇云。倡優俳笑。是優俳一物而二名。今之散樂。戲爲可笑之語而令人笑是也。史記滑稽列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又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于大道。然則優之爲技也。善肖人之形容。動人之歡笑。與今無異耳。

樂府雜錄云。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弄參軍。始自漢館陶令石耽。耽有贓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即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爲參軍誤也。

教坊記云。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舞。不點者即否。謂之進點。按今演戲。伶人呈戲目于

嘗客。以墨選之。曰點戲。仍古之遺稱。

教坊記。又云。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木爲假面。臨陣著之。因爲此戲。亦入歌曲。按今淨稱大面。其以粉墨丹黃塗于面以代刻木。而有是稱耶。然戲中亦間用假面。

輟耕錄云。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諢詞說。金有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國朝院本、雜劇。始釐爲二。院本則五人。一曰副淨。古謂之參軍。一曰副末。古謂之蒼鶻。鶻能擊禽鳥。末可打副淨。故云。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孤裝。又謂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見爨國人來朝。衣裝鞵履巾裹傅粉墨。舉動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爲戲。又有焰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簡耳。取其如火焰易明而易滅也。其間副淨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汎。教坊色長魏、武、劉、三人鼎新編輯。魏長于念誦。武長于筋斗。劉長于科汎。至今樂人宗之。

名義考云。今角戲有生、旦、淨、丑之名。嘗求其義而不得。偶思樂記注。如獼猴之說。乃知生狌也。猩猩也。山海經。猩猩人面豕聲。似小兒啼。旦狚也。猵狚也。莊子猨猵狚以爲雌。淨狰也。廣韻。似豹一角五尾。又云似狐有翼。丑狃也。廣韻。犬性驕。又狐狸等獸迹。謂俳優之人如四獸也。所謂獶雜子女也。末猶末厥之末。外猶員外之外。猥談云。生、淨、丑、末、等名。有謂反其事而稱。又或託之唐莊宗。皆謬也。此本金元闤闠談吐。所謂鶻伶聲嗽。今所謂市語也。生即男子。旦曰妝旦色。淨曰淨兒。末曰末泥。孤乃官人。即其土音。何義理之有。南戲出于宣和以後。南渡時謂之溫州雜劇。後漸轉爲餘姚、海鹽、弋陽、崑山、諸腔矣。道德錄云。元人院本打者一副淨。一副末。一引戲。一末泥。一孤裝。猶梨園之有生、旦、外、末、淨、丑、貼、七字之義。或云反語。生爲熟。丑爲好。旦爲夜。貼爲幇。淨爲鬧。末爲始。可也。若外爲內。則牽強矣。

莊嶽委談云。凡傳奇以戲文爲稱也。無往而非戲文也。故其事欲謬悠而無根也。其名欲顚倒而無實也。反是而求其當焉。非戲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汙不潔而命以淨也。凡此咸以顚倒其名也。中郞之耳順而婿卓也。相國之絕交而娶崔也。荆釵之詭而夫也。香囊之詭而弟也。凡此皆以謬悠其事也。近爲傳奇者。若良史焉。古意微矣。古無外與丑。丑卽副淨。外卽副末也。又云。今優伶輩呼子弟。大率八人爲朋。生、旦、淨、丑、副亦如之。元院本止五人。故有五花之目。一曰副淨。古之參軍也。一曰副末。又名蒼鶻。可擊羣鳥。猶副末可打副淨。一曰末泥。一曰孤裝。而無所謂生旦者。蓋院本與雜劇不同也。元雜劇旦有數色。所謂裝旦卽正旦也。小旦卽今副旦也。以墨點破其面。謂之花旦。今惟淨丑爲之。

樂府雜錄云。蘇中郞、後周士人蘇肥。嗜酒落魄。自號中郞。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爲戲者。著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

復齋漫錄云。張景交通曹人趙諫。斥爲房州參軍。累爲屋壁記。略曰。近制州縣參軍無員數。無職守。悉以曠官敗守。違戾政教者爲之。凡朔望饗宴使與焉。人一見之必指曰。此參軍也。當爲其罪矣。至于倡優爲戲。亦假爲之。以資玩笑。況眞爲者乎。

穀城山房筆塵云。優人爲優。以一人幞頭衣綠。謂之參軍。以一人鬆角敝衣如僮僕狀。謂之蒼鶻。參軍之法。至宋猶然。似院本及戲文裝淨之狀。第不知其節奏耳。

近峯聞略云。參軍至唐爲故事。名副淨。

雲麓漫抄云．近日優人作雜班．似雜劇而簡略．金官制有文班、武班．若醫、卜、娼、優、謂之雜班．每宴集．伶人進曰雜班．上故流傳至此．

應菴隨錄云．古之優人于御前嘲笑．不但不避貴戚大臣．雖天子后妃．亦無所諱．在唐中宗時．內宴唱回波詞是也．

煖姝由筆云．有白有唱者名雜劇．用弦索者名套數．扮演戲文．跳而不唱．名院本．

國初事蹟云．洪武時．令樂人張良才說評話．良才因做場．擅寫省委教坊司招子．貼市門杜上．有近侍言之．太祖曰．賤人小輩．不宜寵用．令小先鋒張煥．縛投于水．

莊嶽委談云．古教坊有雜劇而無戲文者．每公家開宴．則百樂具陳．兩京六代．不可備知．唐宋小說．如樂府雜錄、教坊記、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等編錄頗詳．唐制．自歌人之外．特重舞隊．歌舞之外．又有精樂器者．若琵琶、羯鼓之屬．此外俳優雜劇．不過以供一笑．其用蓋與傀儡不甚相遠．非雅士所留意也．宋世亦然．南渡稍見淨丑之目．其用無以大異前朝．浸淫勝國．崔、蔡二傳奇迭出．才情既富．節奏彌工．演習梨園．幾半天下．雖有衆樂．無暇雜陳矣．

紫桃軒雜綴云．張鎡．字功甫．循王之孫．豪侈而有清尚．嘗來吾郡海鹽．作園亭自恣．令歌兒衍曲．務為新聲．所謂海鹽腔也．菽園雜記云．嘉興之海鹽．紹興之餘姚．寧波之慈谿．台州之黃巖．溫州之永嘉．皆有習為倡優者．名曰戲文子弟．

宋史新編云．理宗在位久．董宋臣、盧允升、作夫容閣、蘭香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帝遊宴．

宋史樂志云。女弟子隊六曰採蓮隊。衣紅羅生色綽子。繫裙。戴雲鬟髻。乘彩船。執蓮花。

塵史云。衣冠之制。上下混一。嘗聞杜祁公欲令人吏技術等官少爲差別。後韓康公又議改制。如人吏公袍倍加襈。俗所謂黃義襴者是也。幞頭合帶牛耳者。今之優人多爲此服。

霏雪錄云。宋高宗時。饔人瀹餛飩不熟。下大理寺。優人扮兩士人相貌。各問其年。一曰。甲子生。一曰。丙子生。優人曰。此二人皆合下大理。高宗問故。對曰。餃子餅子皆生。與餛飩不熟者同罪。上大笑。赦原饔人。

四朝聞見錄云。韓用兵旣敗。須髩皆白。莫知所爲。伶優因上賜宴。設樊遲、樊噲。旁一人曰。樊惱。問樊遲誰與取名。對以孔子所取。又揖問樊噲曰。爾誰取。曰。漢高所命。又揖樊惱曰。誰名汝。對曰。樊惱自取。

說圃識餘云。一伶人作不識字官。稱難做。吏曰。官不過判耳。每判日當先書案上。但依畫判之。從一日至三日。皆依畫判去。至四日不能。至五六日擲筆下走曰。做不成。一日難似一日矣。

陸務觀云。嘗記先人說紅鞋飾帶。始唐莊宗。施之優人。

癸辛雜志云。嘗聞梨園舊樂工云。凡大燕集。樂初作。必先奏引子。如大石調引子。則自始至終。凡絲竹歌舞。皆爲大石調。直至別奏引子。方隨以改爲耳。又云。凡燕集初作。或用上字。或用工字。然必須衆樂皆然。是謂諧和。或有一時煞尾。參差不齊。則謂之不和。必有口舌不樂等事。前後驗之。無不然者。以此推之。則樂之關乎治亂。爲不誣矣。

齊東野語云。女冠吳知古用事。內宴演參軍。教坊輩請簽文書。參軍怒曰。我方聽觱栗。

都城紀勝云.雜劇中先做熟事一段.名曰艷段.次做雜劇.或添二人.名曰裝孤老.凡影戲.乃京師人初以素紙雕鏃.後用裝色裝皮爲之.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眞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與之醜貌.蓋亦寓褒貶于世俗之眼戲也.

輟耕錄云.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金季國初.樂府猶宋詞之流.傳奇猶宋戲曲之變.世謂之雜劇.金章宗時.董解元所編西廂記.世代未遠.尙罕有人能解之者.況金雜劇中曲詞之冗乎.

筆塵云.杜佑曰.窟儡子.亦曰傀儡子.本喪雅也.漢末始用之于嘉會.北齊高緯尤好之.今俗懸絲而戲.謂之偶人.亦傀儡之屬也.又有以手持其末.出之幃帳之上.則正謂之窟儡子矣.又云.漢有魚龍百戲.齊梁以來.謂之散樂.樂有舞盤伎、舞輪伎、長蹻伎、跳劍伎、呑劍伎、擲倒伎.今教坊百戲.大率有之.惟擲倒不知何法.疑卽翻金斗.翻金斗字義.起于趙簡子之殺中山王.以頭委地而翻身跳過.謂之金斗.按今之演劇者.以頭委地.用手代足.憑虛而行.或縱或跳.旋起旋側.其捷如猿.其疾如鳥.令見者目炫心驚.蓋卽古人擲倒伎也.

樂郊私語云.海鹽州少年多善樂府.其傳多出于澉川楊氏.當康惠公存時.節俠風流.善音律.與武林阿里海涯之子雲石交善.雲石翩翩公子.無論所制樂府散套.駿逸爲當行之冠.卽歌聲高引.上澈雲漢.而康惠獨得其傳.今雜戲中有豫讓呑炭、霍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製.第去其著作姓名.

水東日記云.今書坊相傳.射利之徒.僞爲小說雜書.南人喜談.如漢小王光武、楊六使文廣.北人喜談.如繼母大賢、等事甚多.農工商販.抄寫繪畫.家畜而人有之.痴騃女婦.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爲女通鑑.

甚者呂文穆、王龜齡、諸名賢、百態詼諧、作爲戲劇、以爲佐酒樂客之具、士大夫不以爲非、亦相率而推波助瀾、遂汎濫而莫之救。

谿山餘話云、歌詞代各不同、而聲亦易亡、元人變爲曲子、今世踵襲、大抵分爲二調、曰南曲、曰北曲、胡致堂所謂綺羅香澤之態、綢繆宛轉之度、正今日之南詞也、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表者、近于今日之北詞也。

藝苑詳注云、曲者詞之變、金元所用北樂、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以媚之、而諸君如貫酸齋、馬東籬輩、咸富有才情、兼善音律、遂擅一代之長、但大江以北、漸染北語、時時採入、而沈約四聲、遂闕其一、東南之士、未盡顧曲之周郎、逢掖之間、又稀辨撾之王應、稍稍復變新體、號爲南曲、高拭則誠、遂掩前後、大抵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柔遠、雖本才華、務諧音律、譬之同一師承、頓漸分教、俱爲國臣文武異科、今談曲者、往往合而舉之、良可笑也。

嘉隆間、松江何元朗、畜家僮習唱、一時優伶俱避舍、然所唱俱北詞、尙得蒜酪遺風、何又教女鬟數人、俱善北曲、爲南教坊頓仁所賞、頓隨武宗入京、盡傳北方遺音、獨步東南、暮年流落、無復知其伎者、其論曲謂南曲簫管、謂之唱調、不入弦索、不可入譜、沈吏部南九宮譜盛行、而北九宮反無人問、頓老又云、弦索九宮、或用滾弦、或用花和大和釤弦、皆有定則、若南九宮無定則可依、且笛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弦索若多一彈、少一彈、卽呆板矣、吳下以三弦合南曲、而又以簫管叶之、此唐人所云錦襖上著簑衣也、簫管可入北詞、而弦索不入南詞、蓋南曲不伏弦節奏也、北詞中亦有不叶弦索者、如鄭德輝、

王實甫、關亦不免。元人多嫻北調。而不及南音。成弘間。沈青門、陳大聲、輩。南詞宗匠。同時康對山、王渼陂俱以北擅場。王初學塡詞。先延名師。學唱三年。而後出手。章邱李太常中麓。亦以塡詞名與康王交。而不嫻度曲。如所作寶劍記。生硬不諧。且不知南曲之有入聲。自以中原音韻叶之。以致見誚吳儂。同時惟馮、海粹差爲當行。此外吳中詞人。如唐伯虎、祝枝山、梁伯龍、張伯起輩。縱有才情。俱非本色矣。今傳誦南曲。如東風轉歲華。云是元人高則誠。不知乃陳大聲與徐髯翁聯句也。陳名鐸。號秋碧。大聲其字也。金陵人。官指揮使。節錄蝸亭雜訂。

客座贅語云。萬歷以前。公侯與縉紳及富家。凡有讌會小集。多用散樂。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若大席。則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中間錯以撮墊圈觀音舞。或百丈旗。或跳墜子。後乃變而盡用南唱。歌者止用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間有用鼓板者。今則吳人益以洞簫及月琴。益爲悽慘。聽者殆欲墮淚。大會則用南戲。其始止二腔。較海鹽更爲清柔而婉折也。

眞珠船云。元曲如中原音韻、陽春白雪、太平樂府、天機餘錦、等集。范張雞黍、王粲登樓、三氣張飛、趙禮讓肥、單刀會、敬德不伏老、蘇子瞻貶黃州、等傳奇。率音調悠揚。氣魄雄壯。後有作者。鮮與爲京。蓋當時台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職。中州人多不得爲之。每沈抑下僚。志不得伸。如關漢卿乃太醫院尹。馬致遠省行務官。宮大用釣台山長。鄭德輝杭州路吏。張小山首領官。其他屈在簿書。老于布素者。尙多有之。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聲歌之末。以抒其拂鬱感慨之懷。所謂不得其平而鳴焉者也。

又云。古之四方皆有音。今歌曲但統爲南北二音。如伊州、涼州、甘州、渭州、本是西音。今並爲北曲。由是

觀之則擊壤衢歌、卿雲、南風、白雲、黃澤之類。詩之篇什。漢之樂府。下逮關、鄭、白、馬之撰。雖詞有雅鄭。並北音也。若南音則孺子接輿、越人紫玉、吳歈、楚艷。以及今之戲文皆是。然三百篇無南音。周南、召南皆北方也。

警心錄云。陳淳祖為賈似道之客。守正為諸客所疾。內人亦惡之。一日。諸姬爭寵。密竊一姬鞋。藏淳祖牀下。意欲並中二人。賈入齋見之。心疑。夜驅此姬至齋門誘之。淳祖不答。繼以大怒。賈乃知其無他。遂勘諸姬。得其情。由是極契淳祖。後遂有知南安軍之命。金元院本演其事。

楊用修云。漢郊祀志優人為假飾伎女。蓋後世裝旦之始也。然未必如後世雜劇戲文之為。緣其時郊祀皆奏樂章。未有歌曲耳。

西河詩話云。明玉照宮承應。有御前王留子雜劇。王留子見元曲。或云。天啓六年。有鐘鼓司僉書王進朝。綽號王瘤子。善抹臉詼諧。如舊時優伶。留子即瘤子。

丹邱先生論曲云。雜劇有正末、副末、狚、狐、靚、鴇、猱、捷譏、引戲、九色之名。正末者。當場男子能指事者也。俗謂之末泥。副末執磕瓜以扑靚。即古所謂蒼鶻是也。當場之伎曰狚。狚、猨之雌者也。其性好淫。今俗譌為旦。狐、當場裝官者也。今俗譌為孤。靚、傅粉墨。戲笑供諂者也。粉白黛綠。古稱靚妝。故謂之妝靚色。今俗譌為淨。妓女之老者曰鴇。鴇似雁而大。無後趾。虎文。喜淫而無厭。諸鳥求之即就。世呼獨豹者是也。凡妓女總稱曰猱。猱亦猨類。喜食虎肝腦。虎見而愛之。輒負于背。猱乃取蝨遺虎首。虎即死。取其肝腦食焉。以喻少年愛色者。亦如遇猱然。不至喪身不止也。捷譏、古謂之滑稽。雜劇中取其便捷譏謔故云。

引戲、即院本中之狚也。又云。枸肆中戲房出入之所。謂之鬼門道。言其所扮者。皆已往昔人。出入于此。故云鬼門。愚俗無知。以置鼓于門。改爲鼓門道。後又譌爲古。皆非也。（元曲或言向古道。或言向古門道。）蘇東坡詩有云。搬演古人事。出入鬼門道。

周挺齋論曲云。良家子弟所扮雜劇。謂之行家生活。倡優所扮。謂之戾家把戲。蓋以雜劇出于鴻儒碩士。騷人墨客。所作皆良家也。彼倡優豈能辦此。故關漢卿以爲非是他當行本事。我家生活。他不過爲奴隸之役。供笑獻勤。以奉我輩耳。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風月。雖復戲言。甚合于理。又云。院本中有娼夫之詞。名曰綠巾詞。雖有絕佳者。不得並稱樂府。如黃幡綽、鏡新磨、雷海靑輩。皆古名娼。止以樂名呼之。亙世無字。今趙明鏡譌傳趙文敬。張酷貧譌傳張國賓。皆非也。

武林舊事所列官本雜劇段數。曰六么。曰瀛府。曰梁州。曰伊州。曰新水。曰薄媚。曰大明樂。曰降黃龍。曰胡渭州。曰道遙樂。曰石州。曰大聖樂。曰中和樂。曰萬年歡。曰熙州。曰道人歡。曰長壽仙。曰法曲。曰延壽樂。曰賀皇恩。曰採蓮。採蓮隊見宋史樂志。其餘可類推矣。又有所謂爨者。如鑓槌爨、天下太平爨之類。有所謂孤者。如思鄉早行孤、迓鼓孤之類。有所謂妲者。如襤哮店休妲、老姑遺妲之類。有所謂酸者。如襤哮負酸、眼藥酸之類。輟耕錄所列院本名目。所謂法曲、伊州、新水、瀛府、道遙樂、萬年歡、降黃龍、鬭和曲院本。所謂孤、酸、旦等目。爲諸雜大小院本。考元人劇中。其題目正名。有云還牢末者。則正末當場也。有云貨郎旦者。則正旦當場也。錄鬼簿。關漢卿有撍水澆花旦、中秋切鱠旦。吳昌齡有貨郎末泥。尙仲賢有沒興花前秉燭旦。楊顯之有跳神師婆旦。其義亦同。孤謂官。酸謂秀士。凡稱酸。謂正末扮秀士當場

也。至有云酸孤旦者。則三色當場。有云雙旦降黃龍者。則兩旦當場云。旦判孤云老孤遣旦。皆可類推。

莊嶽委談云。世謂秀才爲措大。元人以秀才爲細酸。倩女離魂首折。末扮細酸爲王文舉是也。細酸字面僅見此。今俗尚有此稱。按今元曲倩女離魂雜劇中。無細酸二字。

元曲皆四折。或加楔子。惟趙氏孤兒五折。又有楔子。

生旦淨丑。考元曲無生之稱。末即生也。有正末。又有沖末、副末、小末。任風子劇中。沖末扮馬丹陽。正末扮任屠。碧桃花。沖末扮張珪。副末扮張道南。貨郎兒沖末扮李彥和。小末扮李春郎是也。小末亦稱小末尼。東堂老正末同小末尼上是也。沖末又稱二末。神奴兒沖末扮李德義。後稱李德義爲二末是也。（今人名刺。或稱晚生。或稱晚末、眷末。或稱眷生。然則生與末通稱。尚爲元人之遺歟）旦有正旦、老旦、大旦、小旦、貼旦、色旦、搽旦、外旦、旦兒諸名。中秋切鱠。正旦扮譚記兒。旦兒扮白姑姑。碧桃花。老旦扮張珪夫人。正旦扮碧桃。貼旦扮徐端夫人。張天師夜斷辰句月。搽旦扮封姨。旦兒扮桃花仙。正旦扮桂花仙。救風塵外旦扮宋引章。貨郎旦外旦扮張玉娥。玉壺春貼旦扮陳玉英。神奴兒大旦扮陳氏。陳摶高臥。鄭恩引色旦上。誤入桃源。小旦上云。小姿是桃源仙子侍從的是也。有單稱旦者。抱妝盒正旦扮李美人。旦扮劉皇后。旦兒扮寇承御。倩女離魂。旦扮夫人。正旦扮倩女是也。丑、淨、外三色。名與今同。乃碧桃花外扮薩眞人。外又扮馬、趙、溫、關天將。是同場有五外。陳州糶米外扮韓魏公、呂夷簡。爭報恩外扮趙通判。外又扮孤。楚昭公疎者下船。外扮孫武子、伍子胥。小尉遲認父歸朝。外扮徐茂公、房元齡。皆同場有二外。謝金吾詐拆淸風府。外扮焦贊、孟良、岳勝。是同場有三外。百花亭二淨扮雙解元、柳殿試

開上。舉案齊眉。二淨扮張小員外、馬舍上。殺狗勸夫、東堂老。並二淨扮柳隆卿、胡子傳。合汗衫。淨扮卜兒。淨扮陳虎。陳州糶米。淨扮劉衙內。淨扮小衙內。皆同場有二淨。副淨之名。見寶娥冤之張驢兒。牆頭馬上。冲末扮裴尚書。引老旦扮夫人上。第二折夫人同老旦嬤嬤上。是當場有二老旦。蝴蝶夢。外引冲末扮王大、王二。范張雞黍。正末扮范巨卿。同冲末扮孔仲仙、張元伯。是當場有二冲末。桃花女。小末扮石留住。又小末扮增福。第四折石留住、增福。同場。是當場有二小末。陳州糶米。丑扮楊金吾。又二丑扮二斗子。是同場有三丑。末旦淨丑之外。又有孤、倈兒、孛老、邦老、卜兒、等目。貨郎旦。冲末扮孤。殺狗勸々。外扮孤。勘頭巾。淨扮孤。扮孤者無一定也。金線池。搽旦扮卜兒。秋胡戲妻、王粲登樓。並老旦扮卜兒。合汗衫。淨扮卜兒。是扮卜兒者無一定也。貨郎旦。淨扮孛老。瀟湘雨。外扮孛老。薛仁貴榮歸故里。正末扮孛老。硃砂擔。冲末扮孛老。是扮孛老者無一定也。蓋孤者。官也。卜兒者。婦人之老者也。孛老者。男子之老者也。倈兒多不言以何色扮之。惟貨郎旦李春郎。前稱倈兒。後稱小末。則前以小末扮倈兒。蓋倈兒者。扮爲兒童狀也。春郎前幼。當扮爲兒童。故稱倈兒。後已作官。則稱小末耳。邦老之稱。一爲合汗衫之陳虎。一爲盆兒鬼之盆罐趙。一爲硃砂擔之鐵旛竿白正。皆殺人賊。皆以淨扮之。然則邦老者。蓋惡人之目也。

殺狗勸夫。祇從取砌末上。謂所埋之死狗也。貨郎旦。外旦取砌末付淨科。謂金銀財寶也。梧桐雨。正末引宮娥挑燈拿砌末上。謂七夕乞巧筵所設物也。陳摶高臥。外扮使臣引卒子捧砌末上。謂詔書纁幣也。寃家債主。和尚交砌末科。謂銀也。誤入桃源。正末扮劉晨。外扮阮肇。各帶砌末上。謂行李包裹或採藥

器具也。又淨扮劉德。引沙三王留等將砌末上。謂春社中羊酒紙錢之屬也。

近安慶郡子腔劇中有桃花女與周公鬬法、沈香太子劈山救母等劇。皆本元人。又義兒恩兒問罪在獄。適兒赦而盜殺母誤盜屍爲兒屍全本蝴蝶夢。趙頑驢偸馬殘生送一折也。又有五雷轟者演孫臏事。內有卜子夏。此正本元人劇馬陵道中有卜商也。

裴少俊牆頭馬上。白仁甫作。錄鬼簿作鴛鴦簡牆頭馬上。便宜行事虎頭牌。李直夫作。錄鬼簿作武元皇帝虎頭牌。李素蘭風月玉壺春。武漢臣作。錄鬼簿有鄭瓊娥梅雪玉堂春。無此目。陶學士醉寫風光好。戴善夫作。錄鬼簿無此目。翠紅鄉兒女兩團圓。楊文奎作。錄鬼簿無此人。半夜雷轟薦福碑。馬致遠作。錄鬼簿無此目。包待制三勘蝴蝶夢。關漢卿作。錄鬼簿無此目。河南府張鼎勘頭巾。孫仲章作。錄鬼簿陸登善有此目。孫仲章無此目。李太白匹配金錢記。喬孟符作。錄鬼簿題爲唐明皇御斷金錢記。別有柳眉兒金錢記。平陽人石君寶作。楊氏女殺狗勸夫。不傳作者名氏。錄鬼簿題有王翛斷殺狗勸夫。爲蕭德祥作。今此劇孤自稱王翛然。當即蕭作。張天師斷風花雪月。吳昌齡作。錄鬼簿作張天師夜祭辰鉤月。趙盼兒風月救風塵。關漢卿作。錄鬼簿作烟月舊風塵。舊蓋救之譌。同樂院燕青博魚。李文蔚作。錄鬼簿題有報冤臺燕青撲魚及燕青射雁二目。無燕青博魚。

元曲止正旦、正末唱。餘不唱。其爲正旦、正末者。必取義夫、貞婦、忠臣、孝子。他宵小市井不得而干之。余謂時文入口氣。代其人論說。實同于曲劇。而如陽貨、王驩等口氣之題宜斷作。不宜代其口氣。吾見近人作此種題文。竟不啻身爲孤裝邦老。甚至助爲訕謗口角。以偪肖爲能。是當以元曲之格度爲法。

虎頭牌．旦扮茶茶．金元人多呼女爲茶．

西河詞話云．古歌舞不相合．歌者不舞．舞者不歌．卽舞曲中詞．亦不必與舞者搬演照應．自唐人作柘枝詞、蓮花鏇歌．則舞者所執．與歌者所措詞．稍稍相應．然無事實也．宋末有安定郡王趙令時者．始作商調鼓子詞．譜西廂傳奇．則純以事實譜詞曲間．然猶無演白也．至金章宗朝．董解元不知何人．實作西廂搊彈詞．則有白有曲．專以一人搊彈并念唱之．嗣後金作清樂．仿遼時大樂之製．有所謂連廂詞者．則帶唱帶演．以司唱一人．琵琶一人．笙一人．笛一人．列坐唱詞．而復以男名末泥．女名旦兒者．并雜色人等．入句欄扮演．隨唱詞作舉止．如參了菩薩．則末泥祗揖．只將花笑撚．則旦兒撚花類．北人至今謂之連廂．曰打連廂．唱連廂．又曰連廂搬演．大抵連四廂舞人而演其曲．故云．然猶舞者不唱．唱者不舞．與古人舞法無以異也．至元人造曲．則歌舞合作一人．使句欄舞者．自司歌唱．而第設笙笛琵琶．以和其曲．每入場以四折爲度．謂之雜劇．其有連數雜劇而通譜一事．或一劇．或二劇．或三四五劇．名爲院本．西廂者．合五劇而譜一事者也．然其時司唱猶屬一人．仿連廂之法．不能遽變．往先司馬從寧庶人處．得連廂詞例．謂司唱一人．代句欄舞人執唱．其曰代唱．卽已逗句欄舞人自唱之意．但唱者止二人．末泥主男唱．旦兒主女唱也．若雜色入場．第有白無唱．謂之賓白．賓與主對．以說白在賓．而唱者自有主也．至元末明初．改北曲爲南曲．則雜色人皆唱．不分賓主矣．少時觀西廂記．見一劇末必有絡絲娘煞尾一曲．于演扮人下場後．復唱．且復念正名四句．此是誰唱誰念．至末劇扮演人唱清江引曲．齊下場後．復有隨煞一曲．正名四句．總目四句．俱不能解．唱者念者之人．及得連廂詞例．則司唱者在坐間．

不在場上．故雖變雜劇．猶存坐間代唱之意．

王實甫西廂記．不標淨旦丑之名．曰紅．曰鶯．曰本．曰惠．曰夫．曰杜．曰飛．然則曰生者．謂張生．非優人脚色之名．爲生也．琵琶記則生旦爲類矣．乃西廂第一折末上云．自家是狀元坊店小二哥．以下但標小二．末上二字．自亂其例．

碧雞漫志云．伊州見于世者．凡七商曲．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林鍾商、越調．六么行于世者四．曰黃鍾羽．卽般涉調．曰夾鍾羽．卽中呂調．曰林鍾羽．卽高平調．曰夷則羽．卽仙呂調．元微之法曲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浸淫易沈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號天樂．樂天亦云．法曲法曲歌霓裳．按明皇改婆羅門爲霓裳羽衣．屬黃鍾商．卽今之越調．宮伎佩七寶瓔珞舞此曲．曲終珠翠可掃．歐陽永叔云．人間有瀛府、獻仙音二曲．瀛府屬黃鍾宮．（鐵圍山叢談云．唐開元時．有若望瀛法曲者．傳于今．實黃鍾之宮）嘉祐雜志云．同州樂工．翻河中黃幡綽霓裳譜．鈞容樂工程士守．別依法曲造成．教坊伶人花日新見之．題其後云．法曲雖精．莫近望瀛．觀此則武林舊事、輟耕錄、所謂六么、瀛府、法曲、伊州之類．皆以音調分別之．如今之崑腔、弋腔、及安慶、湖廣、秦腔、京腔等也．六么中有所謂孤奪旦．六么法曲中有孤和法曲．則優伶色目．各腔皆有也．

輟耕錄有邦老家門．（邦老疑卽鮑老之譌．聲相傳有詩云．鮑老當年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舞更郎當袖轉長．）一曰脚言脚語．一曰則是便是賊孤下家門．一曰脖開上古．一曰刀包待制．一曰絹兒來撅．倈家門．一曰受胎成氣．都子家門．一曰後人收．一曰桃李子．一曰上一上．

教坊記。曲名有綠腰、涼州、薄媚、伊州、甘州、綠腰即六么也。唐、宋、元、相承。尙可尋究。

知新錄云。合生卽院本雜劇也。唐書武平一傳云。中宗宴殿上。胡人襪子何懿唱合生。而歌言淺穢。平一上書曰。比來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歌詠舞踏。號曰合生。始自王公。稍及閭巷。按此。則知唐明皇梨園之戲。又本於此。又懷鉛錄云。古梨園傳粉墨者謂之參軍。亦謂之艷。艷、廣韻云。妝飾也。今傳粉墨謂之淨。蓋艷之譌也。扮婦人者謂之狚。又與獨通。莊子云。猨徧狚以爲妻。東廣微云。猨以獨爲婦。蓋喻婦人意。遂省作旦也。蒼鶻謂之末者。周禮四夷之樂有靺。東都賦云。僸㑣兜離。罔不畢集。蓋優人作外國裝束者也。一曰末泥。蓋倡家隱語。如爆炭崖公之類。省作末。又云末泥色主張。引戲分付。副末色打諢。又都城紀勝。雜扮或名雜旺。又名鈕元子。又名拔和。乃雜劇之散段。多是借裝爲山東、河北、村人以資笑。今之打和鼓。撚梢子。散耍。皆是也。今之丑脚。蓋鈕元子之省文。古杭夢遊錄作雜班扭元子拔和。又云。演戲而以班名。自宋雲韶班起。考宋教坊外。又有鈞容直、雲韶班、二樂。宋太祖平嶺表。得劉氏閹官聰慧者八十人。使學于教坊。初賜名簫韶部。後改名雲韶班。鈞容直。軍樂也。在軍中善樂者。初名引龍直。以備行幸騎導。淳化中改爲鈞容直。後世總稱爲班也。

聞見近錄云。南京去汴河五里。河次謂之河市。凡郡有宴設。必召河市樂人。故至今俳優曰河市樂人者。由此也。

唐闕史云。咸通中。優人李可及者。滑稽諧戲。獨出輩流。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倡優爲戲。可及乃儒服斂巾。褒衣博帶。攝齊以升崇座。自稱三教論衡。其隅坐者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

對曰。是婦人。問者驚曰。是何也。對曰。金剛經云。敷座而坐。或非婦人。何煩夫坐。然後兒坐也。上爲之啓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也。對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喩。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倘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曰。文宣王何人也。對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對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向非婦人。待嫁奚爲。上意極歡。寵錫甚厚。

金樓子云。有人以優師周穆王。甚巧。能作木人。趨走俯仰如人。頷其頤則可語。捧其手則可舞。王與盛姬共觀。木人瞚其目招王左右侍者。王大怒。欲誅優師。優師大怖。乃剖木以示王。皆附會革木所爲。五臟完具。王大悅。乃廢其肝。則目不能瞚。廢其心。則口不能語。廢其脾。則手不能運。王厚賜之。

清波雜志云。宣和間。鈞天樂部焦德者。以諧謔被遇。時借以諷諫。蔡京以鄰地爲西園。毀民屋數百間。一日。京在園中。顧謂德曰。西園與東園何如。德曰。東園嘉木繁陰。望之如雲。西園人民起離。淚下如雨。可謂東園如雲。西園如雨。語聞。抵罪。

樂府雜錄云。咸通以來。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等三人。弄假婦人。案此優人作旦之始。

委巷叢談云。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其人。玉衡不能猝辦。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俊最多貲。故譏之。

開燕常談云。政和中。何執中爲首台。廣殖貲產。邸店之多。甲於京師。時有以舊印行吉觀國所試爲君難

小經義。稱爲上皇御製者。人競傳誦。會大宴。伶官爲優戲相謂曰。官家萬機之暇。何所爲。曰。不過燕樂爾。曰。不然。亦如舉子作文義。問何以知之。遂舉爲君難義誦一過。乃以手加額。北鄉贊歎。說聖意匪獨俯同韋布之士。留神經術。仰見兢兢圖治。不安持守之深意。天下幸甚。又問宰相退朝之暇。何所爲。曰。亦作文義。問何義。曰。爲臣不易義。乃批其頰曰。日掠百二十貫房錢。猶自不易。裏蓋俚語以貧窶爲不易也。

明史紀事本末云。汪直用事久。勢傾中外。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善詼諧。恆于上前作院本。頗有諷諫風。一日。丑作醉者酗酒狀。前遣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曰。汪太監來。醉者驚迫帖然。旁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又一日。忽效直衣冠。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越也。上微哂。

# 劇說卷二

宙載云。湖廣志。安陸州董仲漢董永子。母乃織女。生仲而靈異。數豕符鎮邪怪。近日院本以董仲舒爲永子。不知仲舒生于西漢。永爲東漢末人。不惟相隔遠甚。亦且侮褻先儒。或以永子名仲。遂以仲舒當之耶。莊嶽委談云。今傳奇有所謂董永者。詞極鄙陋。而其事實本搜神記。非杜撰也。又云。連環亦本元曲。或稱李長吉詩。榼銀龜騎白馬。傳粉美人大旗下。以爲卽呂布美人。殊不知傅粉自說呂貌。非姬妾也。按。元曲呂布美人貂蟬。小字紅昌。河上楮談云。世俗戲文小說。有斬貂蟬、關索、鮑三娘等記。流傳傅會。眞僞混淆。然蜀有關索嶺。又有鮑家莊。不知何也。

錄鬼簿載白仁甫所作劇目。有祝英臺死嫁梁山伯。宋人詞名亦有祝英臺近。錢塘遺事云。林鎮屬河間府。有梁山伯祝英臺墓。乾隆乙卯。余在山左。學使阮公。修山左金石志。州縣各以碑本來。嘉祥縣有祝英臺墓碣文。爲明人刻石。丙辰客越。至寧波。聞其地亦有祝英臺墓。載于志書者。詳其事云。梁山伯祝英臺墓。在鄞西十里接待寺後。舊稱義婦冢。又云。晉梁山伯。字處仁。家會稽、少遊學。道逢祝氏子。同往肄業三年。祝先返。後山伯歸。訪之上虞。始知祝爲女子。名曰英臺。歸告父母求姻。時已許鄮城馬氏。山伯後爲縣令。嬰疾弗起。遺命葬鄮城西清道原。明年祝適馬氏。舟經墓所。風濤不能前。英臺臨冢哀痛。地裂而埋璧焉。事聞于朝。丞相謝安封義婦冢。此說不知所本。而詳載志書如此。乃吾郡城北槐子河旁有高士。俗亦呼爲祝英臺墳。余入城必經此。或曰此隋煬帝墓。謬爲英臺也。

鍾嗣成作錄鬼簿。以董解元居首云。以其創始。故列諸首。又云胡正臣杭州人。董解元西廂記。自吾皇德化至于終篇。悉能歌之。筆談云。董解元西廂記。曾見之盧兵部許。一人援絃。數十人合座。分諸色目而遞歌之。謂之磨唱。盧氏盛歌舞。然一見後無繼者。趙長白云。一人自唱非也。按今之馬上徹本此。

輝縣褚邱。去百泉四十里。有白馬將軍祠。土人多崔姓。而近又有鄭村。有演崔鄭傳奇者。土人以石擊之。見書影。曠園雜志云。唐鄭太常恆暨崔夫人鶯鶯合祔墓。在淇水之西北五十里。曰舊魏縣。蓋古道澳也。明成化間。淇水橫溢。土崩石出。秦給事貫所撰志銘在焉。犂人得之。鬻諸崔氏。爲中亭香案。石久之尋得其家。有胥吏名吉者識之。白于縣令邢某。置之邑治。志中盛傳夫人四德咸備。乃一辱于元微之會眞記。再辱于關漢卿、王實甫之西廂記。歷久而志銘顯出。爲崔氏洗冰玉之恥。亦奇矣。詩辨坻云。陳仲醇品外錄載唐府君夫人崔氏合祔墓志銘。秦貫所撰也。陳因據此辨會眞之誣。用意可謂長者。後余見此搨本楷書。微兼隸體。筆意遒古。而詞亦質雅。第志稱府君諱遇。不諱恆。而眉山黃恪復以會眞年月參之。此碑所謂崔氏者。其生平尚長雙文四歲。蓋滎陽博陵世通婚姻。誌中崔鄭。不必便爲鶯恆。仲醇但欲爲雪崔之沈。而弗深考耳。

西廂記始于董解元。固矣。乃武林舊事雜劇中。有鶯鶯六么。則在董解元之前。錄鬼簿。王實甫有崔鶯鶯待月西廂記。同時睢景臣有鶯鶯牡丹記。王實甫止有四卷。至草橋店夢鶯鶯而止。其後乃關漢卿所續。詳見曲藻及南濠詩話。李日華改實甫北曲爲南曲。所謂南西廂。今梨園演唱者是也。王實甫全依董解元。惟董以斂賊下書者爲法聰。實甫改爲惠明。關所續亦依于董。惟董以張珙用法聰之謀。攜鶯

奔于杜太守處。關所續則杜來普救寺也。日華南曲。則一沿王、關耳。傖父漫譏漢卿所續之非。蓋未見董詞也。查伊璜以關所續未善。更作續西廂四折。大概仍用董、關。而增以應制賦詩。即用待月西廂之句。又夫人欲以紅娘配鄭恆。紅娘不許而欲自縊。事皆蛇足。曲亦村拙。遠不及漢卿矣。碧蕉軒主人作不了緣四折。則本自從別後減容光一詩而作也。崔已嫁鄭恆。張生落魄歸來。復尋蕭寺。訪鶯鶯不可復見。情詞悽楚。意境蒼涼。勝于查氏所續遠甚。董、關而外。固不可少此別調也。明人又有續西廂昇仙記。序稱盱江韻客所撰。謂紅娘成佛。而寫鶯鶯之妬。鄭恆訴于陰官。鬼使擒鶯。紅來救之。意在懲淫勸善。但詞意未能雅妙耳。

卓珂月有新西廂。其自序云。崔鶯鶯之事以悲終。霍小玉之事以死終。小說中如此者。不可勝計。乃何以王實甫、湯若士不能脫傳奇之窠臼耶。余讀其傳而慨然動世外之想。讀其劇而靡然與俗內之懷。其爲風與否可知也。紫釵記猶與傳合。其不合者。止復甦一段耳。然猶存其意。西廂全不合傳。若王實甫所作。猶存其意。至關漢卿續之。則本意全失矣。余所以更作新西廂也。段落悉本會眞。而合之以崔鄭墓碣。又旁證之以微之年譜。不敢與董、王、陸、李諸家爭衡。亦不敢蹈襲諸家片字。言之者無飾。聞之者足以歎息。蓋崔之自言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也。而微之自言曰。天之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合二語。可以蔽斯傳也。

琵琶記說者各不同。留靑日札云。高明、溫州瑞安人。以春秋中元至正四年乙酉第。授處州錄事。改調浙東閫幕都事。轉江西行臺掾。又轉福建行省都事。方國珍留幕下。不從。旅寓明州櫟社。以詞曲自娛。因

感劉後村詩。作琵琶記。有王四者。以學聞。則誠與友善。勸之仕。登第後。棄妻周氏。贅太師不花家。則誠作此以諷。取琵琶上四字爲王四云爾。元人呼牛爲不花。故謂牛太師。而伯喈曾附董卓。乃以之託名焉。高祖徵時。常奇此戲文。御極召則誠。以疾辭。使者以記上。於是捕王四。置極刑。東嘉後卒于寧海。曲藻云。高則誠琵琶記。其意欲以譏當時一士大夫。而託名蔡伯喈。不知其說。偶閱說郛所載唐人小說。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仕至節度副使。其姓、事相同。一至于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顧誣衊賢者至此耶。毛德音評琵琶記。引大圜索隱云。高東嘉、名則誠。元末人。與王四相友善。王四亦當時知名士。後以顯達改操。遂棄其妻周氏。而坦腹於時相不花氏家。東嘉欲挽救不可得。乃作此書諷之。而託名蔡邕者。以王四少賤。嘗爲人傭。棻趙五娘者。以姓傳自趙至周而適五也。牛丞相者。以不花家居牛渚也。記以琵琶名。以有四王字也。所謂張太公者。東嘉自寓也。又眞細錄云。明祖棻刪元人詞曲。偶見琵琶記而異之。後廉知其爲王四而作。遂執王四付之法曹。二說與留青日札同。吾里徐坦菴則主牛僧孺事。余按宋人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輟耕錄所列雜劇之目。亦有蔡伯喈。意者高則誠之作琵琶。當本于宋元以來所相承、如西廂之本于鶯鶯六幺耳。僧孺之女。固爲適合。王四之諷。亦未足憑。閒中今古錄云。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登至正元年進士。歷任慶元路推官。文行之名重于時。見方谷珍來據慶元。避世于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因編琵琶記。用雪伯喈之恥。洪武中徵辟。辭

以心疾不就。使復命。上曰。朕聞其名。欲用之。原來無福。既卒。有以其記進。上覽畢曰。五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豈可缺邪。其見推許如此。

雕邱雜錄云。則誠琵琶記。閉閣謝客。極力苦心。歌詠久則吐涎沫不絕。按節拍則脚點樓板皆穿。書影云。虎林昭慶寺僧舍中。有高則誠爲中郎傳奇時几案。當拍處痕深寸許。在園雜志云。琵琶記高東嘉撰於處州郡城之西姜山上縣藜閣中。靜志居詩話云。則誠塡詞燒雙燭至喫糠一齣。句云。糠和米本一處飛。雙燭花交爲一。道聽錄云。琵琶乃詞曲之祖。嘗見李中麓寶劍記序云。永嘉高明初編琵琶時。坐高樓中。每夜秉二絳燭于前。詐云神助。以襲其傳。曲成自歌。疊足爲節。樓板至有足痕。

茶餘客話云。蔣仲舒堯山堂外紀。言撰琵琶者乃高拭字則成。別是一人。按涵虛子曲譜有高拭。無高明。蔣氏或別有據。

甌江逸志云。王十朋、字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此二語者。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爲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爲先。孝弟之意可見矣。爲御史。首彈丞相史浩。今世所傳荊釵記。玉蓮乃梅溪女。孫汝權乃梅溪同榜進士。史客故謬其說耳。又一說。玉蓮實錢氏。本倡家女。初王與之狎。錢心許嫁。後王狀元及第歸。不復顧。錢憤投江死。聽雨筆記云。孫汝權、乃宋朝名進士。有文集行世。玉蓮則王十朋女也。十朋劾史浩八罪。乃汝權嗾之。理宗雖不聽。而史氏子姓。怨兩人刺骨。遂作荊釵記。以玉蓮爲十朋妻。而汝權有奪配之事。其實不根之謗也。冬夜牋記、天祿識餘、與此略同。按史載陳之茂嘗毀

史浩。浩擬之茂進職。上曰。卿以德報怨邪。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人。浩寬厚如此。何其客獨惡于龜齡而見諸詞曲耶。書影亦辨之云。荆釵後人謂史之黨爲之以詈王者。宋時安得有傳奇也。南窗閒筆云。錢玉蓮。宋名妓。從孫汝權。某寺殿成。梁上題信士孫汝權同妻錢玉蓮喜捨。此亦以玉蓮爲妓。而前則以爲王不顧而投江。此則以爲從孫而施寺。恐皆緣傳奇而傅會耳。河上楮談云。或謂高作琵琶。陳留人多病之。乃作荆釵。蓋王梅溪、孫汝權。皆永嘉人。故欲以報也。升菴集云。潛說友。宋之安撫使。今傳奇王十朋有此人。譌爲錢。

宋楊文公才思敏給。北朝致祭皇后文。楊捧讀。空紙無一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仁宗大喜。此數語謂之一時敏給則可。謂之是祭皇后文。輕褻失體矣。柯丹邱荆釵記曲中用之。作梅溪祭玉蓮。確當不可易。(今坊本荆釵記無此祭文)

荆、劉、拜、殺。爲劇中四大家。荆釵。柯丹邱作。白兔。卽劉也。拜月。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元武林人。今名幽閨記。殺狗。俗名玉環。徐晒仲由作。仲由。淳安人。洪武中徵秀才。至藩省。辭歸。有巢雲集。自稱曰。吾詩文未足品藻。惟傳奇詞曲。不多讓古人。

譚輅云。荆釵相會處不佳。後人改婦姑遇于舟中。愈于原本。

河上楮談云。高則誠琵琶。止于書館相逢。賞月。掃松。爲朱教諭所補。

莊嶽委談云。琵琶記崑山有良璧詩。黃允何其愚。說者以漢末有二王允。一誅董卓。一乃棄妻再娶。非也。

蓋謂黃允非王也。黃允黜遣其妻見後漢書黨錮傳。今本多誤。又正是此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別調間用高駢詩。曰正是者。其引用古人也。

新唐書張士貴、虢州盧氏人。本名忽峍。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無空發。降唐。從征伐有功。又從平洛。封虢國公。右屯衛大將軍。貞觀七年爲龔州道行軍總管。破反獠還。太宗開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累遷左領軍大將軍。然則士貴者。唐之良將也。元張國賓作薛仁貴榮歸故里雜劇。乃謂張士貴冒薛之功。經保勣辨明。斥士貴爲民。史又稱。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以田爲業。其妻柳。以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勸仁貴圖功名。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應募。至安地。雜劇言仁貴妻柳氏本莊農人。與史合。而士貴之冒功。則謬悠其說也。潘美、宋之功臣也。宋史楊業傳云。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潘美爲雲應路都部署。命業副之。以西上閤門使王侁、軍器庫使劉文裕。護其軍。師次桑乾河。會曹彬敗績。諸路班師。契丹國母蕭氏。與耶律漢寧等。領衆十萬。陷寰州。業言不可與戰。侁斥其懦。令其直趨雁門北川中。業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因指陳家谷口曰。諸軍于此張步兵強弩。爲左右翼以待。侯業轉戰至此。卽以步兵夾擊援之。不然無遺類矣。美與侁領麾下兵。陣于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業力戰。自午至暮。至谷口。見無人。拊膺大慟。率帳下士再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手刃數十百人。馬傷不能進。遂被擒。其子延玉亦沒焉。業不食三日死。帝聞之痛惜甚。贈太尉。錄其諸子。潘美降三官。王侁、劉文裕除名。是役也。王侁爭功以致業敗。美之罪在不能制侁耳。元人朱凱作孟良盜骨殖。則云業與北番交戰。被圍虎口交

牙谷。命第七兒楊延嗣乞師于潘。潘攢箭射死。業因不能脫。夫同沒者延玉。此名延嗣。果乞師而潘射之。則潘之惡甚矣。至今婦人孺子。無不唾罵張士貴、潘美。爲奸者。而史之所書則如此。若近來所演。則爲業報恨者。正爲王侁。尤與正史相反矣。然則殺業父子者。果侁不用命也。抑美殺之而移禍于侁耶。張士貴、潘美。皆一代勳臣。史官爲之粉飾。未必不有之。則傳奇之事。故老相傳。或轉有如洛中隱士趙逸者耶。（洛陽伽藍記載趙逸、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云自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于人。引善自向。苻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爲兇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夫以潘美之才。豈不能制侁者。且侁與業之言。成敗顯然。美何聽侁而不聽業耶。業死時。大呼爲奸臣所害。謂侁耶。謂美耶。吾詳錄史文。以證雜劇之誣。而不能無疑焉。

元人樂府。有村裏迓鼓之名。琵琶記中有此曲。琵琶白有打十三之說。元人常用之。本宋制徒刑有五。徒一年者。杖脊十三。杖刑有五。杖六十者。折臀杖十三。

知新錄釋西廂疑義云。文魔秀士。風欠酸丁。元人蕭淑蘭劇云。改不了強文撇醋饑寒臉。斷不了詩云子曰酸風欠。欠作欠伸之欠亦可。張生寄書。有云遂易前因。因與姻通。南史王元規傳。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敢輒婚非類。量著這大小車如何載得起。大小謂多少也。藍采和劇。出來的偌大小年紀。北人鄉語盡然。邵康節云。程明道兄弟大小聰明是也。顛不剌的見萬千。不剌、北人襯語。顛卽顛倒。猶言沒頭緒也。不剌二字。隨字可襯。如舉案齊眉劇。破不剌碗兒是也。萬歷四年。張江陵當國。將太祖南京所藏

寶玩取上京師中有顛不剌寶石一塊。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只見石光。所以爲寶也。著西廂劇文以顛不剌爲美女。不知何據。見金陵瑣事。惹的心漾。心蕩也。元詞。花柳中使人心漾。既不沙。猶云若不然。如勘頭巾劇。既不沙怎無個收拾慈悲。黃粱夢劇。既不沙可怎生蝶翅舞飄飄。湯他一湯。湯、去聲。金線池劇。休想我指尖兒湯著你皮肉。今俗亦有此語。今夜淒涼有四星。徐天池云。製秤之法。末梢存四星。隱語下梢也。兩世姻緣劇。我比卓文君有了上梢沒有四星。可證。鵓伶渌老不尋常。北詞伶俐謂之鵓伶。或作胡伶。或作鶻鴒。渌老。謂眼也。亦作睩老。老是襯字。如身爲驅老。手爲爪老。是也。鵓伶二字不專指眼。隨在可用。如朱方壺詞。鵓伶惜惺惺。王和卿詞。假聰明逞胡伶。是也。

天香樓偶得云。兀剌赤。元人掌車馬者之稱。故拜月有云。兀剌赤兀剌門外等多時。山居新話云。中途有酒車百餘乘。其回車之兀剌赤。多無禦寒之衣。此掌車馬者稱兀剌赤之證。

靜志居詩話云。何元朗、臧晉叔、皆精音律。元朗評拜月出琵琶上。王元美目爲好奇之過。晉叔謂琵琶梁州序、念奴嬌序、二曲不類高則誠口吻。當是後人竄入。元美大不以爲然。津津稱詡不置。晉叔歎曰。是烏知所謂幽閨者哉。嘗從黃州劉延伯借元人雜劇二百五十種。又購得楊廉夫仙遊、夢遊、俠遊、冥遊、彈詞。悉鏤板以行。序言鄭若庸玉玦、張伯起紅拂、等記。以類書爲傳奇。屠長卿曇花。道白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道白終本無一散語。均非是。且言汪伯玉南曲失之靡。徐文長北曲失之鄙。惟湯義仍庶幾近之。而失于疏。其持論斷斷不爽如是。

明人南曲。多本元人雜劇。如殺狗、八義、之類。則直用其事。玉茗之還魂記。亦本碧桃花倩女離魂而爲之

者也。又睽車志載士人寓三衢佛寺。有女子與合。其後發棺。復生遁去。達書于父母。父以涉怪。忌見之柳生杜女始末全與此合。知玉茗四夢皆非空撰。而有所本也（齊東野語。嘉熙間有宰宜興者。縣齋前紅梅一樹。極美麗華粲。一夕。酒散見紅裳女子。自此恍然若有所遇。有老卒頗知其事。曰。昔聞某知縣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適而殂。其家遠在湖湘。因藁葬于此。樹梅以識之。遂發之。其棺正蟠絡老梅根下。兩和微蝕。一竅如錢。若蛇鼠出入者。啓而視之。顏貌如玉。妝飾衣衾。略不少損。眞國色也。令見爲之心醉。舁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體亦和柔。非尋常僵屍之比。于是每夕與之接。旣而氣息惙然。瘦苶不可治文書。其家憂之。乃乘間穴壁取焚之。令遂屬疾而殂）靜志居詩話云。義仍塡詞。妙絕一時。牡丹亭曲。尤極情摯。世或相傳云刺曇陽子而作。然太倉相君實先令家樂演之。且云。吾老年人。近頗爲此曲惆悵。相君雖盛德有容。必不反演之于家也。按弇州史料云。女曇陽子。以貞節得仙。白日昇舉。未必如俗所傳也。王師事仙子。湯或卽以此詬王耶。春浮園偶錄載。婁江王相國。偶出家樂演牡丹亭。周明行中丞曰。吾老矣。近頗爲此曲惆悵。則非相君語也。吳江沈瓚近事叢殘一書。載曇陽事甚詳。謂太倉王學憲鼎爵于瓜洲娶一婢。名曰瓜秀。學憲卒後。其家人某者托他人名。轉娶爲己妾。深藏于鄉莊遂屋中。久之漸傳播于外。恐主知之。乃轉售于人。遂爲娼于浙中。有浙狂生某者。與之狎。問知其鄉里。又能言相公家事。異之。曰。子莫非卽往年所稱曇陽乎。曰。是也。于是狂生揚言于人。自稱爲王壻。且爲詩歌以彰之。遂有流言于世。可恨哉。又云。曇陽仙、太倉王相公之次女也。產時無血。少許聘徐少參廷祼子。方相公在朝時。時當乙亥丙子間。徐氏子卒于家。未有信至。女已先知。取白衣服之。父母問其

故曰徐氏子某日死矣末幾書至大驗因謂父母曰女欲學道求仙不復從人間事矣父母聽之每日有雲衣鶴駕諸仙眞從窗檻中入與聚談倏忽不見能書蟲魚禽鳥諸篆文相公有所疑從之質問女爲開示出人意表公大信服亦稱爲師江陵公問之公述其概江陵公曰果爾不特爲仙且近佛矣公恐在京日久宮中聞之或有宣召乃遣與母先歸而次年丁丑公忤江陵公亦歸女漸能出陽神隨意所往又有一蛇在旁仙所至蛇必與俱以護龍呼之一日至郡城南濠陸某家謂爲可度收爲弟子其人市井又行使僞銀無他可取後亦迄無所成又一日遣人持一緘送弇州公曰公可學道弇州公欣然事爲師久之及門者漸衆且欲翀舉以去其父謂之曰汝爲女子須留蛻以解人疑至庚辰九月重陽日化去送者萬人挂劍瞑目而逝年二十餘耳龕隨髹鍵迎置城隅立菴尊奉之號曇陽菴蓋自謂蕭梁時曇鸞菩薩後身也又先剪一髮以殉徐氏子之葬故自稱左髻曇陽子云傳有八戒二歌弇州公爲立傳傳于世

黎瀟雲語云內江一女子自矜才色不輕許人讀還魂而悅之逕造西湖訪焉願奉箕帚湯若士以年老辭女不信一日若士湖上宴客女往觀之見若士皤然一翁傴僂扶杖而行女歎曰吾生平慕才將托終身今老醜若此命也因投于水張某俞娘傳云婁江俞娘麗人也行二幼婉慧體弱常不勝衣迎風輒頓十三疽苦左脇彌連數月小差而神愈不支媚婉之容不可逼視年十七夭當俞娘之在牀褥也好觀文史父憐而授且讀且疏多父所未解一日授還魂記凝睇良久情色黯然曰書以達意古來作者多不盡意而出如生不可死死不可生皆非情之至斯眞達意之作矣飽研砂丹密圈旁注往往自

寫所見。出人意表。如感夢一齣。注曰。吾每喜睡。睡必有夢。夢則耳目未經涉者。皆能及之。杜女故先我著鞭耳。兪娘有妹落風塵中。一時稱仙子。靜志居詩話云。婁江女子兪二娘。酷嗜牡丹亭曲。斷腸而死。故義仍作詩哀之云。畫燭搖金閣。眞珠泣繡窗。如何傷此曲。偏只在婁江。此三說、蓋一事而傳聞異詞也。又相傳張江陵欲以鼎甲畀其子。羅海內名士以張之。令諸郎因其叔延致湯、沈兩生。湯臨川獨不往。而宣城沈君典。遂與江陵子懋修偕及弟。邯鄲夢中宇文。卽指江陵也。兩夢中吊打、欽定諸劇。皆極詆諆。至云狀元能値幾文來。憤慨極矣。蔣心餘太史本此諸事作臨川夢傳奇。

明武宗幸太原。取晉府樂工楊騰妻劉良女。大喜之。攜以遊幸。江彬及八黨輩。皆以母事之。及南征。劉氏以一簪贈武宗爲信。馳馬失去。比至臨清。召劉氏。劉氏以無信不肯行。輕舸疾至潞河。挾以俱往。笠翁玉搔頭傳奇本此。胡續宗亦有詩詠其事。驚喜君王至。西華夜啓扉。後車三十乘。載得美人歸。

筆談云。魏良輔、別號尙泉。居太倉南關。能諧聲律。若張小泉、季敬坡、戴梅川之類。爭師事之。梁伯龍起而效之。考訂元劇。自翻新調。作江東白紵、浣紗諸曲。又與鄭思笠精研音理。唐小虞、鄭梅泉五七輩雜轉之。金石鏗然。譜傳藩邸戚畹、金紫熠爚之家。取聲必宗伯龍氏。謂之崑腔。張進士新勿善也。乃取良輔校本。出靑于藍。偕趙瞻雲、雷敷民。與其叔小泉翁。踏月郵亭。往來倡和。號南馬頭曲。其實稟律于梁而自以其意。稍爲韻節。崑腔之用。不能易也。蝸亭雜訂云。梁伯龍風流自賞。修髯美姿容。身長八尺。爲一時詞家所宗。艷歌淸引。傳播戚里間。白金文綺。異香名馬。奇技淫巧之贈。絡繹于道。歌兒舞女。不見伯龍。自以爲不詳也。其敎人度曲。設大案西向坐。序列左右。遞傳疊和。所作浣紗記。至傳海外。然止此不

復續筆。浣紗初出。梁遊青浦。時居隆爲令。以上客禮之。卽命優人演其新劇爲壽。每遇佳句。輒浮大白。梁亦豪飲自快。演至出獵。有所謂擺開擺開者。屠厲聲曰。此惡語。當受罰。蓋已預儲汙水。以酒海灌三大盂。梁氣索。強盡之。吐委頓。次日不別竟去。靜志居詩話云。梁大伯龍填浣紗記。王元美詩所云。吳閶白面冶遊兒。爭唱梁郎雪艷詞。是也。又有陸九疇、鄭思笠、包郎郎、戴梅川、翟更唱迭和。清詞艷曲。流播人間。今已百年。傳奇家別本弋陽子弟。可以改調歌之。惟浣紗不能。固是詞家老手。芳畬詩話云。梁辰魚字伯龍。以例貢爲太學生。虬鬚虎顴。好輕俠。善度曲。世所謂崑山腔。自良輔始。而伯龍獨得其傳。著浣紗傳奇。梨園子弟多歌之。同里王伯稠贈詩云。彩毫吐艷曲。粲若春花開。斗酒清夜歌。白頭擁吳姬。家無擔石儲。出多年少隨。

**響**影云。呂文穆公父龜圖。與母不相能。并文穆逐出之。羈流於外。衣食殆不給。龍門寺利涉院僧。識其爲貴人。延至寺中。爲鑿山岩爲龕居之。文穆處其間九年。出而廷試第一。七年爲參知政事。其後諸子卽石龕爲祠堂。名曰肄業。富韓公爲作記。公既登第。擕其母見父。雖許納之。終不與相見。乃同堂異室而居。今所傳文穆傳奇。似影響於此。且以母事爲妻事。大可噴飯矣。譚輅云。呂蒙正母劉氏與父不睦。其妻自姓宋氏。莊嶽委談、邵氏見聞錄、並載呂蒙正微時。于洛陽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溫仲舒讀書。一日行伊水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可買。其人偶遺一枚于地。公悵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園洛城東南。下臨伊水。設亭以饐瓜名焉。考宋史呂實起寒微。土室饐瓜多有之。堯山堂外紀云。呂蒙正朝罷歸衙。偶片雪沾衣。欲斬執役人。夫人因舉撥灰詩諷之。乃已。又隨事諫諷。嘗題鵰吻云。獸頭原是一團泥。

做盡辛勤人不知．如今擡在青雲裏．忘却當年窖內時．香祖筆記云．避暑錄言父逐蒙正．龍門僧鑿龕以居．今傳奇有破窖之說．亦沿俗論．但言窖而不言龕．

譚輅云．紅線一傳．雖虞初之談．其說本于淮南楚將子發事．友人梁伯龍．據其傳作院本．湧幢小品云．紅線雜劇．乃梁伯龍所著．今時所用．不知胡懋禮已先之．更勝于梁．客座贅語云．胡秋宇先生在翰林日．以言忤政府．出爲藩參．先生文雅風流．不操常律．所著小說書數種．多奇艶．間亦有閨閤之廱．人所不忍言．如蘭芽等傳者．今皆祕不傳．所著紅線雜劇．大勝梁辰魚所作．

張鳳翼伯起．長洲人．與其弟獻翼幼于．幷有才名．吳人語曰．前有三皇．後有三張．伯起老于公車．好度爲新聲．所著紅拂記．梨園子弟皆歌之．游宦餘談云．虬髯客傳紀遇李衛公于靈右旅店．約往太原見州子于汾陽橋候之．余入太原．初過靈石縣．次汾陽．橋無所謂靈右者．意傳奇中所云者．乃抄錄相傳之誤．而張伯起紅拂記因之．曲藻云．張伯起紅拂記一佳句云．愛他風雪耐他寒．不知爲朱希眞詞也．其起句云．檢盡曆頭冬又殘．愛他風雪耐他寒．拖條竹杖家家酒．上個籃輿處處山．亦自瀟灑．

蝸亭雜訂云．張伯起少時．作紅拂記．演習之者遍國中．丙戌上太夫人壽．作祝髮記．則年六十矣．播事奏效．大將楚人李應祥者．以金求作傳奇．以侈太其勳．利其潤筆．而誇之過當．未免蛇足．今其曲亦不行．

麒麟閣中換簡一折．亦有所本．秦瓊本傳云．從秦王夾擊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最居多．蓋鄂公之驍勇．惟胡公能埒之．其後多病．常自云．吾生平苦戰．出血不下數斗．焉能不病乎．瓊善鋧．鋧音簡．短兵也．形似小鑿．歐公桑懌傳云．懌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歸潛志言王副樞晦．以鐵簡迎擊．僧腦出而斃．山居

新話云。有以馬鞭獻文貞王者。製作精最。技靶取之。一鐵簡在焉。胡氏筆叢辨鞭簡之說。絕爲不根。

曲藻云。明珠卽無雙傳。陸天池采所成。乃兄浚明給事助之。亦未盡善。南音三籟云。陸天池作南西廂。悉以己意自創。不襲北劇一語。志可謂悍矣。然元調在前。豈易角勝耶。其所爲明珠。尖俊宛轉處。在當時固爲獨勝。非梁梅派頭。故南西廂不及遠甚。芳畬詩話云。陸采、字子元。年十九。作王仙客無雙傳奇。

疑耀云。今俗演繡襦。鄭元和殺騣馬。奉伎人李亞仙。乃元翰林學士王元鼎與妓人順時秀事也。莊岳委談云。繡襦記事出唐人李娃傳。皆據舊聞。第傳止稱其父滎陽公。而鄭子無名字。後人增益之耳。靜志居詩話云。鄭若庸、字中伯。崑山人。曳裾王門。妙擅樂府。嘗塡玉玦詞。以訕院妓。一時白門楊柳。少年無繫馬者。羣妓患之。乃醵金數百。行薛生近兗。作繡襦記以雪之。秦淮花月。頓復舊觀。金陵瑣事云。徐霖塡金南北詞。大有才情。余所見戲文繡襦諸本行世。然則鄭元和、李亞仙事。自元人石君寶作曲江池雜劇外。徐與薛兩人。各有繡襦記矣。

蝸亭雜訂云。鄭之文、字應尼。南城人。公車下第。薄遊長干。曲中馬湘蘭負盛名。與王百穀諸公爲文字飲。不禮應尼。應尼恨之。與吳非熊翟作白練裙雜劇。極爲譏訕。聚子弟演唱。召湘蘭觀之。湘蘭微笑而已。定湘傳司業。淸嚴訓士。一日召應尼。跪東廂下。數之曰。舉子當爲輕蛺蝶耶。收以檟楚。後應尼舉進士。官南部郎。遷某郡太守。貫餘齋筆記云。馮開之爲南祭酒。東南名士。雲集金陵。屠長卿新奉恩詔。復冠帶。亦作寓公。慕狹邪寇四兒之名。先以纏頭往。至日。具袍服。頭踏呵殿而至。踞廳事。南面呼媼出拜。令寇姬旁侍行酒。六院喧傳。以爲談柄。江右孝廉鄭豹先名之文者。素以才自命。遂作一傳奇。名曰白練

裙。摹寫屠憨狀曲盡。時吳下王百穀。亦在留都。曾召名妓馬湘蘭。馬已年將耳順。王則望七矣。兩人尙講衾裯之好。鄭亦串入其中。備列醜態。一時爲之紙貴。按屠令靑浦時。上海孝廉俞顯卿。以事干謁之。屠不聽。且加侮慢。俞心恨甚。及爲刑部主事。論劾長卿云。日中爲市。交易而退。翠館侯門。靑樓郎署。上覽之大怒。得旨兩人俱革職。此言其詔復冠帶後。仍有寇四兒之事。

張孝祥于湖。宋紹興甲戌狀元。高宗謂爲謫仙人。天性倜儻。勇于爲義。每作詩文。輒問門人視東坡何如。謝堯仁謂以先生筆力。讀書十年。吞東坡有餘矣。高深甫作玉簪。假于湖以資談笑。當亦如琵琶之蔡邕。荊釵之王十朋耳。古今女史云。宋女貞觀陳妙常尼。年二十餘。姿色出衆。詩文俊雅。工音律。張于湖授臨江令。宿女貞觀。見妙常。以詞調之。妙常亦以詞拒之。詞載名媛璣囊。後與于湖故人潘法成通。潘密告于湖。以計斷爲夫婦。卽今所傳玉簪也。此言陳爲尼。而玉簪作道姑。蓋以尼必削髮。于當場爲不雅。本元人鄭彩鸞作道姑耳。乃其曲云。從今孽債緇衣。又云。姑娘在禪堂打坐。則隱寓其爲尼也。笠翁譏之非是。西閣偶談云。涇陽有潘必正墓。

斷殺狗勸夫之王脩然。歸潛志云。金朝士大夫。以政事著名者。曰王脩然。嘗同知咸平府。攝府事時。遼東路多世襲猛安謀克、居焉。其人皆功臣子。驁亢奢縱。不法。公思有以治之。會郡民負一世襲猛安者錢。貧不能償。猛安者大怒。率家僮強入其家。牽牛以去。公得其情。令一吏呼猛安者。猛安盛陳騎從以來。公朝服召至廳事前。詰其事。趨左右械繫之。乃以強盜論。杖殺於市。一路悚然。後知大興府。素察僧徒多游貴戚家作過。乃下令午後僧不得出寺。街中不得見一僧。有一長老犯禁。公械之。長老者素爲貴

處所乖[illegible][illegible]某國公主使人詣公請焉公曰奉王命卽令出立召僧杖一百死自是京輦肅清世宗深見知。故公得行其志也。至今人云過朱包拯遠甚。

玉壺清話云。樊知古、江南人。無鄕里之愛。舉于鄕。不獲第。因謀北歸。以釣竿漁于采石江。凡數年。橫長絙量江水之廣深。絙或中沈。陰有物波底助起。心知其國之亡。遂伎策謁太祖。送學士院本科及第。遣湖南督匠造黃黑龍船于荊南。破竹爲索。數千艦由荊南而下。舟旣集。就采石磯試焉。密若胼脇。不差尺寸。池陽聿雲氏作量江記傳奇。于量江一齣。用龍王鬼卒助之。本此。非他傳奇假借鬼神之例也。史稱李後主送知古家口于樊。傳奇言後主執之。用爲劇中波瀾耳。然而誣後主矣。

藝苑巵言云。正德間有妓女失其名。于客所分詠。以骰子爲題云。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汚。拋擲到如今。元人關、漢卿雜劇。載錢可謝天香事。亦有之。特後人稍易其語耳。

南園漫錄云。予郡有符、丁二姓。相友善。丁後病。而有子支漫不事生產。丁乃以白金若干託符曰。子支漫不事生產。恐身後卽耗。煩爲密收。而訓使治生。改則畀之。不可改則君之物矣。符許諾。日過其子。告以其父命之篤。子稍改悟。曰。恨無貲以營生計。符許借之。借而叩之。果不費。則勗之焉。踰時。再詢而叩之。曰。恨少耳。若多假焉。生彌遂矣。則再借之。如是者三。子曰。若得若干。業可成矣。符知其可也。則曰。汝當具牲醴來。吾爲汝轉假。其子如命往。符則以其牲醴。置丁之靈几前。爲文告曰。君不鄙予。托予以子。而委我以財。今君之子克家矣。財凡若干兩。盡以付君之子。君可以無慮矣。遂歸。時丁頗裕。而符更窶。財不相負。而又能忠誨其子。俾可成。可謂難矣。郡人盡能道其事。按。是書爲嘉靖間雲南永昌張志淳所

撰。其事頗似元人秦簡夫東堂老雜劇。

洞天元記。寫形山道人收崑崙六賊事。所以闡明老氏之旨。歸元鏡。寫沈蓮池爲僧事。所以發揚禪氏之談。于傳奇中別一谿徑。（洞天元記楊愼作）

茶餘客話云。元人尙仲賢眞定人工詞曲。嘗作海神廟王魁負桂英曲。所演焚香記。蓋藍本於此。

茶餘客話又云。石崇明君詞敍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用琵琶。不過爾爾。觀此則琵琶自是烏孫公主事。今人作詩。專以昭君爲故實。豈非雜劇誤之耶。又云。大業間。杜寶常修水飾圖經十五卷。煬帝觀於曲水。有神龜負八卦進伏羲。黃龍負圖。元龜銜符。大鱸銜籙。授黃帝。丹甲靈龜銜書獻蒼頡。鳳皇負圖。赤龍載籙。授堯。龍馬銜中赤文授舜。舜觀河渚。五老人來告帝期。陶河渚黃龍負黃文符璽之圖。禹濟江而黃龍負舟。元夷蒼水使者以山海經來。其類七十有二。以七十二航貯之。此水戲之始。元人關漢卿有隋煬帝牽龍舟樂府。卽此。

今村中演劇。有淸風亭認子。爲張繼保忘義父之恩。爲雷殛。按此事本之北夢瑣言。張禓尙書典晉州。外貯所愛營妓生一子。其內子妬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爲子。居江津間。常致書題問其存亡。及漸成長。敎其讀書。有人告以非處士之子。爾父在朝官高。因竊其父與處士緘劄。不告而遁。歸京國。名仁龜。有文性好學。偕詞應進士舉。及第。歷侍御史。因奉使江浙。於候館自經而死。莫知所爲。先是張處士悵恨而終。必有冥訴。罹此禍也。

演小青故事爲傳奇者。有療妬羹、風流院、兩種。當以徐野君春波影爲最。開見卮言云。馮千秋、浙中名士。崇正乙亥拔貢。頗以詩文擅名。家素封。因無子。買妾維揚小青。後以妻妬。置之別室。似亦處之得當。不意小青才雋而年夭。時人口口傳奇詩歌贊歎。而吳石渠炳之療妬羹。朱价人京藩之風流院。易千秋爲馮致虛。以千秋之才。因小青而反沒。不亦冤哉。松陵徐電發載酒放鶴亭。求小青墓不得。作詩云。青青芳草瘞紅顏。愁對雙峯似翠鬟。多少西陵松柏路。銷魂一半是孤山。注云。小青、廣陵人。爲虎林某生妾。早卒。戔戔居士爲之作傳。而所錄天仙子、南鄉子詞。多不可考。所謂某生。卽馮千秋、千秋名延年。能詩。有文譽。名列復社。棃花主人演作褚大郎。吳某紫雲歌小序云。馮紫雲爲維揚小青女弟。歸會稽馬髦伯。諸所謂小青者。歷歷可據。惟姓馮則與千秋爲同姓矣。書影云。昔在秣陵。見支小白如增。以所刻小青傳徧貽同人。鍾陵支長卿語余曰。實無其人。家小白戲爲之耳。後王勝時語余。小青之夫馮某。尙在虎林。則實有其人矣。或云。小青本無其人。其邑子譚生造傳及詩爲戲。或曰。小青者。離情字也。或言姓鍾。合成鍾情字也。予意當時或有其人。以夫在。故諱其姓字。其詩文或亦有一二流傳者。衆爲緣飾之耳。但以爲出譚生手。而余適見小白持以貽人。其譚生爲之。小白梓之耶。抑竟出小白手耶。

卓人月字珂月。作小青雜劇序云。天下女子飮恨。有如小青者乎。小青之死未幾。天下無不知有小青者。而見之於聲歌。則有若徐野君之春波影。陳季方之情生文。斯豈非命耶。傳小青之事者。始於戔戔居

士。居士之文。淋漓宛轉。已屬妙手。而野君復從而塡北劇焉。季方復從而塡南曲焉。

詞苑叢談云。吳玉川夫人龐小畹蕙纕。詩詞書法。擅絕當時。片紙隻字。莫不珍惜。有青蓮女伎小青者。色藝皆精。嘗演劇入後堂。持扇叩唾香閣乞書。夫人卽調桂枝香一闋。有浪萍飛絮前生果。別是傷心一小青之句。

繭甕閒話云。琥珀匙。吳門葉稚斐作。變名陶佛奴。卽傳奇中翠翹故事。中有句云。廟堂中有衣冠禽獸。綠林內有救世菩提。爲有司所恚。下獄幾死。酒邊瓚語云。琥珀匙五般宜云。我的老骨頭應該作賤他的嫩皮肉。何堪抛閃。又會河陽云。叮嚀聲到我喉間哽。灰心血到我胸前冷。又越恁好云。眼觀眼三兩兩相看定。手扣手一雙雙相持緊。本色處、綺語艷詞、退避三舍。又云。後西廂。葉稚斐作。八折而病。朱雲從補成。稚斐所作傳奇。尚有七種。三擊節、英雄概、開口笑、女開科、遜國疑、八翼飛、人中人。

邱文莊濬作五倫全備傳奇。王端毅謂理學大儒。不宜留心詞曲。邱大恨之。因南太宰王。與爲端毅作大司馬生傳。稱許太過。遂云。若有豪傑駁之。禍且不測。又端毅所刻疏稿。凡成化間留中疏。俱書不報。邱又謂王故彰先帝拒諫之失。御醫劉文泰得邱語。因挾仇特疏。而王遂去位。所以報五倫之怨也。南園漫錄云。邱文莊所著鍾情麗集。雖以所私擬元稹。而淫猥鄙褻。尤倍於稹。所撰五倫記。雖法高明。而譃浪戲笑。尤甚高明。

蘇州知府況鍾。字伯律。南昌靖安人。始由小吏事呂尚書震。呂薦其才。授禮部主事。進郎中。時仁廟初政令。在京五品以上舉所知。鍾舉左春坊左中允張宗璉。召問楊文貞公士奇曰。人皆薦外任下僚。鍾何

乃舉朕宮官。楊對曰。臣與王直方欲擬薦宗璉。不意遂爲鍾所先耳。仁廟大喜曰。鍾知宗璉。亦可謂賢矣。卽日擢宗璉大理寺丞。蓋已有用鍾意。宣廟卽位。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爲知府。皆授璽書以行。公至蘇。廉察官吏。去太甚者四五人。嚴禁狡猾者。惠愛窮弱。執勢家侈恣不法者。立杖殺之。吏民大驚。奉行惟謹。又表除京運米二十餘萬。儒生孤寒者多有所給。于是爭獻詩頌。鄒亮獻二十詩。鍾獨稱賞。欲薦其才于朝。會有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于府治大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阻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有驗。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于爲義類如此。歲滿去。吏民叩閼請留者八萬人。有儒生爲歌曰。況太守。民父母。早歸來。慰童叟。又曰。況青天。朝命宣。早歸來。在明年。時已有代鍾者。竟易去。文貞公贈以詩云。十年不媿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又數年。鍾卒。吏民多垂泣送柩歸。其政績具見張修撰洪所著傳。及楊穆西墅雜記。今所演雙熊夢劇。雜見稗官小說。而况青天實本於此。賓白詞曲。俱極當行。一名十五貫。

朱素臣文星現傳奇中事。多有據。唱蓮花落乞酒。本堯山堂外紀。挾伎調文衡山。本說圃識餘。備書宦家。本蕉牕雜錄。

山陰孟稱舜、字子若。其柳枝集有花前一笑雜劇。卽唐伯虎遇侍婢事。卓珂月本其事。作花舫緣。改華爲沈。改秋香爲中悑。來古夫于亭雜錄。又謂係江陰吉道人。非伯虎。秋香乃上海大家。非吳興華學士。桐下聽然云。華學士鴻山察。艤舟吳門。見鄰舟一人。獨設酒一壺。斟以巨觥。科頭向之極罵。旣而奮袂舉觴。作欲吸之狀。輒攢眉置之。狂叫拍案。因中酒欲飲不能故也。鴻山注目良久曰。此定名士。詢之。乃唐

解元子畏。喜甚。肅衣冠往謁。子畏科頭相窺。談諧方洽。學士浮白屬之。不覺盡一觴。因大笑極歡。日暮。復大醉矣。當談笑之際。華有小姬。隔簾窺之。子畏作嬌女篇貽鴻山。鴻山作中酒歌答之。後人遂有傭書配秋香之誣。小說傳奇。竟成佳話。

茶餘客話云。雜劇中唐解元三笑姻緣故事。王阮亭嘗辨爲江陰吉道人。非伯虎也。吉父爲御史。以建言謫。道人于洞庭遇異人。得幻術。游虎邱時。有兄喪。上襲麻衣。內著紫綾褌。適上海某攜宅眷遊山。有小婢秋香。見吉衣紫。笑而顧。吉以爲悅己。變姓投爲僕。久之。竟得婢爲室。一日遁去。某知爲吉。認爲翁壻。

卓珂月花舫緣、春波影、二劇序云。友人有唐解元雜劇。易奴爲傭書。易婢爲養女。余以爲反失英雄本色。戲爲改正。野君見獵心喜。遂作小青雜劇。以見幸不幸事。天地懸隔若此。

譚元春序想當然云。盧楠、字次楩。作想當然。而託名于陸尙書。尙書始治濬令。出次楩于嘉肺中。陸歸。盧隨之。客于吳。書成得名。不復自珍。旋又棄去。次楩生平倚酒謾罵。無故人知己。遺文散而不收。至今始流傳。余見之吳人客楚者篋中。或曰。此陸少年所爲。以其官久而高。不便以詞曲傳。得意之文。又不忍廢。詭云次楩耳。書影云。元人作劇。專尙規格。長短既有定數。牌名亦有次第。今人任意增加。前後互換。多則連篇。少惟數闋。古法蕩然矣。惟余刊江門人王漢恭光魯所作想當然。猶有元人體裁。其曲分視之則小令。合視之則大套。插入賓白則成劇。離賓白亦成雅曲。不似今人全賴賓白敷衍。想當然托盧次楩之名。以傳實出漢恭手。

朱杜默下第，夜歸就項羽廟宿，以其文質神前痛哭，大呼曰，千古如大王，不能得天下，有才如杜默，而見放于有司，豈非命哉，神像淚出，泥界于面，灞亭秋雜劇演其實也，見和州志，尤展成鈞天樂，亦有哭廟一折，則易其名矣，詞苑叢談云，吳江張倩倩，適同邑沈自徵，沈負才任俠，所著霸亭秋、鞭歌伎、簪花髻、名漁陽三弄，與徐文長並傳，古夫于亭雜錄云，吳江沈君庸自徵，作灞亭秋、鞭歌伎二劇，瀏灕悲壯，其才不在徐文長下，靜志居詩話云，吳江沈氏多才，詞隱生訂正九宮譜，為審音者所宗，副使玩子自徵字君庸，亦善詞曲，所撰灞亭秋、鞭歌伎、諸雜劇，慨當以慷，世有續錄鬼簿者，當目之為第一流，

王辰玉鬱輪袍劇，考官故折摩詰詩曰，香烟豈有情，想萬國定何名目，維歎曰，詩豈如是論者，毛大可譏東坡鴨先知之句，正不啻試官語，

亦巢偶記云，張元鑒、名國經，嘉定婁塘人，少任俠，好拳勇，皆稱婁塘張二，偶為青衿所斥，遂專心時藝，得補弟子員，與少年名士交，仍以俠氣著名，西樓記中胥長公，即其人也，所云談笑起風波者，指趙鳴陽也，秋田聞見錄載，鳴陽、江南吳江人，明時孝廉，能文，以救隣鋪獲罪，戍雲南，明亡，遁迹桂嶺，孫延齡逆命召之，堅辭不赴，與洹融性因為方外交，據此，則鳴陽人品豈籜庵所可及，相傳西樓記初成，就正馮猶龍，馮不置可否，袁即席餽百金，為入錯夢一折，乃西樓為馮所改之本，名楚江情，刻墨憨齋諸劇中，凡改處皆自標于闌上，如胥長公之妾輕鴻，改為伎女鴻寶，兒本識池生，遂歸于池，又趙不將開于叔夜登第，即至父處，為之作伐，娶素徽為室，以贖前愆，皆勝籜庵原作，至錯夢一齣，極口贊其神化，不可思議，未嘗有改易之說，則錯夢正出袁手，不可誣也，穆素徽相傳姓木，本名白美，有故址在吳門秀野

園旁。貌不甚美。特工于詞語。

曠園偶錄云。袁于令生平得意在金鎖。而今人盛行西樓。文詞甚平。但叶調當行。當時無兩。按。籜庵製四折雜劇。如戰荆軻之類。杜茶村甚之云。舌本生硬。江郎才盡耶。

袁籜庵作瑞玉傳奇。描寫逆璫魏忠賢私人。巡撫毛一鷺及織局太監李實。搆陷周忠介公事甚悉。甫脫稿。卽授優伶唱演。是日諸公畢集。而袁尙未至。優人請曰。李實登場。尙少一引子。于是諸公各擬一調。俄而袁至。告以優人所請。袁笑曰。幾忘之。卽索筆書卜算子云。局勢趨東廠。人面翻新樣。織造頻添一段忙。待織造迷天網。語不多而句句雙關巧妙。諸公歎服。遂各毁其所作。一鷺聞之。持厚幣倩人求袁改易。袁易一鷺曰春鋤。

曹銀臺子清撰表忠記。載明李忠烈及卑汙諸臣。極詳備。塡詞五十餘齣。游戲皆示勸懲。以邊長白大綬爲終始。開場卽演掘闖賊祖墳。掘墳事人皆知長白所爲。不知實賈煥成之也。當闖賊猖獗。其兄李自祥。改姓張。仍爲米脂縣役。時長白爲令。一日方視事。有一人赴訴。賣蒜爲兵所搶。當堂窮究。其人匍匐膝前。陽作哀訴。陰以手按令足。令解其意。呼至後堂。賣蒜者請屛左右。乃脫帽裂縫。出封函曰。吾實內監。此密旨也。令拜讀。乃命掘闖賊祖墳之詔旨。隨揮之出。升堂僞償其價而遣之。然闖賊祖墳實難尋問。又係密旨。不敢聲張。其時闖賊逆燄已熾。令憂形于色。寢食俱廢。門子賈煥。素所親信。乘間請曰。竊見日來形色舉止。大異往常。似有大憂鬱而不能解者。曷不見告。或可效犬馬乎。令察其辭色懇篤。且自念舍此無可告。遂詳吐前事。煥曰。事未可驟圖也。今在官捕快張自祥者。本李姓。闖賊親兄。而縣役

某某等二十人。皆歃血結盟。共約賊兵一至。卽爲內應。煥實二十人之一也。令欲知彼祖墳。須與自祥結納。可徐察之。詰旦。傳自祥入笑問曰。爾本姓李。何以易張。彼方置辯。煥出謂曰。吾已細陳底裏。不必遮掩。令曳之起曰。時事已不可爲。天意有在。爾輩皆應時豪傑。予身家方賴保全。何必相隱。遂偕煥結拜。入則弟兄。出則官役。久之。乘醉托言。素曉堪輿。叩其墓所形勢。自祥乃以出獵爲名。邀之同往。盡知其所。越數日。闖賊將犯潼關。令出七千金付自祥。先行投款軍前。吾俟入關後卽至。復遣其黨十餘人。衞其輜重。自祥去。偕煥並家人。潛往伐墓。墓上有大樹一株。紫藤垂滿。掘至棺。藤根包裹千帀。以巨斧斫斷其藤。棺開。有小白蛇一。頭角已成龍形。止一眼。其身尙未變。遍屍皆生黃毛。二三寸不等。枯骨血潤如生。隨并蛇斫碎焚之。揚灰訖。考剖棺之日。適闖賊兵敗河南。一目爲流矢所中。掘畢。煥曰。此地不可久居。乘今闖賊新敗。縱有報聞。亦不暇及。今已爲朝廷立此大功。何不挂印歸山。遂棄官。煥亦他適。越數年。長白閒居京邸絨線衚衕。一老僧叩門求見。長白出。僧卽跪哭。長白訝其爲誰。僧曰。公忘賈煥耶。乃相持而泣。固留之不可。與之金亦不受。爲製衣裝。一痛而別。不知所終。出在園雜誌。言親得之長白姪桂岩。別駕聲威者。較長白自記虎口餘生。更爲詳備。吾郡郭于宮觀演表忠記詩云。碧血餘威照管弦。忠臣劇賊兩流傳。笑他江左夷吾輩。一卷陰符燕子箋。

相傳阮圓海作燕子箋。是刺倪鴻寶。

越巢小識云。楝翁七子緣傳奇。亦名詩緣記。闕白甚鑿。通部不用旦色。自是高手。七子。謂弘治時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武功康海、鄠杜王九思、吳郡徐徵卿、儀封王廷相、濟南邊貢。其間串合。以對山救空

同爲主。而楊文襄與張永謀誅劉瑾。亦與其中。

茶餘客話云。東林點將錄。乃吏部尚書陝人王紹徽所輯。魏忠賢乾兒也。當時稱爲王媳婦。都人撰百子圖傳奇刺之。

彙苑詳注云。劉瑾以擯清政務名。諸翰林悉出補部屬。鄠杜王敬夫、其鄉人也。獨爲吏部郎。不數月掌文選。會瑾敗。謫同知壽州。敬夫有雋才。尤長于詞曲。而傲睨多疎脫。人或讒李文正。謂敬夫嘗譏其詩。御史追論敬夫。褫其官。敬夫編杜少陵遊春傳奇以譏文正。李聞之。益大恚。雖館閣諸公。亦謂敬夫輕薄。遂不復用。蝸亭雜訂云。長沙當國時。王九思以少年屏斥。永錮不用。無所發怒。作杜甫遊春雜劇。力詆西涯。流傳關隴。羣相和附。嘉靖初。纂修實錄。議起用九思。有言于朝曰。遊春記李林甫。固指西涯。楊國忠得非石齋。賈婆婆得非南塢耶。吏部聞之。縮舌而止。或謂馮汝行梁狀元不服老雜劇。當在王渼陂杜甫遊春之上。四友齋叢說云。渼陂杜甫遊春雜劇。雖金元人猶當北面。何況近代。按文人之意。往往托之塡詞。王九思杜甫遊春。指李西涯、楊石齋、賈南塢三相。康對山之中山狼。則指李空同。李中麓之寶劍記。則指分宜父子。王辰玉之哭倒長安街。則指建言諸公。相傳湯若士之紫簫。亦指當時秉國首揆。纔成其半。即爲人所議。因改爲紫釵。

康山在吾郡城內。相傳對山遊揚州時。于此地彈琵琶數曲。後人因壘土成山。種黃楊三五株。今尚存董元宰書康山草堂扁。對山性孝友。親族待而舉火者。不可勝數。因救李空同。與劉瑾酬酢。遂羅清議。被放後。肆意詞曲。有沈醉東風曰。裝幾車兒羊毛筆管。載幾車兒各樣花牋。鳳陽墨三兩房。天來大三台

硯、請孔門弟子三千一夜離情寫半年、添硯水盡都是離情淚點、讀之可傷、呂柟作對山墓表、張治道作對山行狀。俱載對山救空同事。薛應旂憲章錄。黃佐作董大理傳亦載之。而說多異同。何元朗云。李空同爲韓道貫草疏。極爲切直。劉瑾切齒。必欲置之于死。賴康滸西營救而脫。後滸西得罪。空同議論嚴刻。馬中錫作中山狼以詆之。戒庵云。中山狼傳馬左都中錫撰。刺李空同悖德。康對山脫劉瑾之害耳。刻者雜之唐宋稗官諸傳之列。讀者豈了其意之所屬哉。朱竹垞云。中山狼乃東田馬中錫作。今載其集中。世傳訾獻吉者。數其負德涵也。考之康李。未嘗隙末。黃才伯有讀林見素救空同奏疏詩云。憐才不是雲莊老。愁殺中山獵後狼。然則當日所訾。乃負見素耳。王阮亭云。中山狼傳見馬中錫東田集。東田、河間故城人。正德間。空同、對山、皆其門生也。按對山集有讀中山狼傳詩云。平生愛物未籌量。那記當年救此狼。則此傳爲刺空同無疑。其說之不同如此。大抵對山意氣高邁。救李一事。尤爲獨絕。故士君子樂道之。小說載對山弁喪。過內邱。盜劫其貲。劉瑾聞之。責捕甚急。詭言劫者瑾所寄橐也。有司懼。斂民財償之。此事亦見弇州史料。明史稿載入寧杲傳。貧士被盜。有司往往視之漠然。至假權勢以致償。亦可慨矣。弇州謂其累有司。何哉。靜志居詩話云。德涵坐援獻吉。遂挂淸議。歸田之後。耽心詞曲。其小令云。眞个是不精不細醜行藏。怪不得沒頭沒腦受災殃。從今後花底朝朝醉。人間事事忘。剛方。後落了膺和滂。荒唐。周旋了籍與康。論者原其心而悲之。歿時。家無長物。腰鼓多至三百副。藝苑巵言云。王敬夫將塡詞。以厚貲募國工。杜門學按琵琶三弦。習諸伎藝而後出之。康德涵于歌彈尤妙。每敬夫曲成。德涵爲奏之。卽老樂師無不擊節歎賞。又康德涵旣罷官居鄠杜。葛巾野服。自隱聲酒。時有錫

侍郎廷儀者。少師之弟。以使事過康。康故契分不薄。大喜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爲壽。楊徐謂家兒居恆相念君。但得一書。吾爲道地史局。語未畢。康大怒罵。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胡牀迸碎。楊踉蹌走免。康遂入口咄咄。更不相見。蝸亭雜訂云。康德涵既罷免。以山水聲伎自娛。間作樂府小令。使二青衣歌以侑觴。遊于四方。停驂命酒。自歌其曲。嘗生日。邀名伎百人。爲百年會。酒闌。各書小令一闋。命送諸王邸。曰。此差勝錦纏頭也。四友齋叢說云。對山嘗與伎女同跨一蹇驢。令從人賫琵琶自隨。遊行道中。傲然不屑。敬夫、德涵。同里同官。以瑾黨放逐沂東鄠杜之閒。相與過從談讌。徵歌度曲。以相娛樂。萬曆中。廣陵顧小侯所建遊長安。訪求曲中七十老妓。令歌康王樂府。其流風遺韻。關西人猶能道之。

弇州史料中。楊忠愍公傳略與傳奇不合。相傳鳴鳳傳奇。弇州門人作。惟法場一折。是弇州自塡詞。初成時。命優人演之。邀縣令同觀。令變色起謝。欲亟去。弇州徐出邸抄示之曰。嵩父子已敗矣。乃終宴。

分宜在相位。江右士大夫往往號之爲父。外省亦稍有效之者。趙文華其最也。文華既以父分宜。位至尙書。得上寵眷。乃稍欲結知人主。不稟其命。一日。密進藥酒方。言授之仙。飲可不死。獨臣與嵩知之。上曰。嵩有此方不奏。文華奏我。分宜聞之大懼。且恨。立召文華問之曰。若何所獻。對曰。無有。分宜取進酒疏示之。文華長跪頓首。分宜怒叱之。不起。呼左右拽出。命門者。無敢爲文華通。當時分宜一睚眦者。立族矣。文華日夜憂懼。不知所出。從世蕃乞哀。世蕃憐之。爲白夫人。夫人以其兒也。殊不忍其觳觫。一日。相君洗浴。諸義子皆來起居。置酒堂上。相君、夫人、上座。義子及世蕃列侍。惟文華不得入。乃曲賂左右。伏于軒檻之間。酒中。夫人曰。今日一家皆在。目中何少文華。相君曰。嘻。阿奴負人。那得在此。夫人因宛轉

白相君色微和。文華遽走入。伏席前啼泣。相君不得已。遂留侍飲。盡歡而出。見于文定公筆塵。鳴鳳記上壽一折本此。

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脅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汾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矣。檜時已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而汗。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在屏後搖手曰。勿勞太師。見岳珂桯史。今傳奇精忠記。有奏本一折本此。

傳奇中有雙忠廟。係男生乳。女生鬚事。爲保孤佳話。雲間周冰持稱廉作。其男扮女。女扮男。大略與贈書記相似。

甬上詩傳云。周朝俊、字夷玉。工塡詞。所撰有詞曲十餘種。惟紅梅花最傳。

毛西河先生傳云。崇禎末士林好爲社。每社必集數百人。考鍾伐鼓。入社者爲名士。出則否。先生品目過嚴峻。人忌之。至是編輯郡人詩。作越郡詩選。會稽王庶常自超。從賊中歸。投以詩。先生選其四。中有鄆城夜走及哭周介生赴西市題。因以右丞司戶評其篇。實惜之。庶常父大恚。聚諸出社者。歃血首先生抗命令。又抗試。且以頭陀居士林。甿壞名教。罪當死。讞者察其妄。不坐。順治八年。浙三舉鄉試。同社章貞登賢書。偕同籍舉人昌言。毛生在江東抗命時。義不受職。故當時奪其籍。今是非已白。便當還其舊籍以旌之。使仍爲諸生。辦頂候試。提學翟君是其言。而怨家洶洶。會布政司使張君。以從賊歸命。爲今宮。搆者謂先生評文時。嘗及其六等定罪狀、授僞朝典例。君大恨。提學張君。阿伺君意旨。仍奪其籍。先生工爲詞。取元人無名氏所傳賣嫁、放偸二劇而反之。曰不賣嫁。不放偸。作連廂詞。改其事。謂庶幾可

正風俗。有裨于名教。提學購得之。誣謂放偷縱從賊。賣嫁者。歸命本朝。不待聘而自呈其身也。反之者。我不然也。狂生失志訕上官。不敬。上之制府。下寧紹分巡王君籍捕之。制府以爲冤。釋置不理。

隻麈談云。芙蓉劍傳奇汪子雲樵作也。汪名愷。江寧人。精研聲律之學。

隻麈談又云。徽歙間。某年月嫁娶日。適兩新婦輿同憩周道。一極貧女。一極富女。始而皆哭。久而貧女哭獨哀。富女曰。遠父母。哭固當。若是其哀歟。命伴媼輿側叩之。貧女曰。聞良人饑餓莫保。今將同併命耳。奚而不哀。富女心惻。解荷包贈之。蓋上輿時祖母遺嫁物也。貧女止哭。未及道姓氏。各散以去。抵門景況蕭索。新郎掩歎。迎婦人。忍淚告曰。吾家固貧。塡溝壑分也。今以累君。奈何。婦以荷包付之。開視。則黃金二錠。重四兩許。易銀三十餘兩。以其零市錢米酒饌。行合巹禮。問金之所來。婦語以故。乃合夥經商。一歲中獲利數倍。凡貿遷無不如志。不十年。成巨富。苦不知贈金者何人。心懷歉恨。于宅後起樓。供荷包祀之。以誌不忘。顧富家女于歸後。夫家父家。連被回祿。繼以疾疫。屢遭破敗。十年以內。如水刷沙。貲財立盡。貧女財既豐。又得男。謀所以乳之者。徧覓無當意者。媒媼以富家女薦之。甚合。兩婦相見。彼此敬愛。誼如姊妹。都不知途中曩日事。越一歲。乳娘抱兒往後樓禮拜。見荷包。視之。所繡花物類己針法。忽念舊事。不覺淚下。婢詗之。告主婦。問哭之故。則曰。記嫁時途中。曾以此物贈貧女。不料吾今日之貧。感慨今昔。故酸心耳。主婦語其夫。明日請族長四鄰及乳媼之翁。奉酒安位。肅若上賓。夫婦再拜曰。愚夫婦以待塡溝壑之身。藉此享有今日。日思報德。靡道之從。今天誘其衷。幸賜識認。貲財若干物。皆荷包中物也。物歸原主。宜也。乳媼曰。是何言歟。發富是君家大福分。我何與焉。荷包倘在我家。亦同盡耳。

必欲成君高誼。還荷包原贈物。倍之足矣。衆賓曰。前茲道旁之贈。仁也。今茲傾家之還。義也。仁至義盡。加以辭讓。德之美也。衆賓與有光寵焉。願居間剖分之。俾仁義各不相傷。可乎。乃依衆賓剖分之。而世爲婚姻。以仁義世其家。朱青川云。此事若付洪昉思、孔云亭、諸君。佐以曲子賓白。竟是一本絕好傳奇矣。余嘗閱桯史中望江二翁事。及輟耕錄所載釋怨結婚事。及此。思爲三院本。付之伶人。以寬鄙而敦薄。錄二事于左。以待暇時獲此願也。望江二翁事云。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爲其母卜地。青鳥之徒輻集。莫適其意。有建寧王生也。以術聞。延之。踰年。始得吉于近村。爲張翁者之業。國瑞治家。未嘗問有無。一以諉其子。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且曰。陳氏卜葬。環數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壟斷取貲。未易厭也。于是僞使其治之隸如張翁家。議圈冢若以禱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譽之曰。吾治方乏炭。此可窰以得貲。翁許之乎。張翁固弗疑也。曰諾。居數日。復來。遂以三萬錢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廬。三閱月而大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王與子偕。忽顧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以計勝。則爲直當幾何。曰。以時價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具輇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焉。盛殽醞相與款洽者幾月。語不及他。翁既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讌之。酒五行。輦錢緡三百。置之阼。實縑于篚。酌酒于斝。而告之曰。余葬余母。人謂其直之腴。請以此爲翁壽。翁錯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萬過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然。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爲治。則非也。余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紿翁。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爲請。凡余之爲。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卒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值。子欲爲君子。老夫雖賤。可強以非義之財

耶。固授之。往反撑拒。詰旦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必爲我致之。不得已。密召其子畀焉。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釋怨結姻事云。揚州泰興縣馬駝沙。農夫司大者。其里中富人陳氏之佃家也。家貧。不能出租以輸主。乃將以所佃田。轉質于他姓。陳氏田傍有李慶四者。亦業佃種。潛賂主家兒。約能奪田與我。而不以與司氏者。以所酬錢十倍之一分之。家兒素用事。因以利昭其主。主聽奪田歸李氏。司固無可奈何。旣以穀田不相侔。輕其直十之一。司愈不平。會歸。而李與嘗所用力及爲券者。殺雞飲酒。因隨所之。李欲卻司。輒先將一巵酒飲之。司忿恨去。對妻語所以與李怨仇之故。妻苦口諫曰。吾之窮命也。奈何仇人哉。不聽。夜持炬火往燒其家。忽聞得內有人娩。司竊念吾所讎者。其家公也。何故殺其母子。遂棄火溝中而歸。司無以爲養生計。卽所償錢爲豆乳。釀酒貨賣以給食。久之不復乏絕。更自有餘。而李日益貧。更十年。李復出所佃田質陳氏。司還用李計。復其田。過種之錢。比前又損其一。爲券悉值前人。相視驚歎。司計爲李所辱時。今幸可一報復。遂具雞酒亦如之。李忘前過。不自責。反怨薄己。怒甚。歸積膏火破甕中。夜抵司家。司妻方就蓐。李猶豫間。聞人啓戶。懼事覺。遺火亟走。而司家實不有人。且得火器場中。驗器底有李字。因悟昔我焚彼家。以其家人產子。不欲焚。今彼焚我家。而我之妻亦產子而不被焚。此天也。非人也。持錢五千。往李曰。昨日小人無狀。失禮義。不得共飲。茲願少伸謝意。幸毋督過。李疑。紿以疾臥不起。強請不已。遂同之酒家。邀酤兒與飲。酒半自起酌酒。勸李曰。子之孫某年月日夜子時生。而吾子亦夜者子時生。怨仇之事。愼勿復爲。具白前所仇事。瀝酒爲誓語酤兒曰。子識之。試用此警世間人。不善愼勿爲也。劇飲盡歡。乃更約爲婚姻。自是李亦不貧。兩家至今豐給。

自有西廂、續者不一而足矣、然關漢卿之續、乃補其未完之書、如琵琶、拜月。續者皆然。若尋親記、又有續尋親記。必言張員外之發配。亦到金山。而爲其子誤殺。一捧雪又有後一捧雪。必言莫成、雪豔之登仙。莫昊之婚于戚少保。牡丹亭又有後牡丹亭。必說癩頭黿之爲官清正。柳夢梅以理學與考亭同貶。凡此者果不可以已乎。乃余則欲爲續邯鄲夢。以寫朱天保事。相傳朱天保者。紹興人。罷官過邯鄲。謁盧生廟。以詩題壁。有要與先生借枕頭之句。時年羹堯征青海出都。亦過此。見詩曰。吾當借以枕頭。卽檄浙撫徵朱至軍前。閉扃一寺中。一軍將伴之。時其飲食。不容出闥。如是數年。憂疑已甚。問軍將則不答。一日忽啓門。言已得知府。卽委署。令走馬卽之任。至任所。則妻女奴婢先在。詫甚。問之曰。自君出門後。不時有家信寄銀歸。頗賴以溫飽。今又得君書。言接來此上任。朱益詫異。姑理知府事。署事數月。又權他所。凡三任。公廉辦事。甚得民譽。忽有摘印者至。鎖拏不容與妻子別。執至軍前。有詰之者。責以誤軍事當斬。朱茫然不知所措。亦不容辨。囚諸獄。凡數月。向者相伴之軍將來。放之使歸。有一字札封鋼。屬其至家開視。先開視恐得禍。朱乃歸紹興。則妻子奴婢已在家。問之。對曰。自君被執去。一家倉皇無措。有持君書言事已白。但罷官。令我等先歸也。朱開札視之。則向年邯鄲題壁之詩耳。方恍然十餘年眞不啻身在夢中。

余嘗憾元人曲不及東方曼倩事。或有之而不傳也。明楊升庵有割肉遺細君一折。又茅孝若撰辟戟諫董偃事。皆本正史演之。唯笨庵孫原文餓方朔四齣。以西王母爲主宰。以司馬遷、卜式、李陵、終軍、李夫人等串入。悲歌慷慨之氣。寓于俳諧戲幻之中。最爲本色。

明張佳允令滑。有巨盜任敬、高章。僞稱錦衣使來謁。延入後堂。敬拉公左手。章擁背。同入室坐炕上。敬掀髯笑曰。我瀚上來。聞公帑有萬金。願以相借。遂出匕首。置公頸。不爲動。從容語曰。即不匕首。吾書生能奈爾何。且既稱朝使。奈何自露本相。賊以爲然。遂袖匕首。公曰。爾兩人橐金。何策出此舍。賊曰。械公如逮故事。俟吾躍馬去。乃釋公。公曰。逮我晝行。人必困爾。不若夜行便。又曰。帑金易辨識。非爾利。願貸之富民。既不累吾官。爾亦安枕。二賊益善公計。公屬章傳語。召吏劉相來。相者。心計人也。相至。公謬語曰。吾不幸遭意外事。若逮去。死無日矣。今錦衣公有大氣力。能免我。吾欲以五千金爲壽。吾令汝爲貸。遂取紙筆。書某上戶若干。某中戶若干。共九人。九人、素善捕盜者也。又語相曰。天使在此。宜使盛服謁見。相會意去。公以酒食酬酢。先自飲啖。以示不疑。酒半。九人各鮮衣爲富客。以紙裹鐵器。手捧之。陸續門外。公呼天平來。又嫌几小。索庫中長几。橫之後堂。二僚亦至。公與敬隔几爲賓主。而章不離公左右。公乃持法馬語章曰。汝不當代較視輕重耶。章稍稍就几。而九人者競前。公乘間脫走。大呼擒賊。敬起撲公不及。自剄樹下。生縛章。又得王保等三賊。主名。爲上狀緹帥陸炳。盡捕誅之。事詳見智囊。永團圓劇中設謀擒賊一齣。全本此。而以蔡文英當張佳允。以張千當劉相。以任金剛當任敬。

香祖筆記云。順治初。京師有賣水人趙遜者。未有室。同輩醵金。謀爲娶婦。一日。于市中買一婦人歸。去其帕。則髮毿毿白。居然媼也。遜曰。媼長我。且倍。何敢犯非禮。請母事之。居數日。媼感其忠厚。曰。醵錢本欲得婦耳。今若此。反爲君累。且奈何。吾幸有藏珠一囊。紉衣中。當易金。爲君娶婦。以報德。越數日。于市中買一少女子。入門見媼。相抱痛哭。則媼之女也。蓋母子俱爲旗丁所掠。而相失者。至是皆歸遜所。媼即

爲之合卺成禮。媚又自言洪洞人。家有二子。令尙存。珠數顆。可鬻之爲歸計。乃攜瑨及女俱歸。二子者固無恙。一家大喜過望。媚乃三分其產。同居終其身。李笠翁演此事爲奇團圓。

寄園寄所寄載耳談云。王生世名。武義人。父良。爲其族俊毆死。已成訟。而傷暴殘父屍。從族尊者之議。割畝以謝。則受之。而歲必封識其畝値藏之。人不知也。仇以好來。亦好接之。不廢禮也。而已陰鑄劍。鏤曰報仇。自佩矣。其繪父像。亦繪持劍者在側。則已也。人問之。曰古人出必佩也。凡四五載。得遊泮。而兼抱子矣。始謂婦曰。有此呱呱。王氏之先不餒。所以隱忍至此者。正有需也。今固死日。上有太夫人。下有嬰兒。責在汝。遂仗劍出。斬仇頭于蝴蝶山下。歸拜母曰。兒死。父不得侍母膝下矣。盡出其所封識之値及劍。自造縣請罪。是日邑中無不人人髮豎者。尹陳君傷之。令且就閑室。以聞于諸大吏。諸大吏以屬金華尹汪君大受決之。汪君廉得其狀。益用惋悼。曰法必觀其父屍。父傷重則子罪綏。蓋欲生之也。生曰始惟不忍殘暴父屍。故自死。不然仇死耳。豈有造罪彌天。而復失初志者。何愚也。今日宜自殺。造邑庭來受法耳。但母恩未斷。蘄歸別母。汪君縱之歸。而身隨之。猶欲伸法如前議。生友兩邑諸生數百人。皆慫恿之曰。必如議。乃生已不食。觸階死矣。兩尹皆爲下泣。諸生哭聲震天。當生之飲恨于嘻笑而誓必報也。他人不知。婦兪氏獨知之。曰君能爲孝子。妾能爲節婦。生曰。汝何易其言耶。婦曰。安見女子而非男子者。及生且死。已欲從地下。生曰。已屬汝堂上。褁中矣。何死爲。婦曰。爲君忍三歲。逾三年。非君所能禁也。逾三歲。婦果絕食死。直指馬君。以其事聞于朝。至下旌門之詔曰孝烈。夏惺齋本此爲杏花村傳奇。而以汪大受出生之罪爲收場。亦傳奇家之恆事也。乃於婦之節轉未克彰。予欲依此本事寫之。而

以其子作團圓收場．當更生雅快耳．

毛西河作擬元兩劇序云．蕭山王叔盧曾譜唐人事．擬元詞兩劇．一傷蓮勺棄故劍．一慨武成主者並不識司空．世族皆有爲．而發原非汎汎．西河又有何孝子傳云．孝子名競．蕭山人．父舜賓．成化己丑進士．擢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嘗理幾何渠道．與權有力忤．謫戍廣西慶遠衛．遇赦還里．邑有湘湖．宋縣令楊時爲溉田作也．歲久浸湮．前此魏文靖驥已經擴復．而豪家不法．仍肆牟食．舜賓、故文靖門下士也．至是慨然曰．吾不能治渠．吾當治湖．遂發湖民私占者．揭縣具奏．當塗鄒魯以御史謫宰蕭山．湖民憾者爭賂魯．謀變其事．舜賓語侵魯．魯恨．誣以盜署事官印妄奏．不經由署事宜．且身繫戍逃．無遇赦牒．冒濫冠帶．應押解原衛廉理．揭下所司治．所司不可．魯念舜賓終害己．且宿驕悍惡舜賓敢枝柱．又詗舜賓陰具實封．將入奏會舜賓門下士憂居訓導童君顯章知魯陰事．魯陷以他罪論絞．獄上憲司．疑之．更下府覆驗．道舜賓家．魯嗾解人押顯章過舜賓．隨遣里老皁隸蒯捕等五百餘人尾而泄．執器圍其家．曰舜賓篡取重囚．毀門而入．劙所具實封．并成化二十三年原給赦牒．及緣例冠帶憑照．縛舜賓、顯章．去各箠四十．下顯章獄．立爲文解舜賓原衛廉理．不俟詳核．拲械舜賓狼狽．督蒯捕任觀等十一人執器押就道．魯必欲置之死．續遣田敏、胡紀、等十三人．諭意．追之三衢．屏去服食驅侵之．過玉山．屏舟押之步至餘干．宿昌國寺．反禿袖蒙面氣絕．乃故爲白官相視．楬置而歸．此弘治十一年戊午七月日也．先是舜賓就道時．魯捕其家人者四出．孝子方患癰．力疾負母朱．提其妻虞．入夜伏莽中．凡三夜．達其女兄夫福建僉事

縣長山當弦家。既而捕者危及之。孝子仰天者再。念其父爲御史時。有同年友常熟王鼎爲南京刑曹。相親重。嘗于廣坐中指語人曰。吾生平交滿天下。所可托妻孥。寄死生者。吾元勳一人而已。元勳、鼎字也。至是已爲廣東布政司參政歸里。孝子由龜山渡江。凡五日。達王鼎家。方是時孝子思安置母妻。跳身扞父。及餘干間至。孝子乃擗踊頓絕。鼎號泣而讓之曰。競。爾既死。如狗豕耳。誰爲汝復讎者耶。孝子甦。既而孝子跪辭曰、請歸復讎。鼎曰。孺子何言之易也。方翼虎而思批其爪。大難。且爾須其人也。居久之。察孝子黠可用。孝子晝侍母坦坦。夜閉一室。繞牀周遭行。床匏㲉蘆。雖就寢未嘗寐。第寐。從外呼之。未嘗不應。如是者數月。一日。孝子曰。如競者。斯可以報仇矣乎。鼎曰。殆可也。顧有母在。爾兄懦。存亡未可知。璧中婦雖有娠。尚未分也。念誰爲何氏後者。且聖天子方在上。詎無國法乎。待之。既而魯選山西按察司僉事。鼎乃曰。可矣。顧孝子曰。交友之讎。視從父昆弟。吾當執兵以從爾。顧爾能不煩吾行也。餞于庭。豫爲圜緋𣪠投之。得六緋。遂行。弘治十二年四月二日。魯既已禪印。詣省取憑。滯與而西。孝子先一日歸。匿族父何寧家。假族父命。召故人親暱飲之酒。酒行。謂曰。魯酒將行。而御史獨飲恨未泄。邦植流落報無所。奈何。皆曰。豈無共酬之者乎。因相顧泣。再行。又曰。酒至。則令行。脫邦植在。必欲甘心此魯酒。將誰應之。皆曰。有令而爲之應。誰辭。三行。主者出席跪。衆皆跪。遍酹以觴。既坐。又曰。事急矣。吾與諸公決。脫邦植果在。云何。曰。在即從之。孝子躍出叩頭曰。競在也。于是除二室。請曰。願從者左。否者右。幸勿歸。皆左。至是魯出伏道傍園。導盡。將過輿。孝子手鐵尺直前。衆二十人。白衣手杖。皆前。騶從分散。馳掀魯仆輿。傑之。杖一齊下。呼號震天地。矐其目。剔其鬚髮。相更溺之。取食楔盛溲灌中。偃簁登舟。孝子

拔佩刀呼曰．殺吾父者賊耶．斫其左股．衆止之．抵渡．用鹹水灌其血．孝子與脅並項鏁．預令族父何澤二．負黃袱赴闕訟寃．度出關．鳴鼓控按察司．時鎭守司設監中監巡按御史及布政分守諸司．咸開變．眙愕不知所爲．而按察司判狀發分巡僉事蕭狆簡閱．狆故黨脅．至是乃刑孝子．令其誣服．孝子不堪．蹶起大言曰．必欲殺競．競固非畏死者也．顧人孰無父母耶．且競既已訟于朝．恐非爾所得擅殺者．噬臂肉擲案上．脅引手摩案．若將厭肉．孝子乃大呼．含血噀狆面．一堂皆驚．狆亦拂拭動容．顧念脅已盲廢．絕助者望．而孝子氣直不可詘．乃視脅曰．是肉非爾所能食矣．遂起．于是鎭監御史各委司道等會質．孝子與脅．各執詞不相下．審者不得決．獨布政司楊峻慨然具由．路曰．伏讀律例．部民毆本屬長官．杖且徒．傷而後流．折傷而後絞．若毆非本管．則三品以上傷者徒．折傷而後絞．其五品以上減二等矣．今鄒脅久禪印．何競之毆．乃遲之給憑之際．此非本管也．且脅開遷後．競母及競各出籲詞籲守巡所．特未理耳．則兩造而已．此非平人毆五品官也．所爭者．施讎之由耳．時鎭巡以下．聞者慢動．然終忌之．日參論斷斷不已．而何澤二訟闕下者．遣郎中李時、給事中李舉、會巡按治之．審者既各持兩端．而胡等亦私念罪重．隱其實．乃擬脅故屏人服食至死．競部民．毆本屬長官篤疾．俱絞．孝子不伏．其母朱赴鼓院撾鼓．復命大理寺寺正曹廉．會巡按覆治．廉曰．爾奈何毆縣官．孝子曰．競知父讎．不知縣官．況去任者也．但恨毆之．勿殺之耳．言畢．涕淚俱下．廉爲之惻然．乃曰．獨念致死無所蹤．如何．遣州前衛指、揮僉事．同本縣知縣．就楊櫝驗．孝子故疑櫝有詐．將易棺已具斂具．至是啓櫝．孝子號呼．嚙指血瀝骨．驗其眞．觀者皆哭．然後楷仵易衣斂報傷．而解人任觀．慷慨檢實．具言其狀．且出舜賓臨命所付血書若

千字。于是衆皆伏。左驗無異。乃改擬脅造意謀殺人斬。競毆傷五品以上官。加凡人二等。徒三年。田敏、胡紀、綾。其助脅爲惡及競親黨。當充軍者十人。擺站六人。贖徒杖及枷號五十人。餘所逮二百餘人。准徒贖杖有差。獄上。上令法司議。刑部尚書閔珪等議。脅罪當獨競。宜仿唐孝子梁悅例充軍。其前審官舉時等。審勘不詳。各罰俸。准擬。于是辟脅。戍孝子福建。福建衞。或曰。凡孝子所爲一稟王鼎如素定者。正德改元。赦歸。又九年甲戌卒。孝子自復讎至是。凡十六年。服衰終其身。

明末。嵩明州收錢房仲卒于滇。叔子美恭。奉母居鄞。日夜號咷。告母欲求其父。而家無一錢。奮是出門。適有伶人演院本所云尋親記者。孝子曰。是我也。乃習之。業成。買鼓板一副。每逢市鎮輒唱之。宛轉哀動。行路稍稍得錢。則又前行。錢罄。復住。望門唱記數日。則又得錢。聽者訝其度曲之神。不知其爲寫心也。遂展轉依人。得入粵中。而一病于廣東。再病于廣南。瀕于死者數矣。及至滇。蹤跡茫然。遇土人之知者。始得使君死問及其葬地。而眷屬不知流落何所。哀哭無措。又遇土人之知者。得導至其舊僕所居。得展使君墓下。并求庶母仲弟而見之。展轉乞哀告貸。又求爲人記室。以得傭値。凡閱七年。始得歸骨。嗣是以後。寧人演院本者。不忍復奏尋親之曲。比之王裒門下之廢蓼莪。事見全榭山鮚埼亭續集。

近伶人所演陳仲子一折。向疑出東郭記。乃檢之。實無是也。今得楊升菴所撰太和記。是折乃出其中。甚矣博物之難也。

輟耕錄云。千夫長李某戍天台縣日。一部卒妻郭氏有令姿。見之者無不嘖嘖稱賞。李心慕焉。去縣七八十里。有私盜出沒處。李分兵往戍。卒遂在行。既而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然莫犯。經半載。夫歸。具以白。爲屬所轄。罔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忽憶得前事。怒形于色。亟轉身持刃出。而李幸脫走。訴于縣。縣捕繫窮竟。案議持刃殺本部官。罪死。桎梏囹圄中。從而邑之惡少年。與官之吏胥皂隸輩。無不起覬覦之心者。郭氏朔饋食于卒外。閉戶業紡績。以資衣食。人不敢一至其家。久之。府檄調黃巖州一獄卒葉其姓者至。尤有意于郭氏。乃顧視其卒。日飲食之。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所以斬決罪囚者。葉報卒知。且謂曰。汝或可活。我與爲義兄弟。萬一不保。汝之妻尚少。汝之子若女。纔八九歲耳。奚以依顧。我尚未娶。寧肯俾爲我室乎。若然。我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也。卒喜諾。葉遂令郭氏私見卒。卒謂曰。我死有日。此葉押獄性柔善。未有妻。汝可嫁。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貳適以求生乎。既歸。持二幼痛泣而言曰。汝爹行且死。娘死亦在旦夕。我兒無所怙恃。終必死于飢寒。我今賣汝與人。娘豈忍哉。蓋勢不容已。將復奈何。汝在他人家。非若父母膝下比。毋仍如是嬌癡爲也。天苟有知。使汝成立。歲時能以卮酒奠父母。則是我有後矣。其子女頗聰慧。解母語意。抱

母而號。引裾不肯釋手。遂攜二兒出市。召人與之。行路亦爲之墮淚。邑人有憐之者。納其子女。贈錢三十緡。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攜至獄門。謂葉曰。願與夫一再見。葉聽入。哽咽不能語。既而曰。君擾押獄多矣。可用此少禮答之。又有錢若干。可收取自給。我去一富家執作。爲口食計。恐何日不及看君故也。相別垂泣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此處水極險惡。竟不爲衝激倒仆。人有見者。報之縣。縣官往驗視。得實。皆驚異失色。爲具棺斂。葬于死所之側山下。又爲申達上司。仍表其墓曰。貞烈郭氏之墓。大書刻石墓上。至正丙戌。朝廷遣奉使宣撫。循行列郡。廉得其事。原卒之情。釋之。人遂付還子女。終身誓不再娶。此事描摹。令人欲泣。雙珠記本此。

村中演劇。每演包待制勘雙釘事。一名釣金龜。此事亦見輟耕錄。姚忠肅爲遼東按察使。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屍無傷。憂懣不食。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頂顖有釘。塗其迹耳。驗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耶。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與成類。並正其辜。欽悸卒。時比公爲宋包孝肅公拯云。

萊州閻瀾與柳某善。有腹昏之約。及誕。閻得男曰自珍。柳得女曰鸞英。遂結夙契。柳登進士。仕至布政。而瀾止歲貢得教職以死。家貧不能娶。柳欲背盟。鸞英泣告其母曰。身雖未往。心已相諾。他適之事。有死而已。鸞英度父終渝此盟。乃密懇鄰媼往告自珍。妾有私蓄。請以某日至後圃持歸。姻事可成。遲則爲他人先矣。自珍與其師之子劉江、劉海言之。江、海設酒賀自珍。醉于學舍。如期詣柳氏。鸞英倚圃以望。以物付之。而小婢識非自珍。曰此劉氏子也。鸞英詈曰。狗奴何以詐吾財。速還則已。否則告官。江、海恐

事洩。遂殺鸞英及婢而去。自珍夜半醉醒。悔失約。黑夜直入園中。踐血屍而蹶。嗅之腥氣。擢而歸。衣履沾血。達曙。柳氏覺女被殺。而不知主名。官爲逼詢鄰媼。遂首女約自珍。至血衣尙在。不容置辯。論死。會御史許公出巡。至鄱。夢一無首女子泣曰。妾鸞英。身爲賊劉江、劉海、所殺。反坐吾夫。幸公哀憐此獄。死且不朽。明旦召問自珍。具述江、海、留飲事。許捕二兒訊之。具服。誅于市。而釋自珍。爲女建坊以表之。鈕釧傳奇所由作也。此見瀏海搜奇。乃鈕釧記以閻爲皇甫。以劉爲韓。以許御史爲李若水。轉令本事姓氏不彰。每爲之慨。

閩中洛陽橋圯。發石有刻文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鄞人蔡錫者。永樂癸丑鄉試中式。仁廟時。以學行授兵科給事中。陞泉州知府。錫至。欲修橋。橋跨海。工難施。錫無可爲計。欲以文檄海神。一隸卒趨而前曰。我能齎檄往。復乞酒飲。大醉。自投于海。若有神擎捧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錫意必八月二十一日酉時也。遂于是日舉工。潮旬餘不至。工遂成。載錫本傳。此實事也。人不知而以事附蔡端明。且以爲傳奇中戲妄之語。非也。

冬夜牋記云。王晉少孤。鞠于叔氏。無子。以弟之子澤爲後。而百順記傳奇則載其具慶生子事。

王阮亭奉命祭江瀆。方伯熊公設宴餞之。弋陽腔演擺花張四姐。問所本。阮亭默然。公語人曰。誰謂王阮亭博雅。今日爲我難倒。

稗畦居士洪昉思昇。仁和人。工詞曲。撰長生殿雜劇。薈萃唐人諸說部中事。及李、杜、元、白、溫、李、數家詩句。又刺取古今劇部中繁麗色段以潤色之。遂爲近代曲家第一。在京師塡詞初畢。選名優謳之。大集賓

客。是日國忌。爲臺垣所論。與會凡數人。皆落職。趙秋谷時官贊善。亦罷去。秋谷年二十三。典試山西回時。騾車中惟攜元人百種曲一部。日夜吟諷。至都門。値長生殿初成。因爲點定數折。昉思跌宕孤逸無俗情。年五十餘。墮水死。毛西河長生殿院本序云。洪君昉思好爲詞。以四門弟子。遨遊京師。初爲西蜀吟。旣而爲大晟樂府。又旣而爲金元間人曲子。自散套雜劇以至院本。每用作長安往來歌詠酬贈之具。嘗以不得事父母。作天涯淚劇。以寫其思親之旨。應莊親王世子之請。取唐人長恨歌事。作長生殿院本。一時勾欄多演之。越一年。有言日下新聞者。謂長安邸第。每以演長生殿曲。爲見者所惡。會國恤止樂。其在京朝官。大紅小紅已浹日。而纖練未除。言官謂遏密讀曲。大不敬。賴聖明寬之。第褫其四門之員。而不予以罪。然而京朝諸官。則從此有罷去者。

通州張孝廉巽賁擢士。康熙初爲崖州知州。有感于寇萊公事。作崖州路傳奇。詞甚奇崛。賓白整齊。又作麒麟夢、鴛鴦榜、黃金盆三種。

元人吳昌齡西遊詞。與俗所傳西遊記小說小異。曹楝亭曰。吾作曲多效昌齡。比于臨川之學董解元也。

興化李吉四名棟。有犢鼻褌曲。

池北偶談云。袁崇冕字西野。工金元詞曲。所著春遊秋懷諸曲。足參康王之座。同時有高應玘者。能工詞曲。其北門鎖鑰雜劇。論者以爲詞人之雄。又有張國壽者。善金元詞曲。所著有脫穎、茅廬、章臺柳、章蘇州、申包胥等劇。在袁西野、李中麓、伯仲間。皆章邱人。又有張自愼者。字敬叔。商河人。著金元樂府三十餘種。太原萬伯修曰。北曲一派。海內索解人眼中不得。獨見張就山耳。就山自愼別號也。

香祖筆記云、吾宗鶴尹兄抃、工于詞曲、作籌邊樓傳奇、一褒一貶、字挾風霜、至于維州一案、描摹情狀、可泣鬼神、傳奇小技、足以正史家論斷之謬誣也、鶴尹大父紫山先生作鬱輪袍及裴湛和合二曲、詞曲家稱爲本色當行、

周冰持雲間才士、狂誕不羈、善塡詞、時最稱其珊瑚玦、開場西江月云、秀才之苦苦無加、黃蘗、黃連之下、作者偶然寄託、看官切莫疑嗟、周郎亦是秀才家、肯減了自家聲價、茶餘客話云、華亭周綸字臍垂、才士不偶、有子名稚廉、字冰持、少年以錢塘觀潮賦知名、除夕署門云、論家世如閣帖官窰、可云舊矣、問文章似談箋顧繡、換得錢無、二物皆松江產、稚廉好食生蝸牛、

曠園雜誌云、錢塘沈孚中有宰戌記傳奇、直逼元人、爲明曲第一、陸次雲作沈孚中傳云、沈嵊、字孚中、居武陵北墅、塡詞奪元人席、所存者、獨息宰河、綰春園傳奇、尤爲詞場稱豔、

柳南隨筆云、予所居徐市、徐大司空聚族處也、前明之季、其族有二人並擅高貲、一最豪奢、一最慳嗇者、則爲諸生啓新、其族人陽初爲作一文錢傳奇以誚之、所謂盧止員外者、指啓新也、又云、徐復祚、字陽初、大司空栻之孫、工詞曲、若紅梨、投梭、祝髮、宵光劍、一文錢、梧桐雨、至今流傳于世、按祝髮見張伯起陽春六集、非陽初作、南音三籟云、紅梨逸其名、

酒邊瑣語云、顧大典、字道行、吳江人、著淸音閣傳奇四種、靑衫、葛衣、義乳、風教編、而葛衣最傳、

知新錄云、覆水事乃姜太公少壻馬氏、已離矣、見太公封齊、妻拜求合、公取覆水云云、故戰國策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今以覆水爲買臣事、非也、

吾邑鄭超宗。鴛鴦棒題詞云。香令先生遺書。以夢花酣、鴛鴦棒、二劇屬予序。一爲至情者。一爲不及情者嗟乎。人情百端。俱假。閨房之愛。獨眞。至此愛復移。無復有性情者矣。覽薛季衡、錢媚珠事。使人恨男子不如婦人。達官不如乞兒。文人不如武弁。其重有感也。夫。又夢花酣題詞云。夢花酣與牡丹亭。情景略同。而詭異過之。如蕭斗南者。從無名無象中。結就幻緣。安如是。危如是。生如是。死如是。受欺受謗如是。能使無端而生者死。死者生。又無端而彼代此。死此代彼生。榆柳一詩。千吟百諷。蛋和尙提放傀儡。碧桃花喬作轉輪。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未有如斯之如意者也。嗚呼。湯比部之傳牡丹亭。范駕部之傳夢花酣。皆以不合時宜。而所謂寓言十九者。非耶。

滿牀笏、一名十醋記。合肥龔司寇門客作。中入龔節度十折。于本文無關。蓋爲橫波出色渲染也。

明祁參政承㸁。集元明傳奇八百餘部。益以本朝。則益多矣。其中三家所撰最多。朱良卿三十三本。太極奏、四奇觀、五代榮、雙和合、九蓮燈、蓮花筏、快活三、玉數珠、青風寨、飛龍鳳、虎囊彈、建皇圖、黨人碑、龍燈賺、萬壽冠、照膽鏡、瑞霓羅、元宵鬧、御雪豹、石麟鏡、吉慶圖、漁家樂、乾坤嘯、寶曇月、纓絡會、牡丹圖、奪秋魁、血影石、一捧花、餘四本未詳。李元玉一笠菴二十九本。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五高風、雙龍鳳、昊天塔、兩鬚眉、三生果、牛頭山、武當山、麒麟閣、虎邱山、長生像、千里舟、眉山秀、連城璧、千忠會、掛玉帶、意中緣、鳳雲翹、洛陽橋、太平錢、萬里圓、風雲會、羅天醮、麒麟種、萬民安、禪眞會。元玉係申相國家人。爲申公子所抑。不得應科試。因著傳奇以抒其憤。而一人永占。尤盛傳于時。其一捧雪極爲奴婢吐氣。而開首即云。裘馬豪華恥爭呼貴家子。意固有在也。沈寧菴屬玉堂二十本。紅渠、埋劍、十孝、分錢、雙魚、

合衫、義俠、鴛衾、挑符、分柑、四異、甃井、珠串、奇節、結髮、墜釵、博笑、翠屏山、望湖亭、耆英會。寧菴、字伯英、號詞隱生。吳江人。

說楛云。邵宏治、荊溪人。作香囊傳奇。至落日下平川。不能續。其弟應聲曰。何不云歸人爭渡喧乎。時邵方與弟爭田。因大喜。劃畀之。今名渡喧田。

說楛又云。玉簫傳奇有云。眼波眉黛不分明。今教坊多作眼皮眉黛。何元朗嘗正之矣。而不知所謂。按南唐張泌江城子云。浣花溪上見卿卿。眼波明。眉黛輕。始知元人雜劇無一字無來處也。

南音三籟云。玉環記隔紗窗日高花弄影。改元劇喬夢符筆也。喬煞尾末句云。比及你見我那負心薄倖。多管我一靈先到雒陽城。此等語不但慘戚。抑且以之作收。力有萬鈞。今以混入貓兒墜中。急腔唱過。大減分數矣。

浣水續談云。今傳奇有三元記。載馮當世父商。還妾歸。生當世。將誕。閭里皆夢鼓吹迎狀元。然考之方輿勝覽。馬涓。南部人。父從政歸妾。感上帝得子。而當世父名式。爲左侍禁以終。非商也。然則因馬氏事而誤以爲馮也。事載鶴林玉露。似爲失實。按鶴林玉露云。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京師買一妾。立劵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泣涕言父有官。因綱欠折鬻以爲賠償之計。遂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果生京。

金陵瑣事云。段炳、字虎臣。秀才。和元人馬東籬百歲光陰一套。足以壓倒東籬。又云。張四維、字治卿、號五

山秀才.有溪上.閒情藏于家.友人刊其雙烈記、章臺柳、兩種.

箬陂纖世紀聞云.劉瑾奸險.素疾文臣.與同類屢在上前言.弘治年間朝權.俱爲內閣文臣所掌.朝廷虛名而已.每形諸戲劇.臺閣名言云.嘉靖甲辰.給事中呂時中劾順天鄉試主考浦應麒通賄.至形諸戲劇.

譚輅云.姜詩傳奇.相傳是學究陳罷齋所作.雖粗淺.然塡詞亦親切有味.且甚能感動人.似有裨于風化.不可以其膚淺而棄之.

錢塘女史梁夷素.字孟昭.工詩畫.嘗作相思硯傳奇行世.錢御史石城芙蓉峽傳奇.亦其夫人林亞淸作.婦人塡曲.前代未有.林名以寧.有集.詩極工.

湯來賀云.先年樂府.如五福、百順、四德、十義、躍鯉、臥冰、之類.皆取古人之善行.譜爲傳奇.播諸聲容.使兒童婦女見而樂之.皆有所向慕而思爲善事.則是飲食歌舞.俱有益于風化.古人之用心如此.何其厚也.自元人王實甫、關漢卿作俑爲西廂.其字句音節.足以動人.而後世淫詞紛紛繼作.然聞萬歷中年.家庭之間.猶相戒演此.近日若紅梅、桃花、玉簪、綵袍、等記.不啻百種.皆杜撰詭名.絕無古事可考.且意俱相同.毫無可喜.徒創此以導邪.予不識其何心也.說見內省齋文集.

顧景星虎媒劇序云.封邵宣城太守.不仁則化虎.左飛龍編工曹.不職.則化虎.鄭襲爲門下翳.無狀.則化虎.游章、范端爲里役等人.受錢則化虎.譙平不孝則化虎.牛哀不弟則化虎.藺庭妹、袁州僧好竊盜則化虎.李積私婦殺命.則化虎.人之不忠孝詐僞無厭者.往往形未化而心已獸矣.至於本虎也.反若知

仁義邑有賢吏則渡江出境。有高士則負篋受騎。御鹿供食。襄陽秦孝子病。則往乳之。今黔峽間虎媒神祠者。相傳乾元初張鎬尚書女事也。又天寶末漳浦勤自勵妻杜氏。大歷中鄭元方妻盧氏。亳州入聘舅氏女。皆父母奪志。磨笄待死。向非虎馱。必至玉碎。而鎬女不過遠謫愆期。何勞於蒐。惟是時豬龍作禍。士女仳離。墮虎狠之口。不可枚舉。而神靈變化。使人知虎狠中猶有仁義者。此造化之用心。而吾友卜子傳奇所由作也。按虎薈載張鎬事云。唐乾元初。吏部尚書張鎬貶辰州司戶。先是鎬在京。以次女德容。與僕射裴冕第三子前藍田尉越客結婚。已尅迎日。而鎬左遷。遂改期來歲之春季。其年越客速裝南邁。距辰百里。鎬喜越客遵約而至。因命家族宴于花園。德容亦隨姑妹姊遊焉。山郡蕭條。竹樹荒密。忽有猛虎出自竹間。遂擒德容跳入翳薈。衆驚駭奔告張。夜色已昏。計力俱盡。舉家號哭。莫知所爲。及曉。大發人徒。求骸骨山野。是夕之夜。越客行舟去郡三十二里。尚未知妻爲虎暴。召僕夫十餘輩。登岸徐行。其船亦隨焉。不二三里。遇水次板屋。屋內有榻。因憩焉。俄聞有物來自林木之間。微月之下。見猛虎負一物至。衆皆惶撓。共闞喝之。其虎徐行。俯于板屋側。留下所負物。共闞是人。尚有餘喘。舁之登船。列燭熟視。乃十六七美女也。越客深異之。遣羣婢看診。雖髻髮披散。衣服破裂。而身膚無少損。以湯飲灌之。即微微入口。久之神爽安集。俄復開目。與之言語。莫有應。夜久。即有自郡至者。皆云張尚書次女。昨夜春園爲暴虎所食。至今求其殘骸未獲。聞者遽以之告于越客。即遣羣婢具詢。然而德容因啼號不止。越客即具以其事告于鎬。鎬凌晨躍馬而至。既悲且喜。則與同歸。而婚媾果尅其期。自是黔峽往往建立虎媒之祠焉。又白茅堂集有虎媒歌贈張子一首云。張郎感激何爲乎。燈前夜語長欷歔。

新翻樂府調吳歈。

明詩綜云。梅鼎祚、宣城人。周見治聞。兼精傳奇。所塡韓君平玉合記。爲詞家所賞。有云。風中絮。陌上塵。嘆韶光何曾戀人。人盛稱之。又云。王翃、介人。嘉興布衣。能詩。沈山子云。介人所居止破屋一間。種牽牛花小庭中。曉露未晞、對花吟詠。日課數詩。旁精詞曲。有紅情言、榴巾怨、詞苑春秋、博浪沙、諸傳奇。

明詩綜又云。黃孔昭字含美。吳縣人。舉崇禎癸酉鄉試。選授大挑知縣。仳離天末。久不得還。其子向堅、字端木。有懷二人。眼枯足繭。蹈白刃。尋之。卒御以歸。吳中好事者。編萬里圓傳奇演之。按。黃端木有尋親紀程、滇還紀程。今刻知不足齋叢書中。崑山歸元恭節錄其紀行。爲黃孝子傳。余苦其尙繁冗。更節之于左。順治八年辛卯十二月朔。擔一囊一蓋一草屨。從吳江入浙。歷嚴衢。入江西。至湖廣武岡州。觸冰雪風雨。陷泥淖。涉深溪。峻嶺手常擎蓋。酸楚不能舉足。重繭。痛不可忍。或血瘀赤腫。則刺血出之。復行。往往偃臥道旁。壬辰二月。由楚入黔。黔自丁亥以後。境內殘破。其地苗獠雜處。耕者皆持矛負弩矢自衞。荒茅漲沙之中。每得虎跡。次平溪。有關帥府在焉。以孝子短髮吳音。疑爲奸細。執之。涕泣以情告。得免。以後凡遇官吏。無不盤詰。江南風俗。變革六七載。忽睹此。如異國焉。自平溪一路。險如鬼窟。士人云。往時苗常出爲行旅害。今十里立一塘。而塘兵又多爲虎所食。孝子惴惴。至貴陽。遇徽州人程姓者。得知父無恙。已掛冠五年矣。程姓導孝子至王府。給令票。復前。途中兵馬紛擁。驗票。或擊破其蓋。自是不能蔽雨。登關索嶺。至半喘甚。力盡而仆。有老僧飲以茶。久之。強起。踰嶺而西。既下。則人馬旌旗徧野。一騎執之入營。驗票。爲設食。問之。曰。安西前營也。行數里。復遇後營如前。遂入雲南之平夷衞。遇故陽宗

知縣浙東錢士驥，于是知父在白鹽井，五月望日，至白鹽井，拜見父母，時所攜弟之子從外負薪歸，兄弟相拜泣，昔日童僕無復存矣，久之，孝子啓父母，作還家記，父曰，乙酉秋滇中猶鄉試，我分房得士八人，當累之爲行貲，孝子持父書，詣諸門生家，歷楚雄，遇地震，幾不免，奔走四月，遇者三人，皆賻賵而未足，詣府遞告歸文書，具籃輿，二親乘，己與弟步從，至黑鹽井，詣門生家，得資斧，時南北戰爭不息，坐旅中度歲，詣將軍府得給票，出歸化關，黔中雨雪四十日，雪深至馬腹，樹介如刀劍，已而，雪消流潦，瘴霧蔽天，及平壩，有騎兵擄婦女數百千，從廣西來，又敗兵數千，擁一象，踉蹌散走，無復部伍，從四川來，蓋是時安西戰勝于桂林，撫南敗于保寧，皆道黔中也，孝子慮貴陽有阻，乃迂道從龍場驛而北渡烏江，入四川，及清浪，入湖廣界，所在潰兵暴掠，從間道行，及新化，方脫險，爲父改易服色，舍陸從水而歸，爲六月十八日，自始出門至是越三年，計五百三十餘日，歷京省七府三十有三州縣，計行二萬五千里有奇，

屠長卿作彩毫記，以李太白自命，沈景倩譏之，

如皋黃振、字瘦石，自號柴灣村農，以張幼謙罔圍報捷事，演爲石榴記，

王龍光跋雙報應傳奇云，吾友抱犢山農（抱犢山農、無錫嵇留山也，名永仁，從范忠貞公死于難，詳見余道聽錄中）著作甚富，尤留心經濟，與余同罹于難，憮憮狴犴之中，豪氣未除，文采散于筆墨，嘗作續離騷四折，以破千古未破之牢騷，同難林翁因備述建寧城隍揭公、建寧郡守孫公，判斷貧生錢可貴、奸淫王文用二案，陰陽互理，靈爽顯赫，此殆得之目覩，不可不亟爲表章之，山農曰，此固余之素志

也。吾聞揭公節義昭著。英英千古。亡友袁參嵐受其國士之遇。嘗託吾表著其事。而碌碌未能。今藉此以畢其素志可乎。乃援筆而敷陳其大概。曰雙報應。今按劇中孫名裔昌、字鹿園。山東沾化人。揭卽揭公重熙。錢生以逋欠官銀。賣妻得銀三十兩。失于縣堂。爲皂隸陳黑所拾。生禱于城隍。復訴于府。孫正持茗。有塵落椀中。茗爲之黑。檢縣中値日花名簿。得陳黑名。詰之。供拾銀狀。生妻賣張貢生家。張知爲錢生妻。不敢與宿。願還婦而不索其金。王文用者。以所私婦謀鴆其夫者也。城隍神示夢于孫。而冤賴以理。孫公眞不愧爲民牧者矣。跋中言得之目覩。蓋非幻設。爲撮其大略以俟考。

鈕玉樵記吳六奇將軍事云。海寧查孝廉培繼、字伊璜。家居歲暮。命酒獨酌。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異之。呼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楞腹。而無寒餓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能飲乎。曰。能。傾甌與飲。立盡。又盡三十餘甌。無醉容。査醉。丐出。仍宿廡下。孝廉酒醒。謂家人曰。鐵丐衣藍縷。何以禦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遇前丐于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詢以舊袍。曰。已質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問嘗讀書識字否。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詫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進。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汚。不謂獲邁明公。賞于風塵之外。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海內奇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盤桓累月。贈以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寄身郵卒。於關河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

廣六奇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八人。擁衆據土。請假游劄三十道。先往馳諭。近降遠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康熙初。開府循州。卽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孝廉家。奉書幣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腆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居一載。軍事旁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先是茗中富人莊廷鉞。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于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于是書者。俱罹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辨。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出槖中金。買美鬟十二。教之歌舞。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爲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峯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縐雲。閱旬往視。從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鉛山蔣清容太史本此作雪中人傳奇。江都張山來云。聞將軍乞食時。好以荻莖于地上判某日及草封字。雪中人第二齣吳云。幾日不曾演習判字。待我在雪地上試寫一回。本此。蔣太史又有桂林霜、空谷香、香祖樓、四弦秋、一片石、第二碑、冬青樹、臨川夢、諸劇。

菽園雜記云。高公穀無子。置一妾。夫人素悍。每間之。不得近。一日。陳學士循過焉。留酌聚話及此。夫人于屏後聞之。卽出詬罵。陳公掀案作怒而起。以一棒撲夫人至不能興。且數之曰。汝無子。法當棄汝。今置

妾。汝復聞之。是欲絕夫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置汝于法。自是妒少衰。生中書舍人姮。乃陳公一怒之力也。馮猶龍本此作萬事足傳奇。余嘗謂萬事足之陳循。即瑞筠圖之陳循。一人而生淨各判。閱者參觀之。可以自警。然萬事足之末。緊以周約文一札云。友生周禮拜上德遵賢契閣下。古云器滿則欹。月盈則虧。閣下位登首輔。恩寵已極。值此太平無事之時。久踞高巍。即使無忝其職。亦乖知足知止之義。老夫年踰八旬。足力未衰。尙冀閣下急流勇退。同尋山中之盟。伏爲熟思。陳唱云。知幾久讀疏生傳。但君恩未報暫流連。按。淸波雜志載蔡京云。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報也。此曲本之。蓋隱隱以蔡京比陳循矣。陳荀明知足之義。何至以粉面登場。如瑞筠圖之遺臭耶。

夏惺齋取忠孝節義事。爲六種曲。無瑕璧、寫鐵氏二女事。杏花村、寫王世名報父仇事。見明史。瑞筠圖、寫章綸母守節及綸直諫事。南陽樂、言武侯相北地王諶。滅魏吳復興漢祚。蓋寓言也。花萼吟、寫鄭虎臣殺賈似道。亦本宋史。廣寒梯、則言科場事。謂一生行善。一生行不善。善者夢中五名。語不善者。不善者訴于監臨。發榜時。監臨以所訴令抽去五名。而別以一卷補之。抽者正不善生。補者則行善生也。此事亦有所本。然章綸母金節婦。誰云妾無夫一詩。或謂爲高季迪作。鐵司馬二女入教坊。其長女詩（鐵氏二女詩見王鏊震澤紀聞）乃吳人范昌期題老伎卷作。見張士瀹國朝文纂。同時杜瓊用嘉。亦有次韻詩。

新齊諧有醫妒一則云。軒轅孝廉、常州人。年三十無子。妻張氏奇妒。其座主馬學士。贈以一姬。張怒。會學士喪偶。張訪某村女。世以悍聞。賄媒媼說馬娶爲夫人。馬知其意。欣然往娶。合巹畢。羣姬拜見。夫人問

何人。曰。妾也。叱曰。安有堂堂學士。而置妾者乎。卽棒搴姬。馬命搴姬奪而毆之。夫人力不勝。罵且哭。搴姬各擊鐃鼓亂之。夫人不得已。揚言將自盡。則侍者以一刀一繩進。搴姬各敲木魚念往生呪。嘈嘈然。夫人故女豪。自分虛疑恫喝。計已盡。乃轉作善。正色曰。君眞丈夫。我服矣。請改事君。君亦宜待我以禮。學士命搴姬謝罪叩頭。以家事託夫人主之。一月之間。家政肅雍。內外無間言。居無何。學士手百金贈軒轅生曰。明春將會試。宜早入都。生然之。甫登舟。馬遣人迎至家。局後園中。而陰遣媒說張氏。乘軒轅生外出。賣其妾。張曰。此吾心也。須賣之遠方。有陝西布客。負三百金。以姬去。姬大呼投水中。學士早備小舟。迎至園。與軒轅生同室矣。張聞姬投河。方驚疑。而西客已罵于門。索原銀三百去。一日。有白髮藍褸男婦兩老人哭來。稱爲女之父母。與張索女命。隣佑勸解去。一日。武進縣捕役持牌來。言姬之父母告于縣。張愈恐。忽有白帽跟蹌奔呼至者曰。軒轅生死于路矣。我驛夫也。來報。氏大慟。成服治喪。且招訟師。謀緩其獄。訟事小停。而家已蕩然。日食不周矣。前媒媼又來勸其改嫁。引一美少年。盛飾與觀。張大喜。卽嫁少年。方合巹。房內一醜婦。持大杖出。罵曰。我正妻也。何處賤婢。敢來爲妾。痛毆之。張悔被媒紿。飲泣不能聲。諸賓朋勸醜婦去。秉花燭引張氏入臥室。甫揭簾。見軒轅生坐牀上。大駭。以爲鬼。絕于地。軒轅生笑語以故。張大悟慚且恨。于是修德改行。卒與某村女同爲賢妻。按此卽伏虎韜傳奇也。文人詭筆。非實有其事。簡齋得諸傳聞。未悉其所本耳。槐西雜志所載。囊家誘少年賭。勒書鬻宅之劵。其父償金焚劵。發篋得紙鋌金事。此亦李笠翁無聲戲中一則。非實事也。

今戲劇演時遷偸雞。科諢有皮包骨頭人之語。按宋張元嘗與客飲驛中。一客邂逅至。顧元曰。彼何人斯。

元關聲曰。皮裏骨頭肉人斯。應聲以鐵鞭鞭之而死。見王定國聞見近錄。

萬樹。字紅友。爲桑花主人之甥。其所作傳奇。詳山陰吳秉鈞所作風流棒序云。余從紅友山翁遊。由閩而粵耳其緒論。與家小阮雪舫。共以學塡詞。請探其篋。得觀所譜諸劇。幽秀若空青石。俊爽若錦塵帆。奇橫若念八翻。新穎若十串珠。翦裁點綴若黃金甕、金神鳳。最後讀資齊鑑。以卷帙大重。急難開演。已請山翁節而傳之。其他小劇。若珊瑚毬、舞霓裳、藐姑仙、青錢賺、焚書閙、罵東風、三茅宴、玉山庵。俱令家優試之氍毹上。余因操觚爲雹目書一種。雪舫亦作赤豆軍。美人丹。惟時藥庵呂君。亦有回頭寶、狀元符、雙猿幻、寶鏡緣。藥庵令叔守齋。亦擕金馬門曲出示。丙寅春。客有言某閨詞之僞者。余謂此可入劇。索山翁塡之。不半月而風流棒曲成。茶郎之頗林風之韻。菊人之摯。及連霍之周圓。童賴之醜報。刻畫畢肖。可稱觀止矣。

劇中演趙太祖。每持棒。或侍臣持棒從之。按鐵圍山叢談云。太上以政和六七年間。始講漢武帝期門故事。初出侍左右官者。必擕從二物。以備不虞。其一玉拳。一則鐵棒也。鐵棒者。藝祖仄微時以至受命後所持鐵桿也。棒純鐵耳。生平持握旣久而爪痕宛然。

相傳有訟棍戴與邦者。年六十。止一子。適有諸少年殺姦婦死。而姦夫逸去。謀于戴。戴曰。何不靜守村口。候孤身男子過。執而殺之。以姦報。諸惡少大喜。挽入室。酬以酒肉。已而。果有孤身者過。衆殺之。則正戴之子也。惺齋杏花村傳奇中。訟棍單與邦。卽戴與邦。單晉丹。與戴正爲轉音耳。按元人曲中。如良吏必包拯。公人用董超、薛霸。惡人用柳隆卿、胡子轉。伎女用王蠟梅。兒女用賽娘、僧住。蓋必實有其人。杏花

村用單與邦。倘其遺意也。

劇之有所原本名手所不禁也。王實甫之本董解元。倘矣。他如本寶娥寃而作金鎖。本翠鸞女而作桃符。本曲江池而作繡襦。本合汗衫而作破羅衫。本張生煮海、柳毅傳書而作蜃中樓。本劉晨阮肇而作長生樂。他如本元人而放變化出之者。則如黃粱夢之呂岩化爲盧生。麗春堂之四丞相化爲尉遲敬德。或有用其一節者。若龐居士之羅和。長生殿之唐明皇。雖不能靑勝于藍。然亦各有所見。惟夢釵緣一劇直襲西廂、西樓、而合之。已爲傖父可笑。又有玉劍緣者。亦有彈詞一齣。夫洪昉思襲元人貨郎旦之九轉貨郎兒。其末云名喚春郎身姓李。洪云名喚龜年身姓李。至玉劍緣又云名喚珠娘身姓李。生吞活剝。可稱笑柄。近則有爲富貴神仙者。竟至襲玉劍緣與夢釵緣之襲西廂、西樓同。若此又何必爲之。聊舉一二于此。以爲之戒。

泰州張良御太史作陸吳州墓碑云。公以餘力。作爲詞曲。一帆雙鷰。流傳名部。皆取辦于杯茗立談之間。

卓珂月作孟子塞殘唐再創雜劇小引云。作近體難於古詩。作詩餘難於近體。作南曲難於詩餘。作北曲難於南曲。總之。音調法律之間。愈嚴則愈苦耳。北如馬、白、關、鄭。南如荊、劉、拜、殺。無論矣。入我明來。塡詞者比比。大才大情之人。則大愆大謬之所集也。湯若士、徐文長、兩君子其不免乎。減一分才情。則減一分愆謬。張伯起、梁伯龍、梅禹金、斯誠第二流之佳者。乃若彈駁愆謬。不遺錙銖。而無才無情。諸醜畢見。如臧顧諸者。可勝笑哉。必也具十分才情。無一分愆謬。可與馬、白、關、鄭、荊、劉、拜、殺。頡之頏之者。而後可以言曲矣。豈不大難乎。求之近日。則袁凫公之珍珠衫、西樓夢、寶娥寃、鷫鷞裘。陳廣埜之麒麟罽、靈寶

刀、鸚鵡洲、櫻桃夢。斯爲南曲之最。沈君庸之霸亭秋、鞭歌伎、簪花髻。孟子塞之花前笑、桃源訪、眼兒媚。斯爲北曲之最。余平時定論蓋如此。今冬遘鳧公子塞於西湖。則鳧公復示我玉符南劇。子塞復示我殘唐再糾北劇。要皆感憤時事。而立言者。鳧公之作。直陳崔魏事。而子塞則假借黃巢田令孜一案。刺譏當世。夫北曲之道。聲止於三。齣止於四。音必分陰陽。喉必用旦末。他如楔子、務頭、襯字、打科、鄉談、俚諢之類。其難百倍於南。而子塞研討數年。其謹嚴又百倍於昔。至若釀禍之權璫。倡亂之書生。兩俱磔裂於片楮之中。使人讀之。忽焉啓噓。忽焉號呶。忽焉纏綿而悱惻。則又極其才情之所之矣。於我所陳諸公十餘本之內。豈不又居第一哉。子塞將還會稽。別我於桃花巷中。酒杯在手。輿夫在旁。匆匆書此。

卓珂月又有百寶箱傳奇引云。昔者玉玦之曲。風刺寓焉。刻畫青樓。殆無人色。嗣賴汧國一事。差爲解嘲。然後漸出墨池而登雪嶺。乃余覽白行簡所述李娃始末。頗多微詞者。何歟。歸自竹林。憩于姨宅。目笑手揮。以他語對。蟬蛻之局。娃與聞之矣。迨夫雪中抱頸。擁入西廂。懼禍及身。非得已也。必可以生青樓之色。唾白面之郎者。其杜十娘乎。此事不知誰所覩記。而潘景升錄之於亘史。宋秋士採之于情種。今郭彥深復演之爲百寶箱傳奇。蓋皆傷之甚也。

詹允龍雷岸有瓊花夢雜劇。河陽趙士麟爲之序。見讀書堂文集。又作詹允詩序云。雷岸未顯時。著有瓊花夢傳奇劇本。予早年讀之。評曰。此言夢也。而非夢者能言之也。既而雷岸以博學宏詞薦。由檢討而宮允。文章詞賦。冠絕一時。

尤西堂鈞天樂自記云。丁酉之秋。薄游太末。主人謝客。阻兵未得歸。逆旅無聊。追尋往事。忽忽不樂。漫塡

詞爲傳奇，率日一齣，齣成則以酒澆之，歌呼自若，閱月而竣，題曰鈞天樂，家有梨園，歸則授使演焉，明年科場弊發．有無名子編爲萬金記．制府以聞．詔命進覽．其人匿弗出．臬司某大索江南諸伶雜治之．適山陰姜侍御還朝．過吳門．亟徵予劇．同人宴之申氏堂中．樂既作．觀者如堵牆．靡不咋舌駭歎．而邏者亦雜其中．疑其事類．馳白臬司．臬司以爲奇貨．卽檄捕優人．拷掠誣服．既得主名．將窮其獄．且徵賄焉．會有從中解之者．而予已入都．事得寢．己亥大計．臬司以貪墨亡命．寘極典．籍其家．聞者快之．西堂又有讀離騷、弔琵琶、桃花源、黑白衛、李白登科記、五種．李白登科記．白狀元．杜甫榜眼．孟浩然探花．立格最奇．

西堂題北紅拂記云．愚謂元人北曲．若以南詞關目參之．亦可兩人接唱．合場和歌．中間間以蘇白．插科打諢．無施不可．又爲梨園子弟別闢蠶叢．此意無人解者．今于荔軒先生遇之．唐人小說傳衛公、紅拂、虬髯客、故事．吾吳張伯起新婚．伴房一月．而成紅拂記．風流自許．浙中淩初成更爲北劇．筆墨排奡．頗欲睥睨前人．但一事分爲三記．有疊牀架屋之病．荔軒復取而合之．大約撮其所長．決其所短．又添徐洪客採藥一折．得史家附傳之法．

玉鏡臺演温太眞事．投梭記演謝幼輿事．花筵賺合太眞、幼輿、而演之．投梭筆墨雅潔．情詞婉妙爲勝．

偶于市間得一寫本種鱗書屋外集兩劇．一蓬島瓊瑤．爲余本忠收服海寇事．一花目題名．則品題花目．以郁李爲狀元．海桐爲榜眼．紅梅爲探花．木樨爲傳臚．杜鵑下第．而以丁香配郁李．卷首題田民撰．

孫供、字商聲．詩古文簡潔有法度．性孤冷．不喜諧俗．每就研席．輒怒其館主．不合而去．所著海棠緣傳奇。

痡詆傖父．蓋以此也．

# 劇說卷五

戰國策云。齊軍破淖齒。殺閔王于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氏家爲溉園。君王后、太史氏之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復齊。遽迎太子于莒。立之以爲王。君王后以爲后。史記田敬仲世家云。樂毅出臨淄。湣王出亡之衞。衞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遜。衞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恆人。憐而嘗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襄王旣立。立太史氏女爲王后。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張伯起全本此以作灌園記。馮猶龍删改正之。序云。奇如灌園。何可無傳。而傳奇如世所傳之灌園。則吾謂其無可傳。且憂其終不傳也。法章以亡國之餘。父死人手。身爲人奴。此正孝子枕戈。志士臥薪之日。不務憤悱憂思。而汲汲焉一婦人之是獲。少有心肝。必不乃爾。且五六年間音耗隔絕。驟爾黃袍加身。而父仇未報也。父骨未收也。都不一置問。而惓惓焉訊所思得之太傅。又謂有心肝乎。君王后千古女俠。一再見而遂失身。卽史所稱陰與之私。談何容易。而王孫賈子母忠義。爲嗣君報終天之恨者。乃棄不錄。若是。則灌園而已。私偶而已。灌園私偶。何奇乎而何傳乎。伯起先生云。吾率吾兒試玉峯舟中。無聊。率爾弄筆。遂不暇致詳。誠然歟。誠然歟。自余加改竄。而忠孝志節。種種具備。庶幾有關風化。而奇可傳矣。馮氏此言。可爲傳奇之式。故錄之。然太史敫可稱潔士。故迎后登車一折。寫君王后別

母而敎不與見。曲云、只得遙拜著鐵錚錚的家主。恕饒了癡騃騃的女娃。以脚色不足。故太史敎以淨扮之耳。

知新錄云、元曲有呂布貂蟬及奪戟爭鬭事。按呂布傳言布小失意。卓拔手戟擲布。布奉捷避之。又言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布因朝會。手刃刺卓。想侍婢當卽貂蟬也。元曲所云。必有所據。

呂翁祠在邯鄲縣北二十里黃粱店。李長沙詩云、舉世空中夢一場。功名無地不黃粱。憑君莫向癡人說。說與癡人夢轉長。端溪王崇慶詩云、曾聞世有盧生夢。只恐人傳夢未眞。一笑乾坤終有歇。呂翁亦是夢中人。乃元人馬致遠黃粱夢雜劇。爲鍾離度呂洞賓事。夢中呂作元帥征吳元濟。則憲宗時事矣。湯若士本之作邯鄲夢。則爲呂度盧生。而爲開元時事。按呂洞賓、關右人。唐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爲梗。攜家隱終南山。錦繡萬花谷引此言云見雅言雜載。則憲宗時已非。開元時尤非。眞仙通鑑有盧生事。恐未然耳。

鄭庭玉作後庭花雜劇。只是本色處不可及。沈寧庵演爲桃符。排場賓白。用意遜鄭遠矣。

宮大用范張雞黍第一折。乃一篇經史道德大論。抵多少宋人語錄。曲中用遂邪二字。乃玉茗所本。

西河詞話云、宋孫明復髥白。李文定請以弟之女妻之。孫曰、相女不以嫁公侯。乃以嫁山谷衰老。古無有之。其曰相女者。相門之女。正以李復古曾爲相故也。西廂末劇有自古相女配夫。世多不解。烏知實本諸此。又云、西廂久爲人更竄。予求其原本正之。逐字核實。其書頗行。其中尙有不能詳處。如第四折內有和尙們回施些幽期密約句。予向所釋。但曰施僧曰布施。反乞僧施曰回施。後友人有論及者。堅謂

回作曲解。是委曲周旋意。雜引回曲二字作證。曾記北史北齊李庶無鬚。人謂天閹。崔諶嘗戲庶曰。教弟種鬚法。取錐刺面爲竅。而插以馬尾。當效。是時崔族多惡疾。庶因答曰。請先以方回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種鬚。然則回施反施矣。蔡子伯曰。施音賜。今俗稱回賜者。卽回施之謂。尤較直捷。

喬夢符兩世姻緣曲中云。俺主人酒盃賺煞春風面。從唐人酒凹轟心翻出。

桯史云。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仙橋。丁丑。賜銀絹萬匹兩。錢千萬。綵千縑。有詔就第賜宴。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椅從之。詼語雜至。賓歡既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椅。忽墜其幞頭。乃總髮爲髻。如行伍之巾。後有大巾環。爲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環。曰二勝環。遽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椅。取銀絹例物。此環掉腦後可也。一座失色。檜怒。明日下伶于獄。有死者。又云。胡給事既新貢院。嗣歲庚子適大比。乃侈其事。命供帳考校者悉倍前規。鵠袍入試。茗卒饋漿。公庖繼肉。坐案寬潔。執事恪敬。誾誾于于。以鬯于文。士論大愜。會初場賦題。出孟子舜聞善若決江河。而以聞善而行。沛然莫禦爲韻。士既就案矣。蜀俗敬長而尙先達。每在廣場。不廢請益焉。晡後忽一老儒摘禮部韻示諸生。謂沛字惟十四泰有之。一爲顚沛。一爲沛邑。注無沛決之義。惟它有霈字。乃從雨。爲可疑。衆曰是。鬨然叩簾請出題者。偶假寐。有少年出酬之。漫不經意。亶云。禮部韻注義既非。增一雨頭無害也。揖而退。如言以登于卷。坐遠于簾者。或不聞知。乃仍用前字。于是試者用霈沛各半。明日將試論。語籍籍。傳凡用沛字者皆窘。復扣簾。出題者初不知昨日之對。應曰。如字。庭中大譁。浸不可制。譟而入曰。試官誤我三年。利害不細。簾前闈木如拱皆折。或入于房。執

考校者一人毆之。考校者惶遽。急曰。有雨頭也得。無雨頭也得。或又咎其誤。曰。第二場更不敢也。蓋一時祈脫之詞。移時稍定。試司申鼓譟場屋。胡以不稱于禮遇也。怒物色爲首者。盡繫獄。韋布益不平。既拆號。例宴主司以勞還。畢三爵。優伶序進。有儒服立于前者。一人旁揖之。相與詫博洽。辯古今。岸然不相下。因各求挑試所誦憶。其一問漢四百載名宰相凡幾。儒服以蕭、曹而下。枚數之無遺。羣優咸贊其能。乃曰。漢相吾能言之矣。敢問唐三百載名將帥何人也。旁揖者亦詘指英衛以及季葉。曰。張巡、許遠、田萬春。儒服奮起爭曰。巡、遠是也。萬春姓雷。考史牒未有以雷爲田者。揖者不服。撐拒騰口。俄一綠衣參軍。自稱教授。前据几。二人敬質疑。曰。是故雷姓。揖者大詬。袒裼奮拳。教授遽作恐懼狀曰。有雨頭也得。無雨頭也得。坐中方失色。知其風已也。忽優有黃衣者。持令旗躍出稠人中曰。制置太學給事台旨。試官在坐。爾輩安得無禮。羣優亟斂容趨下。喏曰。第二場更不敢也。夾所皆笑。席客大慚。明日遁去。遂釋繫者。胡意其爲郡士所使。錄優而詰之。杖而出諸境。然其語盛傳迄今。

續筆談云。元人女狀元黃崇嘏春桃記今不傳。僅輟耕錄有其目。大抵如琵琶等記。

詩辨坻云。北西廂古本陳實庵點定者爲佳。別本多所改竄。如東閣玳筵開爲帶烟開。馬兒迍迍行爲迍逆行。穿鑿可笑。請字兒不曾出聲。去字兒連忙答應。或謂請未出聲。如何答應。改作請字兒方才出聲。索然無味矣。梵王宮殿夜撞鐘。撞平聲。田水月改作聲鐘。聲鐘是何等語。

詞旨載西廂警策不下百十條。如竹索纜浮橋。檀口搵香腮等語。不知皆撰自董解元西廂。竹索上有寸金二字。檀口句則曰檀口微微笑吐丁香舌。被郎輕嚙卻更增人劣。較漢卿奇麗精采十倍。見黃嘉惠

董解元西廂記序案王實甫長亭送別一折稱絕調矣董解元云莫道男兒心如鐵君不見滿川紅葉盡是離人眼中血實甫則云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淚與霜林不及血字之貫矣又董云且休上馬苦無多淚與君垂此條情緒你爭知王云閣淚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董云馬兒登程坐車兒歸舍馬兒往西行坐車兒往東拽兩口兒一步兒離得遠如一步也王云車兒投東馬兒向西兩處徘徊落日山橫翠董云我郎休怪強牽衣問你西行幾日歸著路裏小心呵且須在意省可裏晚眠早起冷茶飯莫吃好將息我專倚著門兒專望你王云到京師服水土趁程途節飲食順時自保揣身體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風霜要起遲鞍馬秋風裏最難調護須要扶持董云驢鞭半裊吟肩雙聳休問離愁輕重向個馬兒上馳也馳不動王云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人間煩惱塡胸臆量這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董云帝里酒釅花濃萬般景媚休取次共別人便學連理少飲酒省遊戲記取奴言語必登高第妾守空閨把門兒緊閉不拈絲管罷了梳洗你咱是必把音書頻寄王云你休憂文齊福不齊我只怕停妻再娶妻一春魚雁無消息我這裏青鸞有信頻宜寄你切莫金榜無名誓不歸君須記若見異鄉花草再休似此處棲遲董云一個止不定長吁一個頓不開眉黛兩邊的心緒一樣的愁懷王云他在那壁我在這壁一遞一聲長吁氣兩相參玩王之遜董遠矣若董之寫景語有云聽寒鴻啞啞的飛過暮雲重有云回首孤城依約青山擁有云柳堤兒上把瘦馬兒連忙解有云一徑入天涯荒涼古岸衰草帶霜滑有云颩腰的柳樹上有漁槎一竿風旆茅簷上挂澹烟消洒橫鎖著兩三家有云淅零零地雨打芭蕉葉急煎煎的促織兒聲相接有云燈兒一點甫能吹滅雨兒歇閃出昏慘慘的半牕月有

云。披衣獨步。在月明中凝睛看天色。有云。野水連天天竟白。有云。東風兩岸綠楊搖。馬頭西接著長安道。正是黃河津要。用寸金竹索纜著浮橋。前人比王實甫爲詞曲中思王、太白。實甫何可當。當用以擬董解元、李空同云。董子崔張劇。當直繼離騷。

曲藻云。偶見歌伯喈者云。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闈。詔赴春闈。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闈。難捨親闈。頗疑兩下句意各重。後得一善本。乃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闈。難捨親闈。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闈。難赴春闈。意既不重。益見作者之工。談輅云。嘗見琵琶記草本。醉扶歸綵筆本潤二句。改作詞源倒流二句。今刻本已從之矣。又見一本三不從做成災禍。一似天來大。改云。三不從把好事翻成禍。惜未有從之者。改筆皆草書旁注。意必東嘉手筆。秦淮劇品云。曲引之有呼韻。自趙五娘之呼蔡伯喈始也。而無雙之呼王家哥哥。西施之呼范大夫。皆有悽然之韻。

相傳臨川作還魂記。運思獨苦。一日家人求之不可得。遍索。乃臥庭中薪上。掩袂痛哭。驚問之。曰。塡詞至賞春香還是舊羅裙句也。

塡詞高手。如陳大聲、沈青門、之屬。俱南北散套。不作傳奇。惟周憲王所作雜劇。名誠齋樂府。往往調入弦索。有金元風範。南曲如四節、連環、繡襦、之屬。出于成弘間。稍爲當時所稱。嘉靖間。陸天池名采者。所撰有王仙客明珠記、韓壽偸香記、陳同甫椒觴記、程德遠分鞋記。惟明珠記行於世。鄭若庸玉玦記游西湖一套。當時膾炙人口。見蝸亭雜訂。

南音三籟云。作曲須先識字。否則往往誤用。如梁伯龍浣紗金井水紅花云。波冷濺芹芽溼裙紋。紋字法

用平聲。然穀箭袋也。若衣釵之衩。屬去聲。李義山詩。十歲去踏青。芙容作裙衩。是爲明證。此其失自陳大聲散套節節高之蓮舟戲女娃露裙衩始耳。湯臨川懶畫眉荼蘼抓住裙衩線。亦誤。僅陳玉陽玉抱肚云打毬回紛紛衩衣獨是。又浣紗劉潑帽云娘行聽俊還嬌倩。勝江南萬馬千兵。不知倩有二音。一顧倩之倩作去聲讀。一作茜。卽巧笑倩兮之倩。言美也。此曲字義當作茜音。今卻押庚靑韻中。他若瘦之爲顋音頸瘤也。鄭虛舟玉玦記卻教傀煞瘦瘤婦。是認作平聲矣。又莊子藐姑射之山。射音亦。巾幘之幘音卒。而汪南溟高唐記與雪滅同押。至以纖殲鹽三字並押車遮。是徽州土音也。又云招魂未得空歌楚些。些音蘇箇切。惟些少之些。乃作平聲。今以楚些作平聲。何也。伯龍以些與飛同押。又認些字作西字音。爲蘇州土音也。又有舉世皆誤而爲不可解之字者。今列戲目而曰第一齣字或作折。或作出。問從何來。則默不能對也。蓋字書從無此字。惟牛食已復出曰齝。音笞。傳寫者誤寫台爲句。以齣作齝。齝原作齣。以齣作齣。在屈筆毫釐之間。以致展轉傳誤。不若古劇第幾折爲妥也。

雋區云。傳奇當以張伯起爲第一。若紅拂、竊符、灌園、祝髮四本。巧妙悉敵。次則推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當與琵琶、西廂分路揚鑣。若湯若士之邯鄲夢、屠緯眞之曇花。別是傳奇一天地。然識者有患其才多之議。裴淑英記彤管流馨。是風關德、彩毫紫釵、南柯三傳。俱出屠湯手筆。而往往以學問爲長。徒令人驚雕績滿眼耳。虎符亦屬張伯起作。而風致視四本大相懸絕。自是詞曲第二流之佳者。幽閨爲元人曲。淡而絕眞。他如明珠、繡襦、投筆、四節、紅梅、葛衣、玉環、玉玦。點綴俱不入俗。玉簪幾于淫矣。而措詞亦有可觀。此外新聲如林。吾無暇概及矣。

繡襦記中鵝雪一折．及乞兒家常口頭語．鎔鑄渾成．不見斧鑿痕跡．可與古詩孔雀東南飛唧唧復唧唧並驅．沈寧庵謂此爲元人筆．非鄭虛舟所能辨也．然元人鄭元和雜劇無此曲．

吳中渠十二三時．便能填詞．一種情傳奇．乃其幼年作也．恐爲父呵責．託名粲花．粲花者．其司書小隸也．今所傳者四種．療妬羹、畫中人、西園記、綠牡丹．

務頭者．南北同法．苟遇緊要字句．須揭起其音．而宛轉其調．如俗所謂做腔處．每曲或一句．或二三句．每句或一字．或二三字．卽是務頭．宜施俊語．否則便爲不分務頭．非曲所貴．見九宮譜定論．說曲藻云．作詞之法．一造語．二用事．三得字．四陰陽．五務頭．六對偶．七末句．八去上．九定格．解務頭云．要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可施俊語于上．楊用修乃謂務頭是部頭．可發一笑．

古杭夢遊錄云．唱賺在京師只有纏令纏達．中興後．張五牛大夫遂撰爲賺．賺者．誤賺之意．令人正堪美聽．不覺已至尾聲．

吾友談星符、名泰．江寧人．乾隆丙午舉人．深於音律之學．生平愛牡丹亭．詳爲注釋．嘗語余曰．冥判一齣．用胡判官．蓋釋典中八月判官姓胡．杜小姐八月死．故用此也．

熙朝名劇三種．芙蓉樓、廣寒香、易水歌．芙蓉樓題雙溪廌山填詞．廣寒香題蒼山子編．

吾鄉徐又陵、號坦庵．塡詞入馬東籬、喬夢符之室．所作有大轉輪、買花錢、拈花笑、浮西施、胭脂虎、珊瑚鞭、九奇逢．詞評云．宋高宗在德壽宮．遊聚景園．偶步入一酒肆．見素屛有俞國寶書風入松一詞．嗟賞之．誦至明日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鈿．曰．未免酸氣．改明日重扶殘醉．仍卽日予釋褐．坦庵買花錢雜劇

本此。

兩紗雜劇。題元成子作。一爲紅紗。謂試官閱卷。紅紗照眼也。一爲碧紗。本唐王播木蘭院故事也。紅紗中。試若耶美人曉起梳頭詩。主司之式要翻空取言外之神。故天字號秀才。以徵實描寫被斥。地字號秀才。以筆意虛寫見賞脫盡應試科諢。毛西河作來元成墓志銘云。君諱集之。字元成。自爲誌云。予所著有某書及雜劇之兩紗、秋風三疊、而已。案。兩紗、三疊。史志皆不載。顧予知君事。君以崇禎己巳赴童試。縣斥之。粘其文於門。庚午再試。再斥之。然而府試拔第一。時年二十七。始附學。于是作兩紗劇。一紅紗。謂以紗幛目眯五色也。一碧紗。則紗蒙其舊所爲詩。貴與賤易觀也。夫通塞之難憑如此。

山水鄰四大癡傳奇。酒癡。爲姜應詔得不義之財。遂以酒敗家。色癡。爲莊子扇墳。其妻劈棺事。財癡。爲臭盧員外一文錢事。氣癡。爲黃巢以不第造反事。酒癡一名酒懂。爲武林李逢時撰。一文錢亦刻名家雜劇中。稱破慳道人作。

如是我聞云。吳雲巖家扶箕。其仙稱邱長春。一客問曰。西遊記果仙師所作。以演金丹奧旨乎。曰。然。又問仙師作書于元初。其中祭賽國之錦衣衛、朱紫國之司禮監、滅法國之東城兵馬司。唐太宗之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皆同明制。何也。按。邱長春。登州棲霞人。元太祖自奈蠻國。遣侍臣劉仲祿召詣行在。自東而西。故有西遊記。非演義之西遊記。演義之西遊記。本唐元奘西域志白馬馱經。松枝西指。亦有所本。若猿龍等。則目蓮救母戲中亦有之。今揆作者之意。則亦老于場屋者憤鬱之所發耳。黃袍怪爲奎宿所化。其指可見。尤西堂鈞天樂奎星始扮鬼狀。如繪畫塑像形。後則白面扮之。稱奎星之位向爲鬼

奪。與西遊記黃袍怪用意正同。

茶餘客話云。舊志稱吳射陽性敏多慧。爲詩文下筆立成。復善諧謔。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今不知雜記爲何名。惟淮賢文目。載先生撰西遊通俗演義。是書明季始大行。里巷細人皆樂道之。而前此亦未之有聞。世稱爲證道書。有合金丹大旨。按射陽去修志時不遠。未必以世俗通行之小說。移易姓氏。其說當有所據。觀其中方言俚語。皆淮之鄉音街談。巷弄市井童孺所習聞。而他方有不盡然者。其出淮人之手。尤無疑。然此特射陽遊戲之筆。聊資村翁童子之笑謔。必求得修煉祕訣。亦鑿矣。

吳與董說字若雨。後爲僧號月涵。每一出遊。有書五十擔隨之。著西遊補一書。俱言孫悟空夢遊事。鑿天驅山。出入莊老。而未來世界。曆日先晦後朔。尤奇。

鬧門神雜劇。爲茅僧曇孝若撰。謂除夕夜新門神到任。舊門神不讓相爭也。曲中紫花兒序云。詐將俺畫張紙裝的五彩。冷面皮意氣雄赳。豎劍眉闊口髯髭。手擎著加冠進爵刀斧。彭排奇哉。剛買就遍街人驚駭。盡道俺龐兒古怪。滿腹精神。倜儻胸懷。金蕉葉云。俺且眼偷瞧桃符好乖。那戴頭盔將軍忒呆。只你幾年上都剝落了顏色。甚滋味全無退悔。小桃紅云。少不得將苕帚兒刷去塵埃。把舊門神摔碎扯紙條兒滿地踹化成灰。非俺沒面情挈帶。只你風光過來。威權頹斂。到今日回避也應該。

鄭西神名瑜。有汨羅江、黃鶴樓、滕王閣三種。黃鶴樓末收江南一曲。柳問呂答。與徐文長翠鄉夢末同。滕王閣則全以王子安一序作曲。汨羅江則以離騷經作曲。讀原文一段。歌曲一段。立格甚奇。得未曾有。

義俠、水滸二傳本施耐庵水滸小說。而施耐庵則本宣和遺事。其略云。朱勔運花石綱。分差楊志、李進義、

林冲、王雄、花榮、柴進、張青、徐寧、李應、穆橫、關勝、孫立、十二人爲指使。搬運花石至京。楊志在潁州。待孫立不來。貧餓賣所佩刀。與惡少交口志殺之。配衛州軍城。孫立等十一人于黃河岸上。刼往大行山爲盜。又宣和二年五月。北京留守梁師寶以十萬貫金珠珍寶使縣尉馬安國賫至京。爲蔡太師壽。至五花營堤上歇涼。遇大漢八人。有擔酒者。縣尉與衆買飲。被迷。失去所賫物。獲其酒桶。訴于知縣尹大諒。尹驗酒桶上有酒海花家四字。捉事人王平捉花家。名約者。付吏張大年勘問。花約供云。三日前午時。有大漢八人來我家裏喫酒。道是往嶽廟燒香。借去此桶。八人爲首者。鄆城縣石碣村晁蓋。帶領吳加亮、劉唐、秦明、阮進、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即下鄆城縣根捉。其押司宋江夜走報晁蓋逃去。邀約楊志等往梁山濼爲盜。思宋押司之恩。使劉唐以金釵酬謝。宋江以釵子妓女閻婆惜。告以來歷。値因父病。給假歸家。遇捕魚人杜千、張岑與索超、董平、飲酒。平因不獲晁蓋被杖。超故爲盜者。宋作書送四人于梁山濼晁蓋處入夥。已而父病愈入城。至閻婆惜家。見閻女與吳偉打暖。憤取刀殺兩人。而題其壁。巡檢王成帥大兵弓手至宋家莊上捉江。江走入屋後玄女廟。于案上得一卷文書。寫云。破國因山木。兵刀用水工。一朝充將領。海內聳威風。又列三十六人。智多星吳加亮、玉麒麟李進義、青面獸楊志、混江龍李海、九紋龍史進、入雲龍公孫勝、浪裏白條張順、霹靂火秦明、活閻羅阮小七、立地太歲阮小五、短命二郎阮進、大刀關必勝、豹子頭林冲、黑旋風李逵、小旋風柴進、金鎗手徐寧、撲天雕李應、赤髮鬼劉唐、一直撞董平、插翅虎雷橫、美髯公朱同、神行太保戴宗、賽關索王雄、病尉遲孫立、小李廣花榮、沒羽箭張青、沒遮攔穆橫、浪子燕青、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鐵鞭呼延綽、急先鋒索超、拚命三郎石秀、火船

工張岑、撲着雲杜千、鐵天王晁蓋。後一行云。天書付天罡院三十六員猛將。使呼保義宋江爲帥。廣行忠義。殄滅奸邪。江乃同朱同、雷横、李逵、戴宗、李海、奔梁山濼。上時蓋已死。遂以江爲首。殺牛大會。吳加亮稱晁蓋臨終時言。政和年間。夢衆上得三十六數。若果應數。須助行忠義。衛護國家。宋江言。今會中但少三人。乃花和尙魯智深、一丈靑李横、鐵鞭呼延綽。于是刧掠州縣。攻奪淮陽、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餘縣。朝廷命呼延綽爲將。領投降海賊李横等出師收捕。屢戰屢敗。朝廷督責甚嚴。呼延綽、李横乃叛投江。江喜三十六人已足。遂往朝東嶽。賽取金爐心願。張叔夜招誘歸順朝廷。各授武功大夫分注諸路巡檢使。後遺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周密癸辛雜識載龔聖與所作宋江等三十六贊。聖與序云。宋江事見于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爲。及異時見東都事略中載侍郎侯蒙傳有書一篇。陳制賊之計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東。軍官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有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此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余然後知江輩眞有聞于時者。于是卽三十六人人爲一贊。而箴體在焉。其所列三十六人與宣和遺事小異。智多星吳加亮作吳學究。玉麒麟李進義作玉麒麟盧俊義。赤髮鬼劉唐作尺八腿。大刀關必勝作關勝。船火工張岑作船火兒張横。沒羽箭張靑作張淸。急先鋒索超作先鋒索超。金鎗手徐寧作金鎗班。短命二郎阮進作短命二郎阮小二。混江龍李海作李俊。賽關索王雄作楊雄。無入雲龍公孫勝、豹子頭林冲、一丈靑張横。而有兩頭蛇解珍、雙尾蝎解寶。又宣和遺事三十六人不數宋江。此則連宋江爲三十六。在宋時所傳聞異詞已如此。宋史于宣和三年。書淮南

盜宋江等。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又于是年。書忠州防禦使辛興宗擒方臘於淸溪。張叔夜傳言宋江降。而不言降後之事。侯蒙傳亦載其疏招宋江平方臘語。而不詳其允否。則當時用蒙議。命張叔夜降之。使隸辛興宗平方臘于淸溪。未可知也。史書建炎二年十二月金人犯泲南府。守臣劉豫以城降。劉豫傳云。金人攻泲南。遣人說豫。豫殺守將關勝。率百姓降金。關勝卽大刀關勝耶。則已爲守將。非以功進秩歟。而爲豫所殺。則忠義以衞國家者。信矣。元人劇中多及宋江事。李致遠風雨還牢末劇中。有宋江、劉唐、李逵、史進、阮小五五人。康進之李逵負荆劇中。有宋江、吳學究、魯智深、李逵四人。李文蔚燕青博魚劇中。有宋江、吳學究、燕青三人。無名氏爭報恩三虎下山劇中。有宋江、關勝、徐寧、花榮四人。皆三十六人贊中所有。高文秀作黑旋風雙獻功劇。宋江白云。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綽號及時雨。幼時爲鄆城縣司吏。因帶酒殺了閻婆惜。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經過梁山濼。晁蓋救某上山。晁蓋因三打祝家莊身亡。衆拜某爲頭領。聚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施耐菴演義。有一百八人。及打祝家莊。配江州等事。蓋本此。又錄鬼簿高文秀雜劇。黑旋風雙獻頭。外又有黑旋風詩酒麗春園、黑旋風大鬧牡丹園、黑旋風敷衍劉耍和、黑旋風鬬雞會、黑旋風窮風月、黑旋風喬教學、黑旋風借屍還魂、楊顯之有黑旋風喬斷案。紅字李二雜劇有病楊雄、板踏兒黑旋風、折擔兒、武松打虎、三種。康進之李逵負荆外。又有黑旋風老收心一種。甕天脞語載宋江潛至李師師家。題一詞于壁云。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烟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鮫綃籠玉。一笑千金値。神仙體態。薄倖如何消得。想蘆葉灘頭。蓼花洲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連八九。只待金雞消

息。義膽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閒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見升庵詞品所引。

王昭君事見漢書。西京雜記有誅畫工事。元明以來作昭君雜劇者。有四家。馬東籬漢宮秋一劇。可稱絕調。臧晉叔元曲選取爲第一。良非虛美。但西京雜記謂王嬙自恃容貌。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工人不專指毛延壽。所誅畫工。延壽而外。又有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下杜陽望、樊育。同日棄市。東籬則歸咎毛延壽一人。又本青塚事。謂昭君死于江。而以元帝一夢作結。薛旦反此作昭君夢。則謂已嫁單于。而夢入漢宮也。惟陳玉陽昭君出塞一折。一本西京雜記。不言其死。亦不言其嫁。寫至出玉門關即止。最爲高妙。尤西堂作弔琵琶前三折全本東籬。末一折寫蔡文姬祭青塚。彈胡笳十八拍以弔之。雖爲文人狡獪。而別致可觀。元人張時起有昭君出塞劇。今不傳。

陳玉陽文姬入塞一折。南山逸史亦作中郎女雜劇。曹瞞不用粉面。以外扮。亦取其片善之意。

江湖紀聞云。檜既殺武穆。向靈隱祈禱。有一行者亂言譏檜。檜問其居址。僧有家在東南第一山之句。檜令隸何立物色。立至宮殿。見僧坐決事。立問。答曰。地藏王決檜殺岳飛事。卒引檜至。身荷鐵枷。因首垢面。呼告曰。東窗事發矣。邱氏遺珠云。有方士伏章。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檜囑方士曰。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湖壖雜志云。秦檜遇風僧于冷泉亭事。不載乘誌。余于鴻書見之。亦非無因之說。至今廚中秦檜齋僧鍋尚存。秦徵蘭宮詞注云。天啓時。上設地炕于懋勤殿。御宴演戲。嘗演金牌記。至風魔和尚罵秦檜。魏忠賢趨匿壁後。不欲正視。錄鬼簿孔文卿有秦太師東窗事犯劇。金仁傑亦有之。惜不傳。

黃醒狂有陌花軒雜劇。凡十折。曰倚門四折。再醮一折。淫僧一折。偷期一折。督妓一折。孌童一折。擢內一

折。皆舉市井敝俗。描摹出之。

武進蔣孝廉調、號竹塘每日持穢迹金剛咒。咒云。唵『甕』嗙『必』咶『哇』嗰『孤』嗶『利』摩訶鉢『般』囉『若』摩訶鉢囉很『恨』那『把』唄『戲』吻『奴』汁『則』吻醯『嘻』摩尼微咭『旣』微摩那『丫』棲唵『暗』斫『勺』急『雞』那『奴』烏深暮『摩』嗰『孤』嗶『利』吽『哄』吽吽泮泮泮泮泮娑訶。萬紅友作空青石傳奇。內有穢迹金剛登場卽念此咒。紅友又有風流棒第一齣荆茶郎登場。攜考具衣青氈。作鄉試入闈狀。此從來未有者。

徐文長本古樂府木蘭歌。演爲雌木蘭雜劇。與狂鼓吏、翠鄉夢、女狀元、爲四聲猿。然木蘭歌不詳木蘭之所終。而徐文長則有王郎成親之科白。考商邱志有孝烈將軍祠在城東南營郭鎭北。一名木蘭祠。元人侯有造作孝烈將軍祠像辨正記云。將軍魏氏。本處子。名木蘭。亳之譙人也。世傳可汗募兵。孝烈痛父耄羸。弟妹皆稚騃。慨然代行。服甲冑鞬橐。操戈躍馬。馳神攻苦。鈍對戎陣。膽氣不少衰。人莫窺非男也。歷年一紀。交鋒十有八戰。策勛十二轉。天子喜其功勇。授以尙書。隆寵不赴。懇奏省覲。擁兵還譙。造父室。釋戎服。復閨妝。舉皆驚駭。咸謂自有生民以來。蓋未見也。以異事聞于朝。召復赴闕。欲納宮中。將軍曰。臣無媲君禮制。以死誓拒之。勢力加迫。遂自盡。所以追贈有孝烈之謚也。至治癸亥冬。歸德幕府官孫思榮。來自完州。附郡儒韓彥。舉所述完志。謂古完廟貌凡五。今所存者四。歲遇四月八日。有司率著士邦民。大享祀此。故太子贊善劉廷直所撰完碑。睢陽郡南東距八十里曰營郭。卽古亳方域。孝烈之故墟也。亦建祠像。士人亦以四月八日致祭。乃將軍生朝。沿習古老之云也。元統甲戌。曲陽梁君思

温尹睢陽。力贊耆老湯德等。捐己財礱石備工。歸德府倅中山馬公德麟謂余言。將軍塚廟居完城東者。所謂五廟之一。孝烈遺骸安厝此塚。距吾家九十里。其廟刊木爲像。烏帽紅顏。服紫腰金。神目電灼。儼然如在其上。遇旱澇有禱卽應。邦人聾致降神。盤桓水面。驅人風飛。吾目擊顯靈如此。又云。木蘭詩。惟先尊縉山先生家藏宋儒陳仁王德翁詩統。列于隋詩之下。此詩唐朔方節度使韋元甫。始得于民間。可汗之稱。始自突厥。突厥世居朔塞。將軍譙人。譙卽今亳州也。按彼去此何啻數千里之遙。詩稱點兵問欲。皆云可汗。遍考國史。隋恭帝義此地。突厥立劉武周爲定陽可汗。立梁師都爲始畢可汗。國號梁。改元永隆。師都乃迎突厥居河南之地。故此境之兵。稱隸可汗之繇也。又云。孝烈追贈。乃唐之謚。贊咏詩什。杜牧之首倡。決以將軍之爲隋人。按此考辨精確。而所傳木蘭之烈。則未嘗適人者。傳奇雖多謬悠。然古忠孝節烈之跡。則宜以信傳之。因文長有王郎成親之科白而詳之于此。

樂府雜錄云。明皇朝有韋青。本是士人。嘗有詩。三代主綸誥。一身能唱歌。官至將軍。開元中。內人有許和子者。本吉州永新縣口家女也。選入宮。卽以永新名之。籍于宜春院。旣美且慧。善歌。能變新聲。明皇嘗獨召李謩吹笛逐其歌。曲終管裂。其妙如此。一日賜大酺于勤政樓。觀者數千萬。衆諠譁聚語。莫得魚龍百戲之音。上怒。欲罷宴。高力士請命永新出樓歌一曲。必可止諠。上從之。永新乃撩鬢舉袂。直奏曼聲。至是廣場寂寂。若無一人。洎漁陽之亂。六宮星散。永新爲一士人所得。韋青避地廣陵。日夜憑闌于上河之上。忽聞舟中奏水調者。曰。此永新歌也。乃登舟與永新對泣久之。青始亦晦其事。後士人卒。與其母之京師。竟歿于風塵。此一事也。又云。大曆中有才人張紅紅者。古與其父歌于衢路丐食。過將軍

韋青所居、在昭國坊南門裏、青于街牖中聞其歌者喉音寥亮、仍有眉首、卽納爲姬、其父舍于後戶優給之、乃自傳其藝、穎悟絕倫、嘗有樂工自撰歌、卽古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侑歌于青、青召紅紅于屛風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豆數合、記其拍、樂工歌罷、青入問紅紅何如、云已得矣、青出云、有女弟子久曾歌此、非新曲也、卽令隔屛風歌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請相見、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翌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尋爲才人、一日內史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嗚呼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妾不忘其恩、乃一慟而絕、上嘉嘆之、卽贈昭儀、此又一事也、汪廷訥作廣陵月雜劇、以張紅紅、許永新、爲一人、名爲張永新、又以樂工爲李龜年、

杜牧之竇烈女傳云、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戶曹掾、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愼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于天子、桂娘旣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敍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嘗間曰、爲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于外、因爲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爲計、以朱染帛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于薛育、各以所部譟于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僞號、一如李納、先奇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因斬

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尸于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張來宗本此作櫻桃宴雜劇。然必謂桂娘扮男子。爲希烈內官。蓋諱其爲賊寵耳。然桂娘自是息夫人一流。杜牧以權智烈贊之是也。唐書稱李希烈爲先奇毒藥死。雜劇有陳山甫進丸藥科白本此。

江東樂勝道人作長命縷傳奇。演單符郎與邢春娘重逢故事。本宋王明淸摭靑雜說。但春娘已落倡家作妓。而傳奇則有懷貞等齣。此亦勸善維持風俗之一端。固不必其事之實耳。按雨村詩話。江夏崔拙圃應階客東京時。亦本此事作烟花債傳奇。盛行於時。

紀伯紫見周樹所作馮驩市義雜劇。擬之行。曰合肥龔宗伯病渴甚。余戒其讀書。屛一切圖籍。然所以祛宗伯疾者。其在此書矣。宗伯得而讀之。果霍然已。以謂孔璋之檄。能愈頭風。不是過也。事見此本雜軒著。周延儒被召。阮大鋮以家優來演自所作賜恩環傳奇。跪泣求昭雪。延儒以逆案難翻。而君意中人爲誰。大鋮以馬士英對。遂于戍籍薦起。爲鳳陽總督。事見流寇長編。

謨觴閣破愁四劇。周元公作。謂酒色財氣也。沈湎者酒化血。宣淫者女化骷髏。慳悋者銀化紙錠。健訟行賄者囚化木。事可解頤。詞頗醒世。

吟風閣雜劇中有寇萊公罷宴一折。淋漓悽慨。音能感人。阮大中丞巡撫浙江。偶演此劇。中丞痛哭。時亦爲之罷宴。蓋中丞亦幼貧。太夫人實教之。阮貴。太夫人久已下世。故觸之生悲耳。

齊東野語云。三山蘇大璋治易有聲。戊午鄉舉。夢爲第十一人。數爲人言之。以爲必如夢告。旣試。將揭榜。同經人訴于郡。謂其自許之確如此。必將與試官有成約。萬一果然。乞究治之。及申號至十一名。果易

也，帥攜此狀入院，遍示考官，謂設如此言，諸公將何以自解，不若以待補首卷易之，衆皆以爲然，旣折號，則自待補爲正解者，大璋也，由正解而易爲待補者，乃投牒之人也，夏惺齋作廣寒梯本此，

王澹人工詞曲，所著有焚芬記、太平園、吉慶釵三種，皆寓微意，而焚芬尤佳，曾在京集諸人陶然亭演之，

閨媛塡傳奇，古人所少，長安女史王筠，幼閱書，以身列巾幗爲恨，嘗撰繁華夢傳奇，自抒胸臆，以女人王氏登場，生于二齣，始出，亦變例也，以上二條，出雨村詩話，

葉憲祖，字美度，別號六桐，明萬歷己未進士，生平至處在塡詞，一時玉茗、太乙人所膾炙，而粉筐黛器，高張絕絃，其佳者亦是搜牢元人成句，公古澹本色，街談巷語，亦化神奇，得元人之髓，如鸞篦借賈島以發二十餘年公車之苦，固固有明第一手，吳石渠、袁令昭，詞家名手，石渠院本求公詆訶，然後敢出，令昭則檞園弟子也，花晨月夕，徵歌按拍，一詞脫稿，即令伶人習之，刻日呈伎，使人猶見唐宋士大夫之風流，檞園，公塡詞別號也，見黃梨洲作外舅廣西按察使六桐葉公墓誌銘，

# 劇說卷六

彌房蛾術堂閒筆云．杭有女伶商小玲者．以色藝稱．於還魂記尤擅場．嘗有所屬意．而勢不得通．遂鬱鬱成疾．每作杜麗娘、尋夢、鬧殤、諸劇．眞若身其事者．纏綿淒惋．淚痕盈目．一日演尋夢唱至待打併香魂一片陰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見．盈盈界面．隨聲倚地．春香上視之．已氣絕矣．臨川寓言．乃有小玲實其事耶．

陸次云輅通判撫州．半載挂冠．重建玉茗堂于故址．落成．大宴郡僚．出吳兒演牡丹亭雜劇．二日解纜去．四方名士．爲賦詩紀之．王漁洋詩云．落花如夢草如茵．弔古臨川正暮春．玉茗又開風景地．丹青長憶綺羅人．瞿塘同權三生石．迦葉開箏累刼身．酒罷江亭帆已遠．歌聲猶繞畫梁塵．

江斗奴演西廂記於句欄．有江西人觀之三日．登場呼斗奴曰．汝虛得名耳．指其曲謬誤．幷科段不合者數處．斗奴恚．留之．乃約明旦當來．而斗奴不測．以告其母齊亞秀．明旦俟其來．延坐．告之曰．小女藝劣勞長者賜教．恨老妾聾．不及望見光儀．雖然．倘有耳在．願高唱以破衰愁．客乃抱琵琶而歌．方吐一聲．亞秀卽曰．乞食漢．非齊寧王教師耶．何以紿我．顧斗奴曰．宜汝不及也．客亦大笑．命斗奴拜之．留連旬日．盡其藝而去．

一貴官爲母稱觴．演辭朝．始以爲曲文完美．伶人唱至母死王陵歸漢朝．忽怵然．遂當場易以母在華堂兒在朝七字．主人大悅．一時名重．今梨園盡宗此．殊不知改者一時權變．其本文固自妙耳．

曠園雜志云。錢唐周通政詩。以嘉靖己酉領解浙闈。年才二十一。榜前一夕。人皆爭踏省門候榜發。周獨從隣人觀劇。漏五下。周登場歌范蠡尋春門外呼周解元者聲百沸。周若弗聞。歌竟下場始歸。又龍游余太史恂順治辛卯發解時。亦登場演蔡邕別親一齣。觀者謂蔡解元雖僞造。余已爲之兆也。

蕭齋日記云。赴龍幼玉山人招。供頓淸饒。劇演繡襦。我輩消受一夜。不知山人忙卻幾晝矣。座中楊邦彥年六十餘。欲揮數百金買歌伎自歎生死無常爲歡幾何。陳煥宇先生已及耋矣。每詠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淒然久之。

筠廊偶筆云。袁籜庵于令。以西樓傳奇得盛名。與人談及。輒有喜色。一日。出飲歸。肩輿月下。過一大姓門。其家方燕客。演霸王夜宴。輿人曰。如此良夜。何不唱繡戶傳嬌語。籜庵狂喜。幾墮輿。

朱景文公會賓客於廣廈中。外設重幕。內列寶炬。名曰不夜天。相傳阮大鋮長日演劇。亦用此法。阮所著傳奇、有牟尼合、忠孝環、桃花笑、井中盟、獅子賺、燕子牋、春燈謎、雙金榜。西陂類稿云。侯朝宗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善阮大鋮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爲檄檄大鋮罪。應箕、貞慧、實主之。大鋮愧且恚。然度無可如何。詷知朝宗與二人者相厚善也。私念得結交侯生。因侯生以結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陰交懽朝宗。朝宗覺之。謝客不與通。而大鋮家故有伶一部。以聲伎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趣徵阮伶。大鋮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使他奴詷之。方度曲。四座互稱善。奴走告。大鋮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箕踞叫呶語稍及大鋮。遂戟手罵詈不絕口。大鋮聞之。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刺骨。

菊莊新話云。王載揚書陳優事云。陳優者。名明智。吳郡長洲縣角直鎮人也。爲村優淨色。獨冠其部中。居常演劇村里。無由至士大夫前。以故城中人罕知之。時郡城之優部以千計。最著者。惟寒香、凝碧、妙觀、雅存、諸部。衣冠讌集。非此諸部勿觀也。會有召寒香部演劇者。至期而淨色偶闕。優之例。凡受値劇。十色各自往。一色或遘疾。或以事不得與。則專責諸司衣笥者。別徵一人以代。謂之拆戲。然優人徇名。每名部闕人。亦必更徵諸他名部。無濫拆者。是日也。適諸名部之爲淨者。胥勿暇。再徵諸次部亦然。司笥者汗面而奔於吳趨之坊。遇相識者。具告之。而陳適在城中。相識者因以陳薦。笥者急索其人。則見衣藍褸。擕一布囊。貿貿然來。笥者不暇審也。率之急走而已。至演劇家。則衣笥俱舁列兩廂。九色已先在矣。迎問笥者曰。淨已拆乎。今安在。指陳曰。此人是也。羣優皆愕眙。凡爲淨者。類必宏嗓蔚跂者爲之。陳形眇小。言復吶吶不出口。問以姓氏里居及本部名。又俱無人識者。于是羣詬笥者。陳弗敢置喙。默坐于衣笥。而倚其布囊于旁。少頃。羣優飯於廂。禮必遜拆色先坐。羣優勿陳遜。笥者曰。爾亦就坐共飽。陳勿應。未幾。堂上張明燈。報客齊。主人安席訖。請首席者選劇。則千金記也。淨色當演項王。爲千金要色。其嗚咽叱咤。蹹躍騰擲。即名優頗難之。于是笥者亦惴恐。而閤部之鵠者。徠者。參軍者。狐旦者。絃管者。主檀板者。鳴鉦鼓者。環叩陳于衣笥前曰。君能演楚霸王否。第以實告。吾等當共籲主人翁。諷客易他劇。笥人許君貲若干。明當悉與汝。勿汝吝也。陳乃起曰。固常演之。勿敢自以爲善。衆曰。若是。且速汝裝。陳始胠其囊。出一帛。抱肚中實以絮。束于腹。已大數圍矣。出其韡下。厚二寸餘。履之軀漸高。援筆攬鏡。醮粉墨爲黑面。面轉大。羣優乃稍釋曰。其畫面頗勿村。既而兜鍪繡鎧。橫矟以出。升氍毹演起霸。齣起

籍者。項羽以八千子弟渡江故事也。陳振臂登場。龍跳虎躍。傍執旗幟者。咸手足忙甓而勿能從。聳喉高歌。聲出鉦鼓鐃角上。梁上塵土簌簌墮肴饌中。座客皆屏息。顏如灰。靜觀寂聽。俟其齣竟。乃更鬨堂笑語嗟歎。以爲絕技不可得。陳至廂。衆方驚謝。忽以盥水去粉墨曰。某止能爲此齣。恐敗君部名。勿敢竟矣。于是鶻者。徠者。參軍者。狐旦者。絃管者。主檀板者。鳴鉦鼓者。共告曰。吾等負罪深矣。明當謝過。冀君始終光此劇耳。陳乃竟其劇。明日闔部醵金。置酒爲陳壽。坐陳上座。固請其舍村部以就之。而卻其故淨自此陳遂爲寒香班淨。復冠其部中。聲稱士大夫間。以其來自甪直也。謂之甪直大淨云。居久之。聖祖南巡。江蘇織造臣以寒香、妙觀、諸部。承應行宮。甚見嘉獎。每部中各選二三人。供奉內廷。命其教習上林法部。陳特充首選。越二十年。陳淨以年老乞骸南返。賜七品冠服。瀕行。請建普濟堂于吳之虎邱之半塘。上允其請。且預給普濟羣黎扁額。載之以歸。大吏及薦紳皆助之。輸鏹施田者恐後。陳用是更獲名。謂之陳善人。庚子秋。余偶至郡城。值陳于閶門友人家。見其須髮皓白。舉止方雅。殊不類優人也。友述其本末如是。按吳中傳此事爲小金山。小金山者。優之名也。未識卽陳否。周釆岩言。小金山本吳中名優。出遊多年。落魄而歸。筒者故識之。而羣優不知。而共誚其衣貌之不揚。及演項王。始驚異。優之老者曰。此演法唱法。非小金山不能。君得毋爲小金山耶。何一貧至此。答曰。然。衆乃矜服。與王載揚傳小異。並記之。

海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于嚴東樓。晝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也。嚴敗。金亦衰老。食貧里中。比有所謂鳴鳳記。金又塗粉墨。身扮東樓矣。阮大鋮自爲劇。命家優演之。大鋮死。優兒散于他室。李優者。但有客

命演阮所演劇。輒辭不能。復語其同輩勿復演。詢其故。曰。阿翁。姓字不觸起。尙免不得人說。每一演其劇。笑罵百端。使人懊惱竟日。不如辭以不能爲善也。此人勝金鳳遠矣。漁洋云。金鳳事較馬伶傳更奇。按金優何足道。李優有類中文定公家優兒鐵墩。可以媿士大夫之寡廉鮮恥者。周鐵墩傳。鄭桐庵作。

侯朝宗馬伶傳云。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爲明之留都。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爲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于東肆。華林于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幷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西肆之爲嚴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恥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遍告其故侶。請于新安賈曰。今日幸爲開讌。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遂凌出華林部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卽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某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爲其門卒三年。日侍相國于朝房。察其擧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爲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稱馬回回云。

王弇州史料中楊忠愍公傳略與傳奇不合。相傳鳴鳳傳奇。弇州門人作。惟法場一折。是弇州自塡詞。初

成時。命優人演之。邀縣令同觀。令變色起謝。欲亟去。弇州徐出邸報示之曰。嵩父子已敗矣。乃終宴。

相傳周忠介蓼洲先生初釋褐選杭州司理。杭人在都者。置酒相賀。演岳武穆事。至奸相東窗設計。先生不勝憤怒。將優人捶打而退。舉座驚駭。疑有開罪。明日託友人問故。先生曰。昨偶不平。打秦檜耳。極齋雜錄云。吳中一富翁宴客。演精忠記。客某見秦檜出。不勝憤恨。起而捶打。中其要害而斃。衆鳴之官。官憐其義。得從末減。蓴鄉贅筆云。楓涇鎮爲江浙連界。商賈叢積。每上巳賽神最盛。築高臺。邀梨園數部。歌舞達旦。曰神非是不樂也。一日演秦檜殺岳武穆父子。曲盡其態。忽一人從衆中躍登臺。挾利刃直前刺檜。流血滿地。執縛見官。訊擅殺平人之故。其人仰對曰。民與梨園從無半面。一時憤激。願與檜俱死。實不暇計眞與假也。顧彩髯樵傳云。明季吳縣洞庭山鄉有樵子者。貌髯而偉。姓名不著。絕有力。目不知書。然好聽人談古今事。常激于義。出言辨是非。儒者無以難。嘗荷薪至演劇所。觀精忠傳。所謂秦檜者出。髯怒。飛躍上臺。摔秦檜毆流血幾斃。衆驚救。髯曰。若爲丞相奸似此。不毆殺何待。衆曰。此戲也。非眞檜。髯曰。吾亦知戲。故毆。若眞檜。膏吾斧矣。

馮南谷、吳門博徒。善談諧。嘗負博錢十萬。匄貸豪門。時王弇州在座。戲以優人風流帽襲其首云。能詩。當如所請。馮卽朗吟。天下風流少。區區帽上多。髯邊齊拍手。恰似按笙歌。弇州欣然贈十金。一時座客爲充囊而去。風流帽亦稱不倫帽。闊如束帛。兩旁白翅。不搖而自動。惟白兔記李洪義、八義記樂人、戴之。此條見朱季美所作桐下聽然。又相傳張幼于門客某欲告貸于幼于。浼其兄伯起爲言。幼于諾之。復曰。以不倫帽爲題。吟詩一首。能則與伯起復于客。客求伯起代作詩。明日客見幼于。伯起在坐。客言其

情。幼于初命題。毫不思索。隨口詩成。幼于曰。非汝所能。幾不與。伯起婉言。得如所請。恐即一事而傳聞異耳。

宦遊紀聞云。嘉靖己丑。有遊食樂工乘騎者七人至縣州。未詳何省人。其所攜服飾。整潔鮮明。拋戈擲甕。歌喉宛轉。腔調琅然。咸稱有遏雲之態。適余憲副至。舉城士大夫商賈。無不忻悅。以爲奇遇。搬作雜劇。連宵達旦者數日。久而情洽。一日。衆曰。今日改作雜劇。以新視聽。遍索富室陳列珍玩器具衣著織金彩服。乃令縣城樂工代司鼓樂。至夜闌人靜。催迫鼓樂喧震。作雞鳴度關。七人以次入甕。久之寂然。破甕索之。無所得。騙銀止數百兩。惟司鼓樂者。枉受刑罪而已。

張南垣精于壘石而善滑稽。吳梅村起用。士紳餞之。演爛柯山傳奇。至張石匠。伶人以南垣在座。改爲李木匠。梅村以扇确几曰。有竅。閤堂一笑。及演至買臣妻認夫。唱切莫題起朱字。南垣亦以扇确几曰。無竅。滿堂爲之愕眙。而梅村失色。事見黃梨洲文集。

板橋雜記云。丁繼之扮張驢兒。張燕筑扮賓頭盧。朱維章扮武大郎。皆妙絕。

李如穀官武昌郡守。荊州曹叔方以所編樂府投之。會李坐黃堂上。立取梁州序。親自度曲。以扇代拍。時隸役百十輩。皆屏息而聽。寂若無人。歌罷。即出千金贈曹。事見今世說。

古夫于亭雜錄云。掖縣張大司寇北海忻。夫人陳。大學士文安公端母也。張與胡中丞爲姻家。胡故有優伶一部。一日。兩夫人宴會。張謂胡曰。聞尊府梨園最佳。胡古樸。不曉文藝。輒應曰。如何稱梨園。不過老棗樹幾株耳。同人因號胡氏班爲老棗樹班。

香祖筆記云.兗州陽穀縣西北有塚.俗呼西北塚.有大族潘、吳二氏.自稱是西門嫡室吳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會登臺演劇.吳之族使演水滸記.潘族謂辱其姑.聚衆大鬨.互控于縣.令大笑.各扑一二人.荷校通衢.硃批曰.無恥犯人.然二氏終不悟也.

順治戊子.有呼優人往鄉演戲者.至其地已黃昏矣.座上賓主七人.皆峨冠博帶.非時服式.上座者爲楊解元廷樞、徐翰林汧.而主席則上方五通神也.爲次者將納寵而宴客.坐次談及其事.楊公正言力阻.長者曰.舍弟敢不從命.卽命從人喚回迎親人役.不必到某家去矣.其始衆皆昏迷.乃大鳴金鑼.宮室人物皆不見.箱在曠野中.急收拾歸.跡至其家.女方大病.倏然而愈.事見西橋野記.又邊州聞見錄云.康熙初年.有延致伶人者.恍忽引入孟獲城.場上見男婦或無領.又或自揭其首.怪之.乃爲閻羅王及關帝狀.倏忽無所見.歌臺在萬木之顚.皆驚仆.嘔出蟲豸無算.其所與飲食也.

涵虛子言.雜劇有十二科.神仙道化.林泉邱壑.披袍秉笏.忠臣烈士.孝義廉節.叱奸罵讒.逐臣孤子.鏺刀趕棍.風花雪月.悲歡離合.烟花粉黛.神頭鬼面.雕邱雜錄云.傳奇十二科.激動人心.感移風化.非徒作.非苟作.非無益而作也.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一千七百本賜之.

新齊諧云.乾隆年間.廣東三水縣前.搭臺演戲.一日.演包孝肅斷烏盆.淨方扮孝肅坐.見有披髮帶傷人.跪臺間作申寃狀.淨驚起避之.臺下人相與譁然.其聲達于縣署.縣令著役查問.淨以所見對.令傳淨至.囑仍如前裝.如再有見.可引至縣堂.淨領命.其鬼果又見.淨云.我僞作龍圖也.不若引汝至縣.淨起.鬼隨之.至堂.令不見鬼.怒欲責淨.淨見鬼起立外走.以手作招勢.淨稟令.令卽著淨同皂役二名尾之.

視往何處。淨隨鬼行數里。見入一塚中。塚乃邑中富室王監生葬母處。淨與皁將竹枝插地誌之。令乘輿往嚴訊王監生。生請開墓以明己寃。開未二三尺。見一屍。顏色如生。以詰監生。生云。其時送葬人數百。共觀下土。並無此屍。卽有此屍。必不能盡掩衆口。數年來何默默無聞。必待此淨方白耶。令韙其言。復問汝視封土畢歸家否。監生曰。視母棺下土後卽返家。以後事皆土工爲之。令曰。得之矣。速喚衆土工來。見其狀貌兇惡。喝曰。汝等殺人事發覺。毋庸再隱。衆土工大駭服。蓋王監生歸家後。有孤客負囊乞火。利其囊中物。以鋤碎其首。埋王母棺上。加土塡之。並無知者。令乃盡致之法。相傳謀命時。衆謂曰。要得伸寃。除非包龍圖再世。故藉淨扮龍圖來伸寃云。

鄉嬛記云。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

王思任作米太僕萬鍾傳云。出優童娛客。戲兀朮。刀械悉眞具。一錯不可知。而公喜以此驚坐客。吾鄉江蕪畦恂作令淸泉時。嘗請禁眞刀演戲云。一演戲擅用眞刀之悍習。宜嚴禁也。查演戲雖非古禮。然民間迎神報賽。宴客娛賓。亦所不禁。第名之曰戲。衣冠笑語。不必皆眞。卽遇有鬬武敵愾之劇。刀鎗劍戟。均不過竹木爲質。裹以紙箔。存其形似。乃近日梨園子弟。競尙新奇。多有搬演眞刀。詡爲絕技。偶或失手。卽致傷生。卑職前見邸報內四川省蔣天奇扮演齋氏忤逆父母。破肚抽腸一齣。李榮貴扮鬼卒。持刀向戳。致刀尖誤傷胸膛殞命。此演戲用眞刀傷命之明證也。伏查私藏軍器。本有應禁之條。雖刀鎗不在禁限。但白刃利鋒。視爲兒戲。無論手足踈虞。戕人性命。死者枉遭慘斃。生者復罹重刑。民命所關。固當愼重。且搬演刀鎗類皆敵武之戲。若持此可以殺人之具。明助其兇猛之形。市井浮囂。炫異驚奇。

適足以長其悍惡不馴之氣．揆之興感之義．亦有未合．況人心叵測．保無有懷挾私仇．藉此戕害．以妄希矜減者．是更不可不防其漸也．卑職見在出示曉諭．將各戲班內眞刀等件．盡行追出銷燬．令其改用竹木．以免意外之虞．不致誤戕人命．如有仍行擅用者．卽嚴拿重處．

帝王聖賢之像．不許扮演．律有明條．牛太守翊祖．知徐州時．優有扮孔子者．牛立拿班頭重懲之．吾郡江大中丞蘭．每于公宴．見有演扮關侯者．則拱立致敬．嘉慶壬戌．余在京師．王君引之太夫人壽．適演劇優冠珊瑚頂．扮顯貴．副憲陳公嗣龍．立命褫去其頂．曰．名器何可令優伶褻之．

公宴時選劇最難．相傳有秦姓者．選琵琶記數齣．座有蔡姓者．意不懌．秦急選風僧一齣演之．蔡意始平．歲乙卯．余在山東學幕．試完．縣令送戲．幕中有林姓者．選孫臏詐風一齣．孫姓選林冲夜奔一齣．皆出無意．若互相誚者．主人阮公之叔阮北渚鴻．解之曰．今日演桃花扇可也．懷寧粉墨登場．演鬨丁、鬧榭、二齣．北渚拍掌稱樂．一座盡歡．

見聞錄云．一梨園子弟．腹漸膨大．時轉動．宛如懷孕．一日．正演劇．痛甚．下一胞．中有肉長三四寸．似人形．其人以不勝痛楚卒．乾隆壬寅癸卯間．吾邑優人范姓者．亦有此事．但未死．事見趙觀察翼甌北詩集．

袁中郎云．今人文字不佳．只爲喜人道好．畏人姍笑耳．昔有禪人．爲老衲所姍笑．羞澀不能出一語．次日請益．老衲曰．汝見登場傀儡乎．曰．見．曰．汝不及也．禪者悚然問故．曰．渠愛人笑．汝畏人笑耳．又云．齊有優娥者．館于泰山之逆旅．龜蒙先生分室而寢．夜半．聞娥謂弟子曰．予初入排場時．村叟有聚觀者．余面若塗血．心若累石．口噓噓不能終折．已游三街六衢．與諸少年狎．視村叟之鬱者蔑如也．又過達人

貴官之家。分杯連席。謔浪終日。歸而見市井少年。猶奴隸也。已而入京師。隸籍樂部。出入掖廷。聲遍長安。王侯公子。爭爲挾箏負琴。視達官貴人猶家鶩庭鳥也。今余又出京十年餘。高賢大士。游公猥賈。閱歷旣多。處萬人場有若幽室。龍指撚撥。隨手應歌。盤旋不拘本腔。人無不擊節者。何則。不見已焉耳。不見人焉耳。

乾隆二十九年。西洋貢銅伶十八人。能演西廂一部。人長尺許。身軀耳目手足。悉銅鑄成。其心腹腎腸。皆用關鍵湊接。如自鳴鐘法。每齣插匙開鎖。有一定準程。慢開則坐臥行止亂矣。張生、鶯鶯、紅娘、惠明、法聰、諸人。能自行開箱著衣服。儼然如生。惟不能歌耳。一齣演畢。自脫衣臥倒箱中。臨值場時。自行起立。仍上戲毯。見新齊諧。

溫引年坐李元仲席上。元仲置酒設劇。召賓客。四十餘日。引年無所避。然竟不一觀劇。

趙孝子名希乾。字仲易。南豐河東人。家人嘗觀優爲劇。見安安事。卽用呼希乾小字安安。

板橋雜記云。嘉興姚壯若。用十二樓船于秦淮。招集四方應試知名之士百有餘人。每船選名伎四人侑酒。梨園一部。燈火笙歌。爲一時盛事。

李于田縱橫聲伎。放誕不羈。女伶登場。至雜伶人中持板按拍。主人知而延之上座。恬然不爲怪。又胡白叔幼而穎異。以狐旦登場。四座叫絕。並見明詩綜注。板橋雜記言沈公憲以串戲見長。同時推爲第一。王式之中翰、王恆之水部、異曲同工。

周憲王者。定王子。好臨摹古書帖。曉音律。所作雜劇凡三十餘種。散曲百餘。雖才情未至。而音調頗諧。李

獻吉汴中元宵絕句云．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上月如霜．又牛左史恆詩云．唱徹憲王新樂府．不知明月下樊樓．見曲藻及堯山堂外紀．

丹鉛錄云．陳大聲嘗爲武弁．以運事至都門．客召宴集．命教坊子弟度曲侑之．大聲隨處雌黃．其人拒不服．蓋未知大聲之精于音律也．大聲乃手攬其琵琶．從座上快彈唱一曲．諸子弟不覺駭服．跪地叩頭曰．吾儕未嘗聞且見也．稱爲樂王．

元費唐臣有蘇子瞻貶黃州傳奇．謝憲使朝鮮．正德初．以御史陞浙之憲副．始上任．開宴．優人以前傳奇呈．未幾．謝入覲．以遺徹宴疏．貶黃州判．見眞珠船．

李訥尚書夜登越城樓．聞歌曰．雁門關上雁初飛．其聲激切．召至．乃去籍之伎盛小叢也．曰．汝歌何善乎．曰．是梨園供奉南不嫌女甥．所唱之音．乃不嫌教之．見開居筆記．

李衮善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乃廣延賓客．以爲盛會．衮喉轉一聲．衆大驚曰．李八郎也．盛會之名．實本于此．見徐文長集．

韓邦奇作其弟邦靖行狀．末云．恨無才．如司馬子長、關漢卿者．以傳其事．吾友葉霜林嘗云．古人往矣．而賴以傳者有四．一敍事文．一畫．一評話．一演劇．道雖不同．而所以摹神繪色．造微入妙者．實出一轍．霜林善評話．故有是云．

亦巢偶記云．俗呼蕭猪兒爲侑兎家．不知何所取．里巷至今傳之．一日．予同一二友．至虎邱．游行久之．思飲甚切．然所攜杖頭極菲．因思蕭猪兒價輕．令僮買之佐酒．不至．一友忽唱云．侑兎家何時還不到．衆

大噱。按讙航紀談云。閩烟花記宛家之說有六。情深意濃。彼此牽縈。寧死無二。一也。兩情相繫。阻隔萬端。心想魂飛。寢食俱廢。二也。長亭短亭。臨岐分袂。黯然魂銷。悲泣良苦。三也。山遙水遠。魚雁無憑。夢寐相思。柔腸寸斷。四也。憐新棄舊。辜恩負義。恨切惆悵。怨深刻骨。五也。觸景悲傷。抱恨成疾。六也。余謂宛家猶呼奴家、衰家、喒家。方言如是。非有義理可尋。

已瘧編云。丞相胡惟庸畜獮猻十數。衣冠如人。客至。則令供茶行酒。能跪拜揖讓。吹竹笛聲尤佳。又能執干戚舞蹈。人稱之爲孫慧郎。

何元朗早歲入南都。隨顧東橋游讌。多習舊聞。東橋每宴集。輒用教坊樂。以箏琶侑觴。當康陵南巡日。樂工頓仁。隨駕至北京。得金元人雜劇。元朗妙解音律。令家中小鬟盡傳之。置酒留賓。恆自度曲。有李節者。善箏歌。元朗品爲教坊第一。于時名彥賦詩留贈。黃淳父詩所云十四樓中第一聲也。其後引歸海上。倭亂。避地青溪。然文酒之會。未嘗廢絲竹。其買宅句云。一須焦革鄰舍。二要秦青對門。

唐荆川半醉作文。先高唱西廂惠明不念法華經一齣。手舞足蹈。縱筆伸紙。文乃成。見操觚十六觀。

露書云。琉球居常所演戲文。則閩中子弟爲多。其宮眷喜聞華音。每作。輒從簾中窺。識天使。恆跪請。典雅題目。如拜月、西廂之類。皆不演。即岳武穆破金、班定遠破虜。亦以爲嫌。惟荆釵、姜詩、王祥之屬。則所常演。每嘖嘖歎華人之節孝云。

相傳徐文貞之兄少司寇隲。假歸。朝貴會送。江陵與焉。酒酣。各乘騎而行。少司寇以扇叩江陵肩云。去時還有張老來相送。江陵深銜之。又松江郡守生日。郡紳集賓館稱祝。有一年少太學與座。衆不識。共問

之。答曰。當朝宰相爲岳父。又金給諫士希。本西域人。失偶再娶。科中相賀曰。這回好個風流壻。諸史云。有公會而分宜子世蕃後至。坐間問曰何爲來遲。世蕃曰。偶傷風耳。王元美唱琵琶曲曰。爹居相位。怎說得傷風。

崇禎癸巳。吳中諸公習武。爲江南撫臣朱鑑塘所訐。謂諸公子且反。其贈答詩云。君實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計托朱家。爲謀反確證。給事趙完璧因據以上聞。時三相皆吳越人。疏請行撫按會勘虛實。有代爲解者云。此拜月傳奇中陀滿興福投蔣世隆。蔣因有此句。因取坊間刻本證之。果然。諸公子獄始漸解。

按今本拜月卽幽閨記。無此兩句。

曠園雜志云。袁籜庵與數客謁合肥公。久之不出。使人報曰。平昔未相識。不便接見。袁大不懌。少頃公出。長揖曰。從來不認得于叔夜。舉座絕倒。相傳籜庵在荊州時。某巡道謂曰。貴府衙中有二聲。棋子聲。唱曲聲。對曰。老大人也有二聲。天平聲。竹片聲。某默然。未幾。籜庵遂挂彈章。罷歸。流寓金陵。落魄不得意。吳梅村贈以詩云。詞客開元擅盛名。蕭條鶴髮可憐生。劉郎浦口潮初長。伍相祠邊月正明。擊筑悲歌燕市恨。彈絲法曲楚江情。善才已死秋娘老。濕盡青衫調不成。

康熙朝靳文襄議開十字河。督臣董默菴知其不便。難以片言而析。有山陽鄒公子者。豪華喜結納公卿。董公令其得開河不便狀。公子用訟師徐北山之計。遣黠奴通靳幕中人。陰竊摘由號簿。蓋時赴河臣呈告不便者七千餘人。其狀皆具於簿。董公見此大喜曰。是不須口舌爭矣。次日會議郡庠尊經閣下。先演劇楊椒山寫本一齣。伶唱至烈烈轟轟做一場。董公拍手大笑。點首自唱烈烈轟轟做一場。四座

瞪目愕眙.將弁行酒者.相覷失色.事詳茶餘客話.

玉劍尊聞云.高則誠居崇儒里.弟名誠、字則明.亦有文名.時號兩難.

堯山堂外記云.楊邃翁壽日.嘉定沈練塘作還帶記以侑觴.曲中有昔掌天曹.今爲地主等語.邃翁喜圈此八字.

楊文襄在正德末.以次揆少傅居丹陽.適武宗南巡.以任寧庶人爲名.幸其第.留車駕.凡三至焉.上賦絕句十二首賜之.楊以絕句如數賀上.又有應制篇.刻爲車駕幸第錄.吳中王文恪侈其事.最後一律云漫衍魚龍看未了.梨園新部出西廂.

邱瓊山過一寺.見四壁俱畫西廂.曰.空門安得有此.曰.老僧于此悟禪.見談芬.又相傳明弘治末.泉州府學教授.南海人.頗立崖岸.一日設宴明倫堂.搬演西廂雜劇.翼日有無名子書一聯于學門云.斯文不幸.明倫堂上.除來南海先生.學校無光.教授館中.搬出西廂雜劇.某出見之.赧然.故態頓去.

耳新云.熊潮善戲術.凡梨園子弟至其地.必先禮謁.始多獲利市.否則登場時.以手指之.雖善歌者啞然失聲.明日來謝過.再四懇求.潮笑曰.偶然耳.曲在若口.他人安能使緘邪.歌者聲即如故.

夢蕉詩話云.優工以鬃塑爲神鬼面像.而戴之以弄.叫嘯踴躍.百狀惟怪.望之可爲辟易.然其本來面目.終莫得而掩焉.李若虛嘗于席間戲爲吟云.鐵面虬髯戟似霜.人人到是四金剛.一回戲臉都抛卻.仍是郎當老郭郎.

吾里中徐坦菴作珊瑚鞭傳奇成.邀袁籜菴觀之.作拂霓裳詞云.儘商量.人生萬事熟黃粱.收拾在春風

錦繡一奚囊。英雄啼有淚。兒女笑生香。杜韋娘。趁當筵歌舞拂霓裳。風流況是客座上有周郎。摧拍了不教絃筦誤宮商調高人語靜。燭短酒杯長。謾端相繡簾開明月遶歌梁

坦菴姪元美題其叔買花錢雜劇。作風流子詞云。千秋同抱怨。風流事知否幾人經。羨座上酒豪。佳人意許。樓前詩句。天子情傾。相逢處眼波嬌欲溜。眉宇韻偏生。雅調唱酬。倩償閒闊。才華瀲灧。價重塀庭。借于生佳話傳幽憤。不覺彩筆縱橫。意近叩壺王子。擊筑荊卿。愛清商響若九皋唳鶴。新詞柔似百囀流鶯。咳唾盡成珠玉。高調誰賡。

吳薗次題尤悔菴清平調雜劇。減字木蘭花云。仙才供奉。豈藉尋常科第重。失卻珊瑚。只笑唐家結網疏。知君寄托。掃盡里兒容做作。爛醉沈香。此後誰堪七寶牀。題讀離騷雜劇。采桑子云。瀟湘千古傷心地。歌也誰聞。怨也誰聞。我亦江邊憔悴人。青山剪紙歸來晚。幾度招魂。幾度銷魂。不及高唐一片雲。題醉桃園雜劇。清平樂云。山空石古。遮斷桃花塢。采菊東籬杯自舉。獨把義熙留取。門生兒子籃輿。有時直上匡廬。人道賢哉隱者。不知禪也仙乎。

田山薑新秋雨夕卞司冠齋中觀尤展成李白登科傳奇詩云。四條弦動第三廳。一闋霓裳酒未停。偶爾清歌天便妬。秋鐙寒雁雨淋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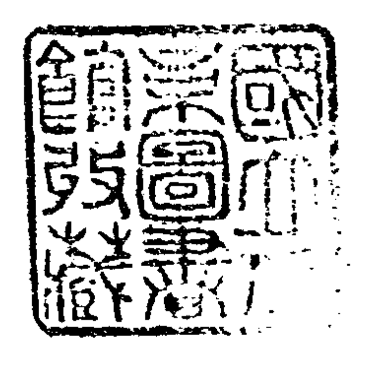
新安呂履恆、字元素。夢月巖詩餘有念奴嬌題秣陵春傳奇云。六朝如夢。誰解道野老江頭歌哭。海思雲愁還寄托。舊部霓裳法曲。瑤水筵前。翠微宮裏。夙世仙緣卜。非空非色。個中人自如玉。爭奈身作虛舟。心同明鏡。形影交相逐。刦火雖燒蓮性在。不怕罡風顛撲。撥盡鵾弦。撾殘羯鼓。淚斷聲難續。曲終人遠。

數峯江上猶綠。

龔合肥邀顧黃公看丁繼之演水滸赤髮鬼。丁年已八十。顧卽席贈以詩云。左右看君正少年。翠鬟紅袖並花前按歌傳遍靑樓曲作使當場白打錢酒態慣撩監史罰舞腰尤博善才憐。貞元朝士今無幾。卻有民間地上仙。

韓山子朱潮遠四本堂座右編云。豫督張公自德先巡鹽淮揚。以黃粱夢徵詩。予偶投句云。從前熟讀爛柯經。不免邯鄲此道行。桃棄洞中過漢魏。白雲枕上築功名。十年宰相身原在。一夢河山飯未成。蛙市蜂衙爲兔疾。金鞭指我過蓬瀛。公一見卽折節造謝。

吾郡閨秀徐淑則觀演長生殿詩云。鈿合金釵事渺然。徒勞瀛海問神仙。可憐空有他生誓。何處重逢七夕緣。宮監歸來頭似雪。梨園老去散如烟。今宵聽奏霓裳曲。誰賜開元舊寶錢。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初版

（82002）

國學基本叢書 劇說 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者 焦 循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埠 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喻飛生）

港

G四六〇

